

華京息燹

著 空 語 林
述 護 林 白





著 者 林 語 堂

華京息瞬
(MOMENT IN PEKING)

著 堂 語 林
述 譯 林 白

序

林語堂

小說，按字面所示，不就是小故事嗎？所以，讀者可以在無聊的時候，聽一聽這一個小故事吧！

這本小說，既不是現代中國人的生活辯解，也不是最近中國的許多「黑暗」小說所企圖的暴露；既不是舊式生活的歌頌，也不是新式生活的擁護。這本小說的目的，是要表明在這個時代裏，一般男女怎樣的長大成人，他們怎樣的學習過着共同的生活，他們怎樣的親愛與仇恨，爭執與寬恕，患難與享樂，怎樣的造成某一種生活的態度，和思索的方法；尤其是，他們在這天定勝人的塵世中，怎樣的適應環境而調節他們自己的生活狀況。

目次

序

第一部 道家的女兒

第二部 園中的悲劇

第三部 秋日之歌

附「瞬息京華」評

譯後叢記

第一部

道家的女兒 (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

先天拋生而不爲久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莊子：大宗師

這是光緒廿七年七月二十日的早晨。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的西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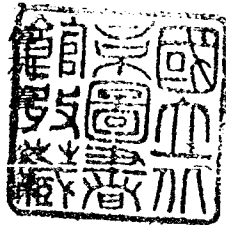
車，一直順着大佛寺的紅牆，接連到南北的小街。車夫在天沒有亮就來了，他們向來是喜好說話的，所以從一清早就照例在那兒嚷嚷不休。

老管家羅大把這些騾車僱來了以後，一邊含着煙袋，瞧車夫們把草料喂給騾子吃。車夫們有的開起玩笑。有的爭論起來；等到把大家的騾子和驢子的祖宗等等說的沒有了話題的時候，這回說到自己身上的事來了。

「這個年頭，」有一個車夫說了，「這一次出門，真不知道死活呢。」

「所以不是多給你們錢嗎？」羅大說了，「有了一百兩銀子，不就能買一點地了嗎。」

「人一死，銀子有什麼用處呢？」車夫回答了。「外國鬼子的鎗子兒是沒有眼睛



的，碰的一聲穿過了你的腦蓋子，你就辮子一颯，完兒完，瞧瞧這個騾子的肚子，肉裏頭鑽進了子彈還能受得了嗎。可是沒有法子，不幹就沒有飯吃。」

「管他媽的，」另一個車夫回答了，「外國兵一進來，北京城就不能這麼好好兒住下去了，我還是願意出遠門去。」

太陽從東升起，照到了那一家的大門，寬大的梧桐葉子帶着露水閃耀着。這兒是姚宅，梧桐樹將樹蔭投在了大門，一個車夫坐在上馬石上。真是涼爽的早晨，看樣子這是一個又晴又熱的天頭。樹旁有一個不很大的水缸，那是夏天捨茶的茶缸；現在是空着，一個車夫看見了那個茶缸說了：

「你們老爺真行善。」

「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我們老爺那樣的好人。」他用手指着門旁柱上貼着的紅紙條，可是車夫看不懂。羅大就告訴說這上面寫的是施捨霍亂，肚痛，痢疾等等的藥。

「這可是好事兒啊。」一個車夫說了，「這回出門給我們一點預備着可不錯。」

「跟我們老爺一塊兒出去，還愁什麼藥呢，」羅大說，「你們帶着和老爺帶着，還不是一樣嗎？」車夫想打聽一點關於這個人家的事情，可是羅大只說出老爺是藥材舖的財東。

不一會，老爺出來看車子已否預備好。他是一個四十來歲身量矮小的人，眉毛很濃，眼下已有紋路；未蓄鬚，臉色很是健壯，頭髮還漆黑。他用很年青很沉着的姿態走着路。一看就知道是習過拳，練過工夫的；身體總是保持着平衡，採取前後左右雖有意外的襲擊，也使人無隙可乘的姿勢，一隻腳落地，另一隻腳就稍稍彎開向前，因為這種防禦的姿態，所以決不會被人一推而能倒的。他向車夫們點着頭，一看見茶缸，就吩咐羅大，自己不在的時候也要照常把茶水裝滿。

「老爺真是好人哪。」車夫們一齊恭維了。

他走進去了。不一會，出來了一個漂亮的年輕女人，他的腳很小，梳着漆黑的頭，穿着粉色的老式衣裳，領圈和袖口沿着三寸寬的蘋菓綠色緞子邊。她和車夫們隨隨

便便的說着話，一點也沒有普通中國閨綉的忸怩之態，問了問騾子都喂了沒有，就進去了。

「你們老爺真有福。」一個年輕的車夫感嘆似的說了，「好人有好報，所以有那樣好看的姨太太。」

「放屁！」羅大說了，「我們老爺沒有娶過一個姨太太，那是老爺的乾女兒，是一個寡婦。」

年輕的車夫就取笑似的打了自己一下嘴吧，別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了。

再隔一會，另外一個僕人和幾個由十二三歲到十八九歲的丫環們，抱着行李，包袱和小水壺出來了，車夫們都茫然若失，誰也不說一句話。後面出來一個約有十三歲的男孩子，羅大告訴車夫們說那是大少爺。

這樣鬧過了半個鐘頭，這一家出門去的人都出來了。方才那個美貌的女人，領着兩個男孩子又出現了；兩個女孩子穿着白綢衣，一個穿綠褲，一個穿紫褲，裝束很樸

素，大戶人家的女孩子，是另有一種大方的氣派。現在這個女人拉着兩個人的手，車夫們一看就知道兩個女孩子是這家的小姐。

「小姐，請上我的車。」方才那個年輕的車夫說了，「他們的騾子不行。」大小姐木蘭想了一想，還有一個車騾子小，車夫的面容却是笑容可掬的，而這個年輕車夫的頭上，有一個難看的疤癩。木蘭就不依騾子而依車夫來選定了車子。

人生常由極無意味而極微細的事情，從因果關係上看來，時時會生出重大的結果，真是不可忽視的。假若那個年輕車夫的頭上沒有了疤癩，木蘭不乘上另一個瘦小病弱的騾子的車上，在這個旅途中，就不致於發生下文所述的事件，而木蘭的一生，也許走上另一條方向去。

在這混雜之中，木蘭聽見了母親在另一車中叱責十六歲的丫環銀簾修飾的太華美，銀簾在衆人之前很有點掛不住。十九歲的丫環碧霞一邊扶着太太上車，一邊偷偷的笑着；這是因為她知道這次的出門，以不太修飾爲佳，而自喜對了太太的心思。

這位太太，掌握着一家的大權，是一看就能知道的；她年約三十餘歲，寬肩膀，四方臉，身體漸漸的在發胖，聲音宏亮而有威嚴。

都就了坐位預備出發了，那時一個叫作浮香的十一歲的丫環，在門口哭泣着；她隨着羅大及其他的僕人們被留下看家，所以悲哀不已。

「把那孩子也帶去吧！」木蘭的父親向妻說了，「她還能給你裝裝水煙。」
這樣，在將要出發之際，浮香也就最後跳上了丫環們的車中，大家都各就己位，姚太太就放下了車前的簾子，大聲告訴丫環們不許多望外面看。

是五輛轎車，騾子中夾着一匹小馬。舅老爺馮子安在先，跟在後面的是姚太太和丫環碧霞抱着兩歲的小孩子。第三輛車乘着木蘭和她的妹妹莫愁，乾女兒珊瑚。三個丫環：銀簾和十四歲的金蘭，還有頂小的浮香，是在後邊的那一車。父親姚思庵獨占一車壓着後陣。大少爺體仁不願和父親同乘一車，就到他舅舅車上去了。

僕人羅通，是羅大的弟弟，他坐在姚老爺的車外，一隻脚踏在車轅上，一隻腳向

下垂着。

姚太太對圍觀的人們大聲說是到西山去幾天，探望親戚。其實他們是正要往南方去。

任憑你說是往那兒去吧，連過路人也明知是歐洲各國聯軍，爲着拳匪蜂起將要來攻北京城，看得出他們是在逃難。

「駕！駕！吁！吁！駕！」鞭子響起來，一行就出發了。孩子們都高興，因爲他們初次回往原藉杭州去。

木蘭很敬重父親。父親在十八日的晚上以前，還不肯逃出北京，可是一旦決心往杭州的故鄉逃難時，就極鎮靜沉着的開始預備起來。這也因爲姚思庵是真正的道教信者，決不能爲外力所動。

「慌亂是與心神有害的，」木蘭會聽見父親這樣說過。父親也還這樣說過：「好

心自有好報，不受災難。」木蘭終身沒有忘記這句教訓，這對於她已經成爲了一種哲學，給她很大的策勉與鼓勵。沒有災難的世界，就是極樂世界，自然能令人生出堅忍生存下去的勇氣。

五月以來，已經密佈戰雲，各國聯軍早已佔領了海岸的砲臺，不過通到北京的鐵路，已被勢力日盛蟬集於北洋一帶的拳匪所拆毀了。

西太后對於和戰還遲疑不決，不知還是避免和外國軍隊開戰好呢，還是利用以扶清滅洋爲目的，而有不怕外國人鎗砲的奇術的拳匪好。朝廷今天下令拘捕拳匪首領，明天又任命迷信拳匪的端王辦理洋務。宮內的太監們，大都慫恿太后重用拳匪。於是使西太后決定了採用拳匪的扶清滅洋政策，重用端王，革除光緒帝的一切權柄，並且有廢立之意，想使無賴似的端王的兒子來繼承帝位。端王以爲和外國開了戰，既能擴張私人的權勢，又能使自己的兒子獲得帝位，所以極力使西太后相信拳匪真不怕鎗砲的法術。一方面，拳匪更公然高叫要捉拿一龍二虎，斬首祭天，以正他們的叛國大

罪。所謂一龍就是主張變法的光緒帝，二虎就是中年的慶親王奕劻，和辦理外交的李鴻章。

這時端王又假造了一封各國駐華公使的聯名照會，要求太后將政權交還光緒帝，使太后越加憤恨，更有了倚賴拳匪的決心來「扶清滅洋」。朝廷上也有明白事理的大臣去諫阻她，反對拳匪火燒外國公使館，但是都被端王之命所斬首了。

拳匪的勢焰漸盛，公然整隊闖進北京亂殺洋人和教民，放火焚燒洋人住宅和教堂，外國造的鏡子，洋傘，鐘表。他們所要除滅的，是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大毛子就是外國人，二毛子和三毛子就是教民，受僱於外國人的中國人，會說外國話的中國人。他們捉到了犯着二毛子嫌疑的人時，就叫他們跪在祖師爺牌位的面前，焚化一張天表，紙灰^{以上}飛的就無罪釋放，否則一律斬首。他們又命令百姓，家家點起香燭，供奉祖師爺；這祖師爺說也好笑，就是西遊記裏的孫悟空。

姚思庵學識廣博，暗中也是主張變法維新的，雖也恨洋人的壓迫，但並不贊成拳

匪的行爲，像這種危險而形同兒戲的荒謬舉動，非惟不能成事，而且反與國家有害。

城裏開火了，德國公使在東城街上被甘軍所殺死，東交民巷被圍攻，幸而奉着西太后諭旨去攻打公使館的統兵大臣榮祿，知道是不合道理，就暗中極力保護；但是公使館附近一帶街市都被燒毀，南城的街道，都歸爲灰燼。事實上，北京城是掌握在拳匪的手中了。

在這期間裏，姚思庵也還是抱着聽天由命的意思，不想遷地而居，再因四郊多兵，道路也不平靖，更不願去冒險，雖然他的太太勸他逃難，他也是置之不理，他相信千算萬算不如老天一算，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是聽其自然的。

他的鎮靜與漠不關心，引起了他太太的焦急，直到她說出：「你雖不顧一身，難道你不顧這些小孩子們的性命嗎？」

思庵聽了這話，方才應允動身。

他們決定七月十八日起程，最初的路徑是取道德州南下，因爲這時候的山東巡撫

是袁世凱，他並不相信拳匪的胡說。有一天，他叫十個拳匪到衙門裏去，試驗他們刀鎗不入的法術，命令拳匪站成一排，由一隊兵士開鎗打去，很奇怪，竟是毫髮不傷，拳匪的首領得意地喊起來了：「怎麼樣！」一言來完，袁世凱自己搖出手鎗來，連連開去，就都應聲倒地。原來兵士是受了賄賂開的空鎗，因此，山東的拳匪便不能立足，都逃到直隸去了。

姚家逃難赴杭最便利的途徑，當然是由天津南下，但是京津之間已發生戰爭，道途不通，運河裏也因船隻擁擠，水道阻塞，不能航行；所以只好走旱路從山東省境的德州南下，又因永定門外有混混兒，只好經蘆溝橋繞道涿州。

至於從德州再乘船由運河往杭州，因這時東南各省的巡撫，已和外國的領事們訂了互保條約，各不相犯，很是平靜，拳匪的擾亂，僅限於北方一帶，也是因為這種原故吧。

在起程的前一日，姚太太就開始忙着收拾行裝。思庵是不主張多帶東西的，他說

：「只要帶一些夏天的衣服，和一點路費就可以了，別的什麼也不用收拾；我們不是去遊山玩景，是逃難去的，家裏留着羅大和兩三個低下人看家就可以了。」

後來他把羅大叫了來。羅大是姚家的老家人了，是姚太太的一個遠族的親戚，思庵很信服他。

「羅大！明天你幫着我把磁器，古董和一些名畫收拾收藏起來，別的都不用動，來搶就讓他們搶去吧。爲着這些無用的東西，傷了你的老命可犯不上。」

思庵又叫他到舅老爺馮子安那兒去要路費，馮子安是替他代管家事，還替他掌管着幾家商舖。

那一夜更深，睡在書房裏的姚思庵，醒來把羅大叫了來，叫羅大點上火，拿着鐵鍬悄悄地跟他到院裏去。主僕二人，把一隻裝了六個周漢時代的銅鼎，幾十件玉器和印石的檀木箱，埋在院裏的一棵棗樹下面。

思庵很高興的回到屋裏來，這時誰都沒有起來。夜露很深，羅大一邊咳嗽着說：「要不要倒一杯熱茶來。」

思庵時常慣於獨宿，他沒有一個侍妾，雖然已是一個富裕的家庭的主人，除了書籍，古玩，兒女以外，他是任何興味也沒有的。關於他不蓄妾的理由，有兩個，第一，當然是他的太太不會允許的。第二，他在三十歲時娶了木蘭的母親以後，就由放蕩而一變爲熱烈的老莊的信者；他的前半生，對於一家，真是一種禍患——飲酒，賭博，練武，嫖娼，遊山玩水。他的父親在他結婚後一年就死了，給他在杭州，蘇州，北京，留下了幾家藥店和茶店，還有兩三家當舖。當時的他的精神轉變，真是秘密，他的回心轉意，是在他結婚之前呢，還是結婚之後呢，連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不但停止了烟酒嫖賭一切有害身體的玩樂，甚至於把父祖傳下來的家業，也無心經營，都委託給精明能幹的妻弟馮子安了。

羅大去預備茶了，思庵又到自己的書房，在床上作起坐功來。

天已經亮了，院中也熱鬧起來。忽然聽見了木蘭的聲音。

「爸爸，給您請安！」

木蘭還是一個瘦弱的小姑娘，外表上真不像十歲的樣子，她有明亮的眼睛，黑黑的辮子垂在肩上，薄薄的夏衣更顯出瘦弱。她時常到父親的書房來請安，時常聽他父親講種種的話，父親也喜歡講給她聽。

木蘭正和父親說着話的時候，丫環碧霞來，說太太請老爺去商量事情。

姚思庵和女兒穿過月洞門到裏院去，珊瑚正在忙迫地整理着箱子。珊瑚是他的乾女兒，已經二十多歲，是思庵的一個好友姓謝的孤兒，在她父母死後，就收養爲義女，十八歲的時候將她嫁給一個很好的男人，可是不幸丈夫在翌年死去，也沒有遺下小孩，所以又回來了，在姚家又一同住了四年。她幫着姚太太佐理家務，簡直像木蘭和莫愁的親姊妹一樣。她的臉上毫無悲哀之影，也不想再嫁，是很幸福。確實也已經沒有了性的意識，見了男子也沒有了羞赧之態，她也和木蘭一樣叫爸爸媽媽，所以一家都

稱她爲大小姐，木蘭是二小姐，莫愁是三小姐。

「爸爸，給您請安！」珊瑚請完了安，就搬開箱子給他們讓路。

思庵走進西屋，到了臥房，珊瑚也跟來了，姚太太坐在床上，舅爺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正在商量動身的準備。馮子安是三十歲的青年，穿着白綢大褂，金蘭在替莫愁緝辮子，思庵一進去，都站起來了，木蘭靜靜的走到母親身旁，在那兒靜聽大人們說話。

姚思庵給孩子們所取的特殊的名字，是可以提一提的。他極力避免中國女孩子們所常見的名字，像秋，月，雲，香，翠，清，麗，秀，明，以及蘭，牡丹，薔薇，各種的花名。他用了不常被入用的古代中國歷史上的人名，像長女的叫作木蘭，二女的叫作莫愁。三女目蓮因自幼就常有病，所以就名爲目蓮救母而著名的目蓮，捨給了西山的尼庵裏，但是後來死了。

他們商量了各種事情以後，就到飯廳裏吃早飯，飯還沒有吃完，羅大來稟報，車

子都已離齊。

小孩子們聽說雇來了車，高興的了不得；體仁要和丫環銀篋乘一輛車，木蘭一定要和莫愁乘一輛車。木蘭和莫愁都是頭一次出門，尤其是母親和珊瑚姊姊常提起的杭州，最使她們神往。

木蘭盤腿坐在車裏，她和八歲的妹妹莫愁，乾姊姊珊瑚同乘一輛車；她很興奮，感覺到已開始在廣大的世界中探險。

不多工夫，她們就和車夫交談起來；沿路看見許多祖師爺壇面前，都有人跪在那裏，大概是在試驗二毛子。車夫又指示給她們看，有許多穿着紅褲子的女子，褲腳下能看見嬌小的腳，說那都是女拳匪，叫作紅燈罩和黑燈罩，紅燈罩是處女，黑燈罩是寡婦。

一邊說着話，他們已出了西便門，到了廣漠的城外。

最初的三天，感到痛苦的是悶的太熱和車太顛動，除此以外是平安無事。他們每天出發很早，在早飯以前還要趕一二十里路，晚上也歇的很晚，晌午頭人和騾子就作長時間的休息。體仁和馮子安坐的腳麻了，就從車上下來跟着走一里多地；但是過了幾天，身體對於車的顛動也就慣了。

體仁是一個最不老實的孩子，他換過了幾次車，一會兒和母親坐一車，一會兒和丫環們坐一車；母親是痛愛男孩子的，所以也不說他。他一和比他大三歲的丫環銀簾坐一車，就最高興。

第四天，走過了涿州，向保定前進，形勢就漸漸變惡了。聽見謠傳聯軍已進佔北京，甘軍敗兵都向南退走，一路上和拳匪自相殘殺，於是奸淫擄掠也隨之發生，各處都看見扶老攜幼的難民。姚家因為走得早兩天，所以正走在兵隊的前面，所到之處比

較平靜；不過謠言一天多一天，女眷們漸漸感到恐慌，思庵因此吩咐車夫加緊趕路，希望在敗兵來到以前趕到德州。

第四天傍晚，他們到了任邱，就在客店歇宿，便聽見從保定逃來的人說，那邊情形不大妙，姚家這時已進退兩難，但除冒險前進之外，別無他策。

在客店裏的夜半，姚思庵忽然聽見他的太太在睡夢中喊起來了，他就起來掌着燈去看。姚太太正坐在炕上一邊撫着木蘭的頭髮和臉。

「你怎麼叫什麼？」

「可把我嚇壞了，我作夢看見木蘭丟了，後來看見她在那一個遠遠的山谷裏喊我，看又看不見，就把我急醒了。」

她看了看木蘭，又看了看別的孩子們。

「原來你作了夢，好好兒睡吧。」

思庵回到他屋裏去了。

不一會下起驟雨，他們聽着強烈的雨聲，漸漸睡着了。

七月二十五日的早晨，雨後的空氣清爽已極，但是天空中仍然陰暗欲雨。姚家又開始出發了，姚夫人把碧霞叫到自己車裏來，讓她抱小孩。木蘭的車子，那駕車的騾子忽因失足踏空，跌傷了一條腿，頓時不能行走；幸虧離新中驛已經不遠，勉強趕到那裏，卸了受傷的騾子，另向驛裏借了一匹馬，駕着木蘭姊妹所乘的車子，繼續登程。

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離河間已不過十餘里了，大家以為至多一小時必能安然到達；不料想正在這時，有許多服裝不整的兵士，夾着許多逃難的人民，從這條路上經過，路上立時擁擠起來，而且又起了鎗聲，所有的車子都停住了不能行走，姚太太急忙叫珊瑚把女兒們抱到自己車裏來。

珊瑚是纏過足的，兩隻小脚行走很不便利，騾車又高，費了許多力氣才下了車，站在平地上抱了莫愁下來，先送到姚太太的車上去，再回來抱木蘭。這時鎗聲又起，

有幾個騎馬的兵士，縱馬狂奔過來，木蘭車上的馬，就是向新中驛所借的那匹馬，吃了一驚，便跟着向前狂奔。霎時塵土障天，人聲鼎沸，四周都混亂起來。等到姚太太和珊瑚去尋時，木蘭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大家都恐慌的不得了；姚思庵和馮舅老爺都親自下車，分頭去找尋，始終沒有看見縱影。不得已只好到了河間府再說，那一晚上，在客店裏集議了半夜，最後決定由姚思庵帶了那失去車子的車夫，同回原路去尋找；因爲那車夫親眼看見那匹馬先向旁跑進高粱地裏，又轉身向後跑去的。

次日早晨九點鐘，姚思庵已到了新中驛，發現車子和馬已回到驛裏，但是木蘭已不知去向。思庵無法，只好垂頭喪氣的又回到河間府。

姚太太已哭了一夜，這時見思庵空手回來，又聽見他所說的，真是晴天一聲霹靂，哭得更爲厲害：

「木蘭啊！你丟下媽媽了，你不要再和妹妹目蓮一樣丟開我啊！我算不能活下去了！」

「媽！」珊瑚說，「什麼事都是天定的，生死誰也不知。您不要哭壞了身體，我們還要走很遠的路，請您不要愁壞了，而且木蘭還許好好的呢，只要我們再想法子找，也許能找到。唉，都是我不好，……」

姚思庵是痛愛木蘭的，所以心裏更是難受。他又寫了許多張招貼，懸了二百兩銀子的賞格，命人到各處去張貼；又命駕車的人到四鄉去尋找，河間府現在已是擠滿了難民和迷路小孩，雖也有過幾個人來報告，都不對，木蘭的母親又到西門外去看河邊的女孩的死屍，但終無下落。

後來又聽見說拐小孩的拐子，大都從滄州而來，所以又由馮舅老爺到那裏去尋，但也沒有尋着。

現在是只有兩條希望的光線了。原來在第三天，姚太太曾經叫過一個瞎子算命的來問過，據說是十歲該有災難，不久就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而且後來福分很大，能嫁給大官作夫人，一生不愁吃穿。再問他走失的孩子能找着嗎，他就曖昧的回答說

是有貴人相救。因為八字太好，所以要求給一元錢卦禮，姚太太却給了兩元。她又很高興的到城隍廟去燒香，很奇怪的，她求了三次籤，三次都是上上。

那一夜，她又作夢了。看見木蘭和另外一個女孩子，在一條河的對岸田裏遊玩，而且還大聲喊着：「我在這兒啊！我在這兒啊！」

第二天早晨，她把這個夢告訴了思庵，更使夫婦二人略生出一些希望。

過了幾天，仍不知木蘭下落，他們只得留下地點，把賞銀寄存在當地一家錢莊，托付了他們以後，繼續登程去了。

木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後來她父母由她所說的話綜合起來，大約如下：

木蘭自從那駕車的馬，受傷溜了之後，心裏很恐慌，但並不哭泣。心裏暗想必須下車才好，所以就在那馬被別的車所阻而略為停頓的時候，跳了下來。跟了一段路，

看見一小隊兵士正向她迎面而來，她看見當中有一個笑嘻嘻的兵，面貌生的很爲和善，就求他給送回父母那裏去，她又不曉得河間府這個地名，所以回答說在德州。

這時候有一個腰索紅帶的婦人，和幾個兵士走了過來，木蘭知道那就是在北京看見過的紅燈罩。這婦人生得很黑，也沒有纏足，大約是那一隊兵士的頭目。

她聽木蘭說父母在德州，就接着說她家也在德州，可以順便帶她去。

於是木蘭就跟着這婦人和那些兵士一同向前走去，婦人看木蘭走不動，便叫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背着她走。那天晚上，在一個小鎮上過夜，婦人告訴木蘭說，外國兵已進北京城，西太后和光緒爺已經逃走，義和團也被殺敗，所以大家不得已向南逃生。木蘭問她義和團既有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何以會被洋人打死；那婦人回答說，祖師爺沒有看見過這種洋鎗，而且洋人另外用一種祖師爺所不懂的法術，就是拿一個小管放在眼前，就能看見一千里，所以義和團打不過他們。

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和木蘭很好，一路總是和她有說有笑的；並且教木蘭說英

國語，教給她一套英國話的歌：

「來是 Come

去是 Go

廿四個銅錢 Twenty Four

山藥豆是 Potato

是不是來 Yes no」

木蘭的英語，第一課是拳匪所授，這是意料不到的事。

他們走了好幾天，還沒有看見德州城，所走的都是荒僻的小路，隊裏的兵士因沿路各自回家，也逐漸減少，最後只剩了那婦人和背木蘭的那個兵士。

又走了一天，背木蘭的人也到家了，於是只剩下那婦人，帶了木蘭回到德州；穿城而過，重新出了城門，走到鄉下，方始到了婦人的家中。到了之後，就把木蘭關在一間狹小的房屋裏。木蘭才知道婦人把她騙了。

第三天，又有一個六歲的女孩子被那婦人推進來，關在一起，木蘭問她，方知她名叫暗香，也是被婦人所拐來的。

又過了幾天，婦人喚木蘭出去說，已經找到她的父母，現在就領她同去。木蘭自然很快活，婦人替她打扮好，就領她到運河旁邊，由婦人抱她上了一條官船，木蘭是認識字的，她看見船上的紅旗上寫着一個斗大的「會」字。

木蘭上船時，以為艙裏必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到了裏邊一看，完全是生人。上面坐着一個半老的婦人，衣服極為華麗，兩旁站着幾個男女孩子；老婦人很慈愛地安慰木蘭，叫她不要害怕，又有一個相貌威嚴的老者走過來，向她說他們姓會，是她父親姚思庵的朋友，這次也是因避難回泰安，經過滄州時，看見了姚家的招貼，特覓了一個拐匪的同道中人，花了二百兩銀子，將她贖出來的，她現在可以同到泰安去了，到了那裏，再打電報告訴他的父親來接她。木蘭聽了這番話，才放下了心。

會家的人因為木蘭長得美麗，而且性情活潑所以都很愛她。在船上過了幾天，又

知道曾老爺名叫文樸，在北京作着大官；他有一個大大和一個姨大大名叫錢桂姐，錢桂姐原是太太的陪嫁丫環，後來收的二房。太太生了三個兒子，大的名叫平亞，這年十六歲，二的叫靖亞，這年十三歲，三的叫興亞，這年十一歲，姨太太生了兩個女孩，大的名叫愛蓮，這年六歲，小的名叫麗蓮，還不滿一歲。

曾家是從五個星期以前就由北京起程了，在天津被阻止了三個星期；他們到了滄州下流的運河沿岸一個小村落時，曾文樸上過岸，他就在茶館裏看見了黃色的招貼，那招貼上的地點和人名，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招貼是木蘭的舅舅馮子安貼的，他沿着運河，一路打聽木蘭的下落，一路走着貼到德州。

尋人賞格

尋人 幼女姚木蘭年十歲白衣紅褲眉清目秀髮黑梳辮未纏足臉小膚白身高三尺純北京口音在辛中驛至河間府之間走失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通風報訊因而尋獲者

賞銀五十兩如能親自將共送至者賞銀一百兩儲款以待決不食言天神共鑒

北京馬大人胡同

姚思庵謹白

杭州通訊處三眼井雙龍茶莊

暫寓德州長發客棧

「啊，是老友姚思庵，她的女孩子。」曾文樸讀後喊出來了。住所也對，姚思庵在杭州開着藥店和茶莊，也曾聽說過，這個女孩子的名字也不差，他回到船裏就對曾太太說。

曾文樸就在德州用他的京官的地位，威脅拐匪裏的人把木蘭送來了。

木蘭在船上，和曾家的人漸漸熟了，小孩子又多，錢桂姐和曾太太又都喜歡她，姐姐雖然有小孩，也不顧天氣熱，還買了山東的繭綢給木蘭作了一件新衣服。木蘭給大家講義和團裏的事情，與亞睜着兩隻大眼珠子聽着，他認為木蘭是一個勇敢的女孩

子。

曾文樸將木蘭尋來了以後，一時的興奮一過，又返回了他的莊嚴，木蘭雖然沒有怕過自己的父親，可是見着文樸很怕。

他們在東河登岸，改乘轎子一直往泰安去。那一夜，在東平湖邊眺望着中秋的明月，木蘭睡的很舒適，第二天午後，到了泰安，府縣官都遠出西門來迎接，滿街的小孩子都圍着看，極鄭重的喊着說：京官來了！木蘭也自然很覺得意，她這才知道曾家是這樣闊，當官的人家是這樣有勢力；木蘭家雖然也很有錢，也有好不錯的親戚，可是他的祖上沒有過一個當官的。

曾家住宅在東門附近，房屋雖很舊，但是很大，也很講究，四周圍着白牆，大門前照例有一對白獅子，一進門木蘭就嗅着一股香氣，兩棵大肉桂正在盛開，看着那紅

綠的梁柱，她覺得自己也像是屬於這一家的人。

文樸的母親會老太太，扶着拐杖，已在大廳上等候，文樸急忙走上前去，屈身給老太太請安。大家也一個一個都上前請安，老太太看見他們都來了，極爲歡喜；桂姐還把新生的孫女抱給老太太去看，老太太說：「雖然是一個女孩子，長的倒很可愛。」桂姐很覺得意。

老太太看見孩子們都長大了，更是高興；又看見木蘭，覺得不認識，問了文樸，方知所以，拉到身邊問了許多的話，又說明天去接她的內姪孫女沈曼娘來和她作伴。

「唉這孩子長的多麼好看，眉清目秀的，將來作曾家的媳婦倒也不錯。」大家都笑了，木蘭羞的連頭都抬不起來。

第二天，沈曼娘來了，她比木蘭大四歲，父親是一個書生，家裏很窮苦；曼娘長得也很美麗，而且性情溫和，在舊式家庭中，可算是四德俱全的女子，所以會老太太早已有意要娶她作大孫媳婦。她常到曾家盤桓，名義上雖尙未定親，實際也和養媳婦

差不多。木蘭和曼娘相見以後，因為年紀相仿，所以極相好，兩人同睡同吃，十分親密，竟似姊妹一般了。

曾文樸回家之後，怕兒女們的功課荒疎，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讀書。曼娘和木蘭也在一起讀，放學之後，大家常到後花園裏去遊玩，但是不大出門。

重九那一天，全家特上泰山去登高，遊了一天，回來時。已是萬家燈火，正接到木蘭父親拍來的電報，這是從杭州拍來的，一共費了一個星期，大家因為能這樣快，都奇怪的了不得。

電文的意思是這樣，對於曾家的恩德，極為感謝，雖結草銜環，也將報答，木蘭在曾家，很放心，因為知道像在自己家一樣。小雪前後，將親自前來登門道謝。

另外給木蘭一封電報，大意說九月初一，全家安抵杭州，對於曾家兩位老人應當視同再生父母，要聽人管教。

那一夜，木蘭因過於興奮，連覺都睡不着，她告訴曼娘說她父親要來接他回杭州

或者是回北京，木蘭講給曼娘聽北京的熱鬧，講的曼娘真像一個鄉下姑娘也想要進京。她們兩人又想起結爲異姓姊妹，就互相在燈前立了誓，曼娘送給木蘭一個小玉桃，木蘭因爲沒有東西可給，就沒有給。

立了這種秘密的誓約以後，她們兩人就可以說出蘊蓄在心中的話了，曼娘頭一句對木蘭說的話是：

「你若能和興亞結婚，我們姊妹兩人可以永在一起了。」

「我願意和你永在一起，可是我不願和興亞結婚。」

「那麼靖亞呢？」

「也不願意！」

「你不和曾家的少爺們結婚，怎麼能和我在一起呢？」

「我願意和你永在一起，可是不願意和他們結婚。」

「你不願意與亞嗎？」

木蘭還幼小，不懂得什麼叫作愛，僅僅覺得結婚這件事很有興趣，她微笑着說：

「我就喜歡平亞，他頂老實。」

「那麼我把平亞讓給你，我作他的姨太太好了。」

「那怎麼能夠啊。」

「唉，一切都是命，都是前世注定的。」

姚思庵自從接到會家的電報，知道木蘭已經尋到，全家才放心。思庵在十月中親到泰安來接木蘭，因為回杭州太遠，所以就領他到北京去。

到了泰安的第二日，先謝過曾老太太和曾文樸夫婦，又命木蘭拜他們爲乾爹媽。

曼娘不得和木蘭相別了，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男孩子們都送木蘭上轎，曼娘連大門也不出去，因為她已經流淚而泣了，男孩子們向木蘭喊道：春天在北京再見

吧。

姚思庵一路很平安。這時聯軍還駐在北京，西太后和光緒帝尚未回駕，慶親王和李鴻章正擔當和外國進行和約，城中已經平靜，一切亂象都已成過去。在恢復秩序的時節，名妓賽金花很有功勞。她起初在蘇州被狀元洪鈞娶去作妾，洪鈞後來被任出使俄，德，奧，荷等國，帶了賽金花出洋，所以她能夠說好幾國的言語。後來洪鈞死了，她就在北京掛牌作生意，以狀元夫人重入平康，所以紅極一時。聯軍的總帥瓦德西是德國人，遇到這個會說德國話的名妓，自然很是歡喜，極爲寵愛，她也乘此機會，向瓦德西勸解，叫他處處以寬大爲懷，不要過於殘酷，瓦德西很信任她，因此許多人都能免於一死。北京人因她這場功勞，極敬重她，都稱她爲賽二爺。

姚思庵本來很喜愛木蘭，這次更是再世重生，所也越加喜愛了，自從帶她回到北京以後，故居徽幸一些沒有損壞，臨行時在院裏棗樹下埋的那些古玩，也絲毫無損，

雖然那棵棗樹已經枯了。這次因他們處在東城，所以得免被搶掠，被害最烈的是南城，只有姚家在西山的別墅已被搶掠一空，講不盡的慘事與災禍，木蘭看見到處有殘垣斷瓦，和前門樓子的像蜂窩似的彈痕，只有驚恐不已。

到了次年三月，姚太太領着家人都回來了，看見木蘭，心肝肉啊的又哭又笑，這是母女重逢的一樁喜事，各人心裏也都快活。從此木蘭更被父母當作了掌上的明珠，她常常講起所遭遇過的事蹟：紅燈罩戲，英國話的歌腔；只有這個歌倒最中體仁的意，他立刻就記住了。她又講在曾家怎樣讀書，上泰山，尤其關於曼娘的事講的最多，甚至於家裏的人上自文樸夫婦，下至羅大及老媽子等，都知道山東有一個叫曼娘的女孩子，莫愁聽着姊姊的話，稀奇的了不得，張開嘴，露出新生的牙齒，覺得到底姊姊偉大。

曾家也在四月初回到北京，從此曾姚兩家通家往來，很是和好，小孩子們也常互相來往，逢時逢節，也互相贈送禮物。姚思庵告訴曾家的人，請他們隨便可以到藥店

裏去取藥，曾家很感謝他這種厚意。姚太太每年冬初，挑選最上等的人參送給姚太太，其他如燕窩，魚翅，虎骨酒，醉蟹，時常送去，曾家也常回贈。

有一天，曾家請木蘭和莫愁兩姊妹去吃午飯，姚太太就叫僕婦趙媽送去。到曾家後，木蘭因為兩家離得很近，叫趙媽先回去，說自己回家，不必來接，姊妹二人吃過飯後，辭了曾家出來；那時大人家的女孩子是不大放在街上行走的，她們二人難得有些機會，在街上自由走走，所以樣樣都要看看，在哈德門大街旁，有許多打拳的，賣糖的，西洋鏡之類，樣樣都覺得目所未見，很為新奇。她們又看見一個賣糖葫蘆的，每人買了一串，一路上隨吃隨走，正在高興的時候，木蘭忽然覺得有一隻手從身後伸過來拉住了她，手裏的糖葫蘆就掉在地下了；回頭一看，是她的哥哥體仁，滿臉怒容，不問三七二十一，就給她一個嘴巴，罵她們女孩兒家太沒有規矩，不應該在街上吃東西。木蘭不服，吵了起來，鬧了半天才回家。

木蘭越想越氣，但是也不敢告訴父母。因着被哥哥的欺侮，姊妹二人更親熱起來

，更覺出了男女的分別；因此也常愛聽父親講起關於「新女性」的事情，新女性是應該不纏足，男女平等，受新教育。像這種西洋思想，已流入了那時的中國。

體仁因為從小受母親的溺愛，養成驕傲狂妄的脾氣，凡事任性胡爲，只怕父親一人，但是並不聽他的話，所以很不被思庵喜歡，木蘭，莫愁，也因他常要打罵，和他睦。他的少爺脾氣很大，無論大小事情，從不肯自己動手，對於丫環僕婦，稍有一事不隨心，便要打罵。因此一家之中，除了太太之外，差不多都和他不對，可是，惟有太太身邊的丫環銀簾，和他很好，兩人常常在暗地裏談情說愛，甚至海誓山盟，相約永不分離。

和體仁相反，木蘭却一天比一天聰明懂事，從母親處學得了人情世故，從父親處學得了智識學問。莫愁也受她姊姊的感化，漸漸的明白事了。

曼娘的少女時代，恰像寒冷的一月裏的梅花，成長於堅硬而無葉的枝上，被晚冬早春之間的寒風所吹，孤獨的開了又謝，沒有人知道她的芳香，在其他桃李一類的春花開放的時候，却只剩下了枯硬的枝幹。

和木蘭一同過了兩個月，這在她真像一場美麗的夢，曼娘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她家姓沈，原很有錢，傳到她的祖父，家道就衰落下來，可是屋漏偏遭連夜雨，他的父親又死了。曾老太太看她很可憐，又因文樸夫婦回京後很是寂寞，所以就請曼娘母女搬來，同居作伴，從此曼娘便長住在泰安的曾家。

不久之後，便由老太太作主，替她的大孫子平亞和曼娘定親，平亞因為此事，再順便參加曼娘父親的喪事，特地和母親回到泰安。

平亞原在北京學校裏讀書，剛巧這時對於學業上發生了問題，因為自從拳匪平定之後，朝廷銳意維新，任用新派大臣，准許滿漢合婚，禁止纏足，廢除八股取士制度

，將書院改爲學校，畢業生分別給以貢生，舉人，進士等第，所有學堂因爲都是新創的，所以對於教材還沒有統一的辦法，以致茫無頭緒，各自爲政，曾文樸看見這種現象，也覺無所適從，所以平亞也暫時輟學，乘此機會回到泰安。

曼娘見着平亞，很覺害羞，平亞還帶了一個玉耳環給曼娘，說是木蘭托他帶來的，作爲上次曼娘贈給木蘭的玉桃的回贈；因此，平亞也知道她們結拜爲姊妹的事。

曼娘父親的喪事辦好，七七過完，已是次年春暮，平亞就和母親回北京去。在這期間，平亞和曼娘漸漸親密，平亞是滿懷的熱情，而曼娘到底是舊式女子，只是若即若離，他們至多也不過是談談話，握握手，而曼娘已經羞赧的了不得。

這次分別以後，他們所最以爲困難的，就是想通信的問題，雖然曼娘有時也要替老太太寫寫家信，但是她不能直接寫給平亞，於是二人就約好由木蘭秘轉，平亞還說回去和父母商量，將來叫曼娘和木蘭一同到北京的學校去讀書；但是這並無效果，她和平亞分別後，兩年沒有離開過泰安，清明節的時候，以爲平亞能回來掃墓，但是文

樸夫婦因為怕耽誤學業，沒有允許他回來。那年夏天，桂姐帶着三歲的孩子回來了，曼娘只能從她口中，打聽了一些曾家的男孩子，他們的朋友，以及新來的丫環的名字而已。

桂姐回去後的次年春天，平亞患了重病。平亞的身體本來不很强壯，又因用功過度，更加衰弱，這次的病是受寒而起，文樸夫婦初時還當是傷風之類，不甚在意，那知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床，經姚思庵的介紹，請了太醫院的御醫來診治，說是傷寒重症，文樸夫婦才慌起來。

又過了幾天，病勢好像是凶險，曾太太便想到沖喜的辦法，於是趕緊派家人回泰安去將曼娘母女接到北京，事先用電報徵得了老太太和曼娘母女的同意，曼娘自是願

意早一日來看平亞，免得日夜懸念他的病勢。

曼娘和孀母親，在五月二十二日午後三時左右，到了風沙遮日黃塵萬丈的北京。曼娘到了她平日所憧憬的京城：平亞的家；所以是非常的興奮，她左右顧盼着城中的景物，滿漢女人的服飾，尤其使她注目。她的母親，同來的小丫環小喜和老媽子，也都很高興，她們都是頭一次進京。

她一路想着木蘭，木蘭一定聽說她來了，四年未見，不知變成什麼樣了！又想到自己的困難的地位：孀想若和原先一樣，當作親戚寄居在曾家，倒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她現在已是十八歲的大姑娘了，曾家的男孩子，也各各都長大，連靖亞都應該是十五歲了，見着他們怎麼說話才好呢？而且自己又已許配給平亞了，定了親的人是不可以見面的，可是不和他見面，又叫我來作什麼呢！怎麼樣才能不被男孩子，大人，僕婦，丫環們取笑呢？

她正在這樣發愁的時候，馬車已經停在了一家大門前，宅第自是雄壯，在山東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看門的急忙進去稟報，家中忽然熱鬧起來了，靖亞和興亞上學沒有回來，文樸夫婦和桂姐的兩個女孩子，以及僕婦們，只有桂姐留在病房裏看護，其他全都走出二門來迎接。

先到大廳落坐以後，互相寒暄了一番，曾太太親自領她們到書房去安歇，一切飲食起居，都當作上賓款待。

那一夜，曾家特別預備了豐盛的酒席，請曼娘母女二人。曼娘羞的臉上發紅，莊嚴的文樸也時常看她幾眼，她此時在曾家衆人的眼中，已是一個救星，是來搭救平亞的仙女了。桂姐照例忙着侍候，曼娘母親因為曾家對她們這樣客氣，很覺得過意不去，興亞常常和曼娘搭話，靖亞到底歲數也大了一點，又怕父親，所以不很說話。吃飯的時候，曼娘總覺得像新娘子一樣，衆人的視線，好像都在向她集中，很不自在，等

到酒菜都上完，吃完飯，吃了幾片梨以後，她的心才安定下來。

桂姐看見酒菜快要上完，急忙跑到平亞那裏去收拾屋子，預備曼娘來瞧平亞。丫環雪花問桂姐：「新少奶奶快要來了嗎？」雪花說到少奶奶的時候，總是帶一點油滑的樣子；桂姐也不叱責她，只是笑着說：「不要討厭！」

平亞剛睡完一覺，先前喝的鷄汁煮銀耳很有點效力，獨自睜開了眼睛，額上已出汗。洋燈點上了，捻的很暗小，放在桌子上；他問雪花幾點鐘了，她回答說正在吃飯，吃完飯沈小姐就要來了。平亞對雪花說，等他們來時把洋燈捻大一點，好使屋子裏亮，又叫她絞一把熱手巾來，給他擦擦臉。雪花是一個很聰明很可信賴的丫環，所以命她來看護平亞的病；她的本名叫梨花，因為和曾太太的名字玉梨相犯，所以給她改爲雪花。

桂姐來一看，這屋子一星期以來也沒有這樣亮過。

她叫雪花到階前去迎客，自己就和平亞說話。不到五分鐘，就聽雪花在院裏喊：

「客人來了！」就見雪花跟着曾太太在先，曼娘母女和小喜在後走過來了，桂姐立在旁門迎接她們。

曼娘的胸中跳動了，她突然看見了一間空洞洞的屋子，平亞床上的帳子是已吊起來的，曼娘一眼就看見了他的瘦削的臉，和凝視着她的兩隻大眼，她不由的立刻把眼睛低下。

曾太太過來拉着她的手，領她到床旁去。

「平哥兒！表妹來了！」對着她的兒子說。

這對於十八歲的姑娘，是一件很爲難的事；但是她鼓起了勇氣，用顫慄的聲音說了：

「平哥！我來了。」

「妹妹！你來了。」平亞說了。

僅僅就是這樣，但是對於平亞，已經是千恩萬謝了。

曾太太怕平亞又要說出不倫不類的話，就拉着曼娘，讓她坐在床旁的茶几前；柔弱的燈光，向她的臉上，翡翠的耳環上，投着紅色的光，使她的頭髮，直線的可愛的鼻部輪廓，真切地浮出來。曾太太又讓曼娘母親坐下，自己就坐在床側；立着的桂姐，對雪花說：

「你應該和小喜在門外等着。」

平亞從綢子的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曾太太說不要着了涼，叫他把手伸回去。

「我現在精神很好。」他說了。

母親俯下身子撫摸他的額部，果然是退熱了，桂姐給他摸了一摸脈說：

「真是，仙丹也沒有這樣靈啊！你們娘兒兩位，倒比得過十個御醫；曼娘小姐真是平亞的救星，救星一來，災難就要退了。」

曼娘隱藏不住她的歡喜的微笑，一聽見桂姐的話，低聲對她母親說：

「又拿我取笑呢。」

「什麼都是老天爺的主意，」曼娘的母親說了，「得了病，若有老天爺的保佑，病就能好，不是人力所能救的，所以也不是因為我們母女來才好的。」

曾太太很歡喜的說：

「今天下午大丈夫來時說，若照這樣子下去，就快好了。」

平亞一邊躺着，默默聽着大家講自己，他的左手擱在綳子被的外頭，曼娘入神的看着他，又白又瘦的手。

曾太太很喜悅的樣子站起來，對曼娘母親說：

「今天剛到，一路很辛苦了，請早一點歇息吧！」

桂姐接着說：

「曼娘剛來，他們有兩年沒有見面了，再讓他多說些話吧，請先回去，有我在這兒。」

「那也好吧！」曾夫人說了。

桂姐送她們出去後，又回到屋裏來，只聽平亞對曼娘說：

「到這兒來，坐床上來，曼娘！」

曼娘沒有動。

「表哥叫你過去坐，你就過去得了，不是好說話嗎？」桂姐說了。

曼娘很害羞的樣子走了過去，好像作什麼壞事似的，胸中跳起來了；她斜坐在床沿上，信手摸弄着被角，平亞叫她再坐過來一點，她不肯，「平哥，怎麼樣了？」說完稍微挪近了一點。這時不覺碰着了平亞的手，平亞很歡喜的捏住了她的手，她沒有動。

「妹妹，你長的真大，真好看了，我托你的福，病一定能好了。」他說了。

曼娘以哀訴似的眼色，仰視着桂姐，用眼睛說：「我怎麼辦好呢？」

「妹妹，我等你來，等的好久了，今天我還等了一下午，我好像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可是又說不出來，反正怎麼都好，你到底來了。」他有點接不上氣，又接着說下

去：「能够看見你，聽見你的聲音，我是最歡喜不過，我沒有力氣了。」

「平哥，不要多說話，我來了以後，你快一點好吧！」曼娘小聲說。

她看見他出汗了。

「出汗了。」曼娘對桂姐說。「給他拿一個熱手巾來吧。」

桂姐走到裏屋去。那兒是擱藥煮藥的地方，時常放着一隻藥爐；她絞來了熱手巾，交給曼娘。

「怎麼辦呢？」曼娘問。

「你給他擦擦臉。」桂姐說。

「給我擦呀！」平亞也說。

於是曼娘一面心裏跳着，彎着腰給他把臉擦淨了。她很歡喜作這種事，她甚至於想到願意這樣侍奉他一生。

桂姐托着平亞的頭。這樣，三個人的臉接近一處了，曼娘低聲道：

「外頭沒有人嗎？被人看見了怎麼辦呢？」

「都打發他們走出去了。」桂姐也小聲的回答。

桂姐解開了平亞的衣領，曼娘用出了最大的勇氣，把他的頭頸擦淨，又用床欄上的乾手巾擦。

「真瘦了。」她說。

平亞握着她的手說：

「謝謝，妹妹，你不要再離開我了！」

曼娘稍微向後退一退說：「請放心吧！」就以脫出險境的姿勢立起身來。她把濕手巾拿進裏屋去，看了看四周，又坐到原先的椅子上。

「到這兒來哪！」平亞說了，於是她又聽從坐到床邊了。

「你也出汗了。」平亞說。

曼娘用乾手巾擦着自己的頭，平亞看着她的一舉一動。當他彎腰把手巾掛在床欄

的時候，一股清爽的香氣流了過來，她的衣服與她的臉相磨擦；燈光照着頭髮，鼻，耳環，現出夢幻似的側臉，描出了隱然膨脹着的胸部的輪廓；平亞像着了一種奇怪的魔力，一言也不發。

院中有脚步聲了，曼娘退到茶棹旁的自己的坐位上，平亞想拉住她；曼娘默然的使用手向外指。雪花拉開了門簾，向桂姐招手，小聲說曼娘回去時候她願意陪去，曼娘聽到覺得應該走了，可是又捨不得離開，又聽平亞說：「妹妹，不要走！」

桂姐到床旁問平亞，要不要喝燕窩湯。

「你叫妹妹別走，她走我就不喝。」他說。

「曼娘，你等他喝完燕窩湯再走吧。」桂姐說。

曼娘當然不能反對。雪花就到裏屋去了，聽着了水聲，匙聲，茶碗聲，曼娘就想起應該幫她忙，也跟進去了，煮好以後雪花就端着碗進來，曼娘還在屋裏東張西望，突然聽見平亞的喊聲：「妹妹那兒去了！走了嗎？」

她急忙跑出來，走到他的面前。

「走了我就不喝了。」平亞說。

「妹妹還在這兒呢。」桂姐說，「可是她應該歇息了，路上很累的，今兒才到，應該讓她歇息了。」

「你走了不能永不再來吧！」平亞問。

「平哥，放心吧！」曼娘回答，「我是住在這兒的，明天再來看你。」

隔了一會，雪花就打着燈籠，陪曼娘回去了。

雪花回來後，桂姐就到曾太太那兒去，告訴方才的情況，又提起平亞說，曼娘回去他就什麼也不肯吃。可是，怎麼辦才好呢？若依平亞的希望叫曼娘在身旁看護，當然曼娘也不肯不顧全禮法，真是一件麻煩的事。於是，他們想到只要一成親就什麼都好辦了，就決定明天和曼娘母親提。

在曼娘，這次的會面真是完美，能做了這麼些的事，說了這麼多的話，是作夢也

沒有想到；她睡下了以後，在幾小時以內，還是在回想着那一夜所看到的各種事物，以及他的一切言語動作。

第二天一早，曼娘吃完早飯以後，剛從附近的祖先堂南邊的空地散步回來，一個丫環就來告訴說，木蘭來見她，他急忙領着小喜去了。

木蘭在客廳裏坐着，正和曼娘母親談話；木蘭簡直變的令人不認識了，長的很高大，服飾也比在山東的時候華美的多，舉動也更顯得溫柔典雅。可是木蘭看曼娘也變得可驚，兩人互相躊躇了一會以後，木蘭突然開口了：「你這個冤家，把我等的都要急死了。」

木蘭是能夠用那種放蕩的聲調說話，曼娘可不能够，她僅僅叫了聲「木蘭！」她對於木蘭的大方的態度，一半抱着恐懼。

兩人互相靠近了，曼娘說：「你是真的木蘭妹嗎！」說完捏住她的手，領她走到

自己的屋去。

「我聽說你到了，昨晚連覺都睡不着。」木蘭說，「今早因爲我起的太早，媽還問我是否要和誰私奔呢！」

曼娘對於木蘭的最初的恐懼，也漸漸忘記，也像從前似的以姐姐自居了。木蘭照舊比曼娘矮，她現在是曼娘唯一的心腹的人了，她的存在，使初至陌生之地的曼娘，得到了無限的力量與安慰。「好久沒有見了，想不到在這地方和你相見。」曼娘說了。

「平哥怎麼樣了！」木蘭問。

曼娘臉紅起來，猶豫片刻之後說了：「今早媽叫小喜去問過，據雪花說，睡的很好。」

她們二人久別重逢，很親熱的談起來了，曼娘把怎樣爲着冲喜來的，怎樣和平亞見面，一一都告訴給木蘭聽，僅僅把昨夜最精彩的那一個場面，瞞着沒有說。

後來，木蘭又提起，二人應該在屋裏的磁觀音像前，重新正式點香舉行結拜的儀式，曼娘同意了之後，就叫丫環拿了一包香來，兩人把香點着，插在香爐裏，各叩了三個頭，立誓說有福共享有難同當，木蘭同時還在心裏祈禱着：願平亞早日痊癒，並祝兩人結婚後的幸福。

兩人正在說話的時候，曼娘母親進來了，臉色很是為難的樣子。

「曼娘！」叫她一聲。木蘭覺得她在這裏很使她們不便，所以說：

「我到乾媽那兒去，請你們二人談吧。」

但是曼娘不許她走。

「木蘭和我自己妹妹一樣，有什麼話當他面說也不要緊。」對她母親說。

母親看了看她們兩人，知道自己的女兒很信靠木蘭，覺得木蘭也不是外人，所以就開始說了：

「剛才曾家的人，請我去和他們商量，他們說爲着給平亞除災，要在兩三天裏就

成親，這樣就可以讓曼娘日夜侍候他了；曾家待我們很好，我又不能不答應，他們又叫我問曼娘自己的意思，若是你能答應，他們說是一生也感恩不盡，又說，爲着平亞的病，越快越好。可是，曼娘，這是你一輩子的大事，作母親的不能強給你作主，你爸爸又去世了，我又是女人家，而且現在又是人地兩生。……我一人担不了這麼大的責任。」想起了亡夫的事，流下了眼淚，掏出手帕擦着眼睛。

曼娘默默無語的聽着，她不隨她母親哭，毫無猶豫而簡短的說：

「請媽給作主好了，」這就好像說她願意了。

「幾時辦呢？」木蘭問。

「都說後天好。」

「那怎麼能行，還得預備。」

「當然是不能照規矩辦了，起初都說是要等老太太來，可是那還要七八天，所以就規定快辦，親友也不發帖，也不請客，我們又不是當地人，又是曾家的客人，說是

一切都歸他們辦，像他們那種大人家，有錢有人，當然是沒有什麼，但是我又不不知怎麼才好。」

「我倒有一個辦法。」木蘭說，成親到底也得像個樣，曼娘姐姐上轎的時候，若是從這個院子抬到那個院子，也要被人家笑話，曼娘姐姐既然要嫁了，就不該再住在曾家了，媽是和我親姐姐一樣的，我也早就和媽提過，要請姐姐在我家住幾天；所以你們娘倆就請住在我家吧，從我們家上轎，我的父母一定也會歡喜的，若不嫌我們家狹小，我就去告訴父母，今天下午就差人來接。」

曼娘和她母親都歡喜了。母親說：

「曼娘，你以為怎麼樣？人家都待我們這樣好？」

「我就怕太攪擾人家。」曼娘說，「妹妹，我倒也想到你家去看看，老伯雖是幾年前見過一次，別の各位都想藉此去拜望一下，可是太麻煩你們了。」

「請不要客氣，」木蘭說了，「妹妹莫愁，很想見你，今早也說要跟我一塊來，

我說人家才到，沒有讓牠來，我爸和媽還說，今晚若有空，請你去吃晚飯呢，只顧着和你說話，倒忘了告訴你了。」

她又對曼娘的母親勸讓了一番：

「伯母！就這麼辦吧，我在曼娘姐姐出嫁以前，想和她盤桓兩三天，我想乾媽也一定會贊成的。真的，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媽，妹妹說的多麼懇切啊！」曼娘說了。

於是，木蘭就去見曾太太，曾太太說她想的辦法很好，木蘭回來後，就說下午來接她們，就告辭回去了。

曼娘的婚禮，因為木蘭幫忙，辦的很圓滿。

結婚那天，新郎的病更重起來，當然是不能拜堂了，所以就由新娘一人拜過天地

，行過廟見禮就算完事，曾家除了至親以外，也沒有發帖請客，賀客除了姚家以外，還有曾文樸的同僚牛志道夫婦。家中懸燈結綵，雖然沒有大辦，到底是大戶人家，所以也是熱鬧非凡。

關於這位牛志道的夫人，是必須提一提的，她是一個長方臉的老婦人，前額狹窄而低，口大唇厚，眼部和嘴部距離稍長，顯然的特徵，就是生來一副馬臉。這種臉的人，是最適於當一個政治家，譬如西太后就是。男的當然如是，女的更會缺乏女人的感情，趨向於現實主義，有時因着激烈的愛憎，會生出可怕的结果，平常是極有才能，快活而能給人一種好感；但是一旦在她想要攫取權力和金錢的時候，無論誰也制止不住了，在這種相貌的婦人手中，曾有多少比她更美麗的嬪妃宮女，被她欺侮殘害，曾有多少皇子被她殺死。

這一天一共才擺了三桌酒席。席間這些女客所談的，也無非是關於兒女身上的事情。

牛太太對姚太太說：

「姚太太，您真有福，您兩位小姐長的都好，我們老爺時常提，聽說兩位小姐還能幫着料理家事，不但熟讀詩文，天文地理，醫卜星相，無所不能，刺繡裁縫等等的更不用說了。」

「那兒的話，您過獎了，」姚太太謙虛的說。

「啊，這兩位小姐長的真像仙女一樣，誰家要娶了來真是有福，多麼懂禮。如今晚兒的學校，真太不像話了，女的也上學，也作文章，舉了業就喊着自由結婚，竟學新派，一點也不懂禮，照這樣子下去，真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呢？」

牛太太旁若無人的高談闊論，誰也沒有反對她的話，她又接着說下去：

「熟語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女人只要知道怎樣處理家事，侍候長輩，管理下人，教養兒女就可以；現在可不同了，不管聰明傻笨，都要想上學，都要想讀書，可是念完書還是要出嫁，學校學來的一點用處都沒有。要知道這世上不念書的人，發

財昇官的有的是。」

牛太太的目光，又注意到木蘭和莫愁的身上，又對她母親說：

「你們小姐纏過腳嗎？」

「老爺不許纏。」

「現在又不行纏腳了，我們素雲十歲時候纏的，又讓她放了，官家也禁，漢人的女子，也要和旗人女子一樣改成大腳了。」

素雲，是牛太太的女兒，她有二子一女，大兒子名叫懷玉，二兒子名叫通玉。

牛太太是持有卓越的見識的女人，她有一種辨別事物的敏捷的思考力。她現在已經開始推想到集會在這個席上的會，姚，牛三家兒女的將來，她的長子懷玉，已經定了一家姓陳的女兒爲妻，次子通玉尙未定親，善於畫策的她，是希望和一家作官人家結親，姚家既不是作官的，所以她希望和曾家結親。恰巧她有十五歲的素雲，若是嫁給靖亞和興亞也年貌相當；但是聰當然知道木蘭是曾家的乾女兒，木蘭當然嫁給二人

之中的那一個，是在意料之中的，在這種推想之下，所以對木蘭非常注意，同時也仔細觀察了靖亞的性格。

若是普通人，當然要選擇精神健壯的興亞了，但是牛太太不然；他是要尋求一個能作官的女婿，而且他也知道適於作官的人的性質。她一看這兩個年青人，靖亞是極忠厚謹慎的，若作起官來前途倒很有希望，至於放蕩無羈的興亞倒很難斷定，所以她很中意於靖亞。

牛太太並不是一個幽默家，是一個富於野心而有才幹的女人，她的丈夫所以能够步步高昇，也都是她的在後推動之力，她的丈夫雖是一個平凡的庸人，但是她能够使他發了財，而且她又成了北京城的話題中的人物，她的娘家姓馬，人家都給她起個綽號叫馬大娘，牛志道是當時的度支部尚書，由捐班出身的，貪財好貨，聲名狼藉，權力雖大，人民都很恨他，他也有一個綽號，叫作牛財神。北京的茶館裏，一時流行着一個民謠，就是諷刺那一牛一馬的夫婦二人：

「黃牛刷蹄，

白馬得得，

牛馬齊軛，

百姓遭禍。」

此外還有一個歌謠，也是諷刺他們夫婦二人的：

「好牛不踏後園地，

好馬不吃門前草，

同到搖錢樹邊下，

吃了一個肚皮包。」

吃完晚飯以後，大家都要去看看新娘。牛太太又對曾太太誇獎了一番新娘怎樣好看，怎樣懂禮。曾太太接着說了：

「新娘倒是長輩和小輩都喜歡她，從小她就聰明知禮，牛太太！她還是我的姪女呢，長的也好看，真是仙女一樣，她又是四德俱備，平亞不知能不能有福氣消受！」沈默了一會。因為是誰也不願意在今天說出不告祥的話。

曼娘的母親，在這幸福的情況之下，很覺得感激，她想到她的丈夫若能看見自己女兒嫁給了這樣一個好人家，也一定會歡喜的，一想到這些，不由掉下了眼淚。

曾太太和其他的女客，從直感上就知道她爲什麼掉淚，桂姐急忙把這句話接到別處去：

「我來敬您一杯吧，過年您一定能抱外孫子了，將來外孫子作了大官，您也就受皇封了。」

大來都同意於這句話笑起來了。

「我是什麼都不懂，」曼娘母親說，「又不知北京的規矩，這次的事情，也完全是親家給費心照料一切，我一點也沒有費着事，以後還要請多多管教她。」他用手指

擦着眼角上的淚。

吃完晚飯後，曼娘母親回到自己屋裏去，她因爲是新娘的母親，又是寡婦，所以不能去看她女兒的。別的人都去看新娘了，男客中馮子安和御醫蔣大丈也來了，新娘由喜娘和雪花帮着換了衣裳，頭上的鳳冠還是照舊戴着，怕人多使病人不安，所以在裏屋看，來看的都是幾個至親好友，誰也沒有一個人來鬧新房。

新娘立在床旁，真是美麗的很，木蘭和莫愁陪立兩旁。

蔣大夫到外屋看完了平亞來看新娘了，說是沒有許多工夫，連坐也不肯坐，他是一個白鬚溫和的老人，嘴裏含着二尺長的煙袋。

「這位是蔣大丈，」木蘭對曼娘說完了以後，又對喜娘說：

「這兩位都是新郎的醫生，一位醫身，一位醫心。」

不久，大家都出去了，屋裏只剩下新娘，喜娘和兩個丫環。再隔一會，喜娘和丫環也出去了。

曼娘走進平亞的屋裏的時候，平亞已經熟睡了，她沒有去碰醒他，悄悄的拉上了床帳，又回到自己屋子去了。

她在紅蠟燭的光下獨自坐着，想着過去的事，和未來的事，漸漸的不知道夜之已深。

那天晚上十點來鐘，木蘭一家人回到家裏的時候，父親發怒了。他在吃晚飯的時候，才知道他的兒子體仁不待終席就已偷偷溜走；姚太太也順口說出銀簾也先回去了，這一來就明白了。一進門木蘭父親就問珊瑚：

「那個孽障那兒去了？」

「請不要問我。」

珊瑚只是簡單的說了一句話。她是從來沒有生過氣有過失禮的態度的，所以更覺

得奚巧。

「你說的什麼？」

「我是姓謝，我不能管姚家的事。」

這話更奇怪了。她是從小就寄養在姚家，和親生的孩子一樣，大家都是稱她大小姐的。

「怎麼的了，是誰說你了嗎！」

「不，誰也沒有說我。」

珊瑚強作笑顏，可是又像後悔自己說的話。莫愁觸了一下木蘭的臂腕小聲說，珊瑚姐姐的眼睛紅着呢。

「是誰欺侮大姐姐了吧，一定又是哥哥。」

莫愁想到必是出了什麼事情，而且一定又是哥哥欺侮她了。

「這東西上那兒去了？」父親很着急的問。

「在自己屋裏歇着呢。」

姚思庵大踏步的走過去，大家手裏都捏着汗望着他的後影，丫環裏也有忍不住笑的，太太和小姐叫他們都去睡，她們倒都想看一場熱鬧戲。

丫環們走了以後，珊瑚把事情的顛末都告訴姚太太。原來她看見體仁回來以後，想去問問爲什麼早回來，順便想打聽打聽婚禮是否熱鬧，她不知道銀簾也已偷着溜了回來，所以一進門就看見他們兩人在那裏鬼混。她還沒有開口說什麼話，銀簾就羞的跑出屋去，體仁就老羞成怒的說：你不要來管我們，你姓謝，我姓姚，姚家的事你管不着。

姚太太聽了以後，自然也很生氣，對珊瑚說了些安慰的話。

銀簾是在十一歲的時候，由木蘭的叔叔從杭州領來的，比體仁大三歲，從小就侍候體仁，雖然是聰明貌美，總有一種寧波人所特有的卑賤無恥之態。在丫環當中，碧

霞是北京人，銀簾來以後，又來了金蘭和浮香，這些都是北方人，她們時常合不來，惟因她作事熱心，熟知禮節，所以也還深得姚太太的歡心，體仁因為和銀簾相處日久，不但二人和好，就連銀簾的語調，毛病，也都學了來；譬如銀簾不說「我」，而說「阿拉」，議論的時候，常喜用手指着鼻尖。

姚思庵怒氣沖沖的走進體仁屋裏以後，就將體仁打了一頓。從此以後，不用說珊瑚，連木蘭莫愁也不大和他開口；母親對他的態度也很冷淡，銀簾也不敢常和他接近了。

曾家喜事後的第三天，曾老太太帶着李姨媽從山東來了。一到之後，便差人去接木蘭來盤桓幾天，別了多日，相見時自是格外親熱。平亞自從沖喜之後，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日夜侍候着他，病就一天好一天；曼娘格外欣慰，以為事前所想像的種種恐怖，不致於實現了。在這幾天之內，恐怕就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了吧。

老太太從山東帶來了一些鄉下包好的粽子，雖已過了端陽節，因為知道孫子們和一家人全喜歡吃，所以特爲包了帶來的。平亞從小就喜歡吃，在第七天吃晚飯的時候，一定想要吃，曼娘沒有讓他，不得已，就差雪花來問婆婆的意思，曾太太說少吃一點也不妨，曼娘就給他吃了一點，誰知他把曼娘吃的那份也都搶去吃了，曼娘倒內心暗喜他已能爭搶食物，可是還溫存的勸他說：

「平哥，不要吃的太多。」

他沒有聽。到了半夜，他說胃痛，愈痛愈烈。曼娘在他枕邊侍候了一夜；到了天亮，就差雪花跑去告訴婆母，曾太太慌慌忙忙的來了，還沒有過半個鏡頭，平亞就不知人事。請了蔣大夫來，說已經沒有脈，曼娘就用嘴對着平亞的鼻嚙氣，又看見平亞喉中一口啞咳不出來，她就吸取他口中的粘液；老天爺若是有一點慈悲心，也不會忽視這種光景，但也許是老天爺閉了眼睛，可憐，平亞就在這天正午，遺下悲泣的青年妻子而死去了。

曼娘喊着丈夫的名字，抱住屍體，對着他的鼻子噓了幾次氣；悲哀不已的父母，見着兒媳的絕望的努力，比看着兒子的死還要可憐。

不一會，老太太來了，與曾太太合力，勉強把曼娘從屍身上拉開，讓她躺在西屋的床上，老太太看着她。木蘭姊妹和姚太太來了，大家覺着這位新娘，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但有什麼法子呢！

「好人自有好報。」有這樣一句俗語，可是這句話真嗎？木蘭有點懷疑了。

木蘭在平亞未入殮以前，是不能到曾家去的。曼娘因過於悲哀，不飲不食就在床上躺着，過了三天，桂姐到木蘭家來，一定要請木蘭去勸慰曼娘。

木蘭得了母親的允許，就和桂姐一同坐車去了。途中桂姐低聲告訴木蘭說，怕曼娘要殉節，所以請她去在旁勸解。

曼娘覺得一切都是命，一切都是前世造定，人力是不可強求的，她現在是只有聽

天由命的活下去了。

她此後是作爲平亞的妻子，永遠住在曾家了；活着是曾家的人，死了是曾家的鬼。

接三那天，她照規矩在棺前號泣，桂姐和雪花聽着那哭聲，對曾太太說，曼娘也已經悲哀過頭了，就可以好了，大家很感謝木蘭的勸解之功。

曼娘全身穿白帶孝，在她，這並不是初次，她自從父親死後，極喜好穿白色的孝服，而且也沒有比白色再合乎她的顏色了，穿着白衣服的她，真可以說是一個絕色佳人。帶孝，有時僅僅是一種社會的傳統，有時也是對於神的反抗的表現，又有時是對於亡人的自然的愛情行爲。

曾文樸因爲預想到將在北京久住，所以打算在南城買一塊地；但是因爲老太太以泰安有祖墳爲理由而反對。若是將平亞的靈柩運回泰安，又怕曼娘的身體不堪長途跋涉，所以暫時浮厝在菩提寺內，到明年春天再運回原籍。

曼娘就在平亞死去的屋子裏，母女二人永久在那裏度日子了，曼娘因一人寂寞，所以和母親睡在一室，從此素食禮佛，每天過着尼僧似的清淨的生活。

當寒冬來訪問那修道院似的曼娘的屋子之時，曾文樸和曾太太商量好以後，爲安慰她的寂寞起見，特從泰安一家親戚處，買來一個一歲的男兒給與曼娘爲子，取名阿蘇；這孩兒生得極可愛，曼娘專心於看顧小孩，因而漸漸地減少了她的哀痛。

自從曼娘嫁到曾家之後，木蘭就時常到他家去；去慣了也不當客人待了，有時也在那吃飯，有時也在那過夜。至於她和曾家的婚事，還沒有人提起，一來曾家還希望他常常去玩，好陪陪曼娘，二來究竟年齡還小，反正早晚也是曾家的人。

在木蘭父母一方面呢，也並沒有想到她的將來應該怎樣；道教信者的姚思庵，自然更比儒教信者是接近於自由主義的。儒教徒常以自己爲是，而道教徒反之，常以自

己爲不是，以他人爲是；對於當時的西洋思想，也採取寬容的態度，所以他也贊成兒女們的自由結婚，根據他的信仰，婚姻是天定的，所以他對於長子體仁的婚事，也不想加以干涉。

木蘭稱呼曾氏夫婦爲父母，曾家的少爺爲哥哥；比她大一歲的興亞，稱他爲三哥。

現在正是冬天，沒有一個地方再比北京的冬天好的吧。在北京，四季的區別是很顯然的，四季各有特徵；這個都城裏，兼者都市生活的安慰，和田園生活的幽美，人人都住在文化生活中，而同時未離開自然生活，人人像生存在理想的都市中一樣，在這兒能得着心神的刺激，又能尋到靈魂的休息，是誰？將人類生活的理想，美妙地實現在這樣一個地方啊！

北京太富於自然的美，城裏有湖水，有花園，城外有清澄的玉泉山流來的水，和紫色的西山，天空又美麗，假若沒有了那樣藍色的天空，玉泉山的水也不能如斯清澄

，西山的紫霞也不能如斯鮮明。還有，北京不論地上何處，有一種說不出的優美的結構，用盡了人類的智力，而表現出人間生活的崇高，莊嚴，明快。作爲人類創造之物的北京，決不是由一個人的手所造成的；那是愛好生活之美的人們，經過多少朝代所造成的。氣候，地勢，歷史，風俗，建築，美術等等，巧妙地交織而成爲這樣一個大都市。

曼娘在平亞死後，半年之間服喪沒有外出；她在這期間，對於北京生活的雰圍氣，予其說是看，勿寧說是感，她感到了北京之冬的魅力。乾燥冷爽的空氣，澄清的天空，種種的防寒具，一切都和泰安的憂鬱的冬天相差；外頭風狂雪舞，屋裏有着棉門簾和火爐，仍然溫暖如春。她每天蠶居在房中，忙着作八雙繡花鞋；是預備送給婆母的，這是新娘必須作的事，既可顯出新娘的能幹，又足以表示對於婆母的尊敬。

木蘭是北京的小姑娘。北京，就像一個溺愛兒孫的老祖母，她擁抱着她的住民，滿足他們的奢望與希求。木蘭就是浴着這種都市生活的恩惠而長成的姑娘，她從北京學

來了寬大，快活，溫雅。

黃琉璃瓦的宮殿，紅牆綠瓦的廟宇，熱鬧的大街，幽靜的小胡同，家家院中都種着花木，蓄着金魚，夏天有二十枚就能在茶館裏坐一下午，冬天的夜裏，不分貴賤的並肩坐在飯館裏喝白乾，吃涮羊肉，華麗的戲園子，好聽的京戲，市場，古玩鋪街，廟會，天橋，變戲法，練武術的，賣東西的各種各樣的喊聲，街頭理髮師的顫動的鐵器聲，打小鼓兒的小鼓聲，賣酸梅湯的銅碗聲，一切都有節奏地交響着。接連長有半里的婚喪儀式及官吏的排場，旗人的婦女，從蒙古沙漠來的駱駝隊商，喇嘛僧，和尚，說相聲的，吞劍的，花子……這些人，都依從幾千年來的舊習慣所決定好的自由與法則，各自從事於自己的生活。花子與花子頭兒，小儷與小儷頭兒，官吏，隱士，聖人，風流的寡婦。娼妓，鼓姬，和尚的外家，宦官的兒子，票友，戲迷，……

……這些富於人間味的愉快而幽默的羣衆。

木蘭的空想，在兒童時代就得到強烈的刺戟。她從小就記住了北京的童謠，拉着

帶車輪的兔子燈，愛看放焰火和驢皮影兒，愛聽牌子曲和京調大鼓，在每天的會話之中，不知不覺的學會了北京話。一年的節日，會告訴我們春夏秋冬的意義，紫禁城的莊嚴的魅力，佛，道，回，喇嘛等寺院的儀式與儒教的天壇之宗教的魅力；富人家的宴會，餽贈之社會的家庭的魅力；充滿了傳說與神話的古塔，牌坊，橋，樓，陵墓；詩人的故居之歷史的魅力——以上這些美，刺戟了眩惑了木蘭的心。

她自幼就記住了各種神話和傳說，美妙的北京民謠；其中她最喜愛的故事有兩個，有時也和曼娘講過。一個就是在皇城北面的鐘樓上大鐘的傳說：

從前有一個鑄鐘的匠人，鑄了幾次終久鑄不成，這是奉旨鑄造的東西，如若不成，便有大罪，所以匠人極爲恐懼。聽見了這話的他的女兒，爲了救她的父親，便乘人不備，脫了衣服跳入鎔鐵的鍋中，因此，鐘就完美無缺地鑄成了。從此以後，每當風雨之夜，那鐘聲聽着就特別悲慘，據說那就是女兒的靈魂之歌聲；至今那女兒還被人崇敬，祀奉在樓旁的廟裏，被封爲金爐聖母。

還有一個傳說，是關於西郊的高亮橋的來由。

明朝永樂年間，北京大旱，甚至河井都乾枯缺水，有一天夜裏，皇帝作了一夢，夢見一個白鬚老者和一個白髮老婆婆，在西便門外共推着一輛車子，車上裝着一個油簍；皇帝問他們簍子裏是裝的什麼東西，老者答說，是供給北京城的水。第二天皇帝和大臣們商量之後，就命太監高亮騎了馬出西便門去察訪；吩咐他如果看見這樣的車子，可將油簍戳一下，立刻掉轉馬頭回來，千萬不可回頭看望。高亮到了那裏，果然看見這對老夫妻推着車子在路上走；他便過去將油簍戳了一下，回馬就跑，但聽見背後頓時起了巨潮澎湃之聲。他最後跑到西便門，再也忍不住，回頭一望，就被擁來的潮水淹死了。事後皇帝因念他這場功勞，特在那地方建造了一道橋，題名高亮橋，以記念他。

至今，那橋還架在玉泉山流來的河水上，西太后行幸頤和園時，常從那裏乘船去的。柳堤圍繞着農家的田園，有浣衣的女人，遊春的人，垂竿釣魚的人，游泳的人，

那裏的田園美景，很富有南國的風味。

木蘭一到夏天，也常到那裏去玩兒的。

曼娘雖然不能和北京的風物相接觸，可是對於事物的感覺非常銳敏，她所聽見的周圍的聲音，很有一種美感。白晝能聽見的，是賣東西的喊聲，傍晚能聽見的，是鼓樓的鼓聲，清早能聽見的，是鐘樓的鐘聲，鐘鼓都是報告時辰的，早晨打五更時，就是百官上朝的時候了。

曼娘在北京所經驗過的事物，雖然不盡是珍奇；但是比起家鄉的都是精而美。她在沒有吃長素以前，知道了北京的香腸和烤鴨子，就比山東的鮮美，冬天所吃的元宵就比山東的元宵好吃，而且北京還有種種的山東所沒有的點心，她以為最好無比的山東白菜，到底還及不上北京的冬天的白菜，現在，她又吃着元宵和十二月初八吃的臘八粥，比起山東的都是好的多。

木蘭因為和曼娘很親密，常來會家；她和興亞年紀相仿，每日見面，便發生了

一種感情；就是曾太太也早已看中了木蘭，想要她作三媳婦，不過暫時沒有說破罷了。

又過了兩年，木蘭已十六歲，這年是她一生中一個大轉變。

和她的轉變有很深的關係，而且給她極大的感化的，就是傅增湘先生。他是四川人，民國時代曾任教育部總長，後來小學校裏所教的注音字母，就是經他採用的。

他身材很小，留一點小鬍子，有鴉片癮，但是學問很深，見識也遠大，是當時新派裏傑出的人物；他的夫人也是有學問的，夫婦二人很熱心提倡女學，夫人在天津一所官立女學校當校長。

姚思庵由曾文樸的介紹，與他成了朋友，二人情意相投，不久便成莫逆。

這年春天，傅氏夫婦利用春假，在北京遊玩幾天，姚思庵在西山正好有一所別墅，所以就相約同去遊西山。木蘭邀了曼娘同去，到了那裏，姚思庵自是殷勤招待，領他們到各處去逛。

在山上遇見了傅先生的朋友，一位孔太太和她的兒子立夫，女兒環兒。也和大家相介紹了。孔家與傅先生同鄉，也是四川人，立夫的父親早故，並無家產，現住在四川會館裏邊，不用出房錢；一家三口，貧苦度日，倒也很快樂。因立夫侍母至孝，且用功讀書，所以傅先生很看重他，將自己的藏書借給他閱讀。

木蘭和他相見之後，覺得她英氣勃勃，語言爽直，與會家幾個執袴子弟絕然不同。遊逛八大處等處名勝的時節，看見他處處攙扶着他的母親，十分小心，所以心裏很敬重他；不知不覺之間，竟對他發生了一點愛情，因此就引起了以後許多煩惱。

姚太太也極喜愛立夫的品性行爲，很希望他能和體仁成爲朋友，使體仁可以受他的陶冶與感化。由西山回來，到了城裏之後，姚太太就請他們孔家母子三人到家裏吃

飯，並請傅氏夫婦作陪。閑談的時節，傅先生勸思庵送體仁到英國去留學，他說：

「老兄有的是錢，應該讓體仁去求點新學問，現在時代進化，人應該知道一點海外的世界，已經不是四書五經的時代了。」

思庵很以為是，姚太太心裏却有些捨不得，體仁聽了倒很高興，以為藉此可以不看見父親的嚴厲面目。

體仁的脾氣很不可解，他視兩個姊妹如同仇敵，但對於別個女孩子却很溫和，尤其和丫環銀簾最好。銀簾因聽到體仁有到英國留學去的話，就向他撒嬌撒痴，鬧得體仁坐立不寧，想了半天，覺得銀簾比英國好，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向母親妹妹說，英國不去了，但是對着父親，就沒有勇氣說出口來。過了幾天，傅先生叫他把辮子剪去，又叫他穿西服，逐漸地預備起來；體仁自從換了西裝，覺得神氣十足，好似換了一個樣子。

剪辮子在當時是極新派，有點危險性的，會被人當作推翻滿清的革命黨；因為留

辮子就是表明對於滿清的屈服，不過外國留學生的剪辮子，倒是例外，特被允許。

妹妹們對他的洋服，領帶，袖扣等，極感興趣，銀簾又不得不替他洗襯衣，疊洋服，多了些事情，有一天她說：

「西服這東西，衣袋和鈕扣太多了，昨天數了一數看，裏外有四十三個鈕扣。」
體仁是很樂，兩手插在褲子袋裏，繫上漂亮的領帶，坎肩上掛着表練，學起洋人和出洋回來的留學生的派頭。

立夫時常來，和體仁相比，是寒酸的很，他倒並不想常到姚家去，因為他母親和他們走的很親近，而且待他很客氣，雖然有貧富的懸殊，但他除了服裝以外，沒有一樣不比體仁好，日久了，很受木蘭姊妹的敬愛。

過了幾天，體仁的行期已定，曾文樸特地設宴替他餞行。

所有的人當中，惟有銀簾暗地發愁，但表面上並不作聲，姚太太因兒子遠涉重洋，須有數年的別離，所以很傷心，時常哭泣，但因藉此可以斷絕他和銀簾的關係，

硬了心腸，不加反對。

在體仁動身之前的某一天晚上，姚太太問他要剪下的辮子作假髮，體仁答道已經送給銀簾，並乘機要求母親留住銀簾；姚太太心裏氣的了不得，但表面上依舊隨口應允，想等他走後再把銀簾打發走。體仁以爲母親真個答應，就跑去告訴銀簾，叫她耐心守着，並叫她好好看管他所養的一條狗，銀簾很感激，說至死也決不出姚家的門。

這時思庵對待體仁也和霽了許多，吩咐了他許多話，並說：「此去即使花上一萬八千，也是願意；不過總要立志向上，痛改前非，千萬不可再入墮落之途，不求長進。」姚太太又叮囑他千萬不可娶外國老婆，木蘭姊妹到叫他時常寫信來，一家之中充滿了融和的氣象。

第二天早晨，一家人都到火車站去送體仁，惟有姚太太因哭得太利害沒有去，珊

瑚也一同在家陪她。姚家從來也沒有一人單獨離家遠行，所以情況極爲緊張而悲壯。會家的靖亞，興亞，孔家的立夫，也都來送行。

姚思庵在月台上默默無語，他緊緊地握着小兒子阿非的手。他覺得和體仁過於疏遠了，他決心對於阿非不能再像對於體仁那樣，也要和對於女兒們一樣，多施以一些溫和的愛。

回來時在馬車上和木蘭說：「不知體仁這一下能不能將性情改變過來。」

「體仁哥哥是抓住了好機會，」莫愁說，「他這回能看見更大的世界，他到了世界第一的大學去，性情當然會改變的。」

木蘭說：「別的不談，家庭中的一件糾紛，可以從此解決，也就罷了。」

至於立夫，在回家的途中很有些感觸，自恨沒有到外國去留學的能力。

七月末，木蘭的舅舅馮子安，從杭州帶着太太和七歲的女兒回到北京來，他們是

自從離京避難後，一直住在杭州的。

紅玉是一個很古怪的孩子，她不大愛說話，也不大愛和別的孩子玩；她又很聰明，五歲時候就能記住了五六個方塊字，所以來後木蘭和莫愁就又教她認字，日子久了，和家裏的人也就熟了。

子安回來以後，姚太太高興了許多，她想乘體仁不在，把銀簾打發定，她覺得最好是給她尋一個丈夫。

姚太太的意思，以為體仁所以對於銀簾那樣好，是因為年輕無知，每日在一處廝混，自然會發生一種情竇初開時的青年人易有的感情；所以只要女的一走，也就會忘了。姚太太當然沒有想娶她為兒媳之意，就連娶她作為體仁的側室之意也沒有，讓體仁出外留洋的本意，就是在使他離開那個迷人精，不然也不至於要使她兒子走，而且還要花費許多的金錢，這都是為着銀簾，所以極恨她。

姚太太總也沒有把這個主意，和女兒們商議，這次她弟弟一來，她就急速和他商

議。子安當然不能不贊成姚太太的意見，他說在杭州曾見到銀簾的孀娘，據她的意見，說銀簾年歲已經不小，希望姚家能給在北京擇配出嫁。

有一天，姚太太把銀簾喚來，當時銀簾就直感到將有一種變故；她自從姚太太答應在體仁留學以前決定留她在姚家之後，就竭力熱心作事，以博姚太太和一家人的歡心，可是見到姚太太並不常理她，所以也知道討厭她。

銀簾立在房門口，對姚太太說：

「太太叫我嗎？」

「是的，你進來，和你說幾句話。」

銀簾應聲而入，立在她身旁。

「你到我們家以來，已經十多年了，人也長大了，」姚太太開始說下去，「作東家的也得給你的將來打算一下，我已經從早就留心了，去年就想讓你回家，因為你有

病，就沒有讓你回去，你雖然是南方人，也不一定非回南方不可吧，你的意思怎麼

？

說到這兒，姚太太看了看銀簾的臉色，銀簾低着頭顫慄着說了：

「太太，什麼事情請快說吧。」

姚太太接着說下去：

「所以，我是爲你着想啊！熟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侍候大少爺多年很好，這回想給你找一個好一點的人家，你也好不要再作低下人了；你看碧霞，她現在有了丈夫，也有了小孩。」

銀簾依然沉默，聽太太說下去。

「前些日子，舅老爺從南邊回來，聽說見過你孀娘，她說：讓你回南也不容易，而且你的歲數也不小了，托我們在北京給你找一個好人家，我也打算給你預備一點豔厚的嫁裝。」

聽到這裏，銀簾才打斷了她的話。

「太太，您的意思我很明白，謝謝太太的好意。十年的恩，我決不會忘，可是我覺得還沒有什麼大錯，太太若能用我，我還想侍候您幾年；碧霞姐姐去年出嫁了，可是我還沒有到她的歲數。大老爺出洋以後，我作的事當然是少了一點，但是我還幫着作別的事；已經用了我十年，請再留我作個五六年吧，多我這樣一個人，也不能給太太添什麼麻煩，頂多也不過吃一口白飯，我也不另外要作什麼新衣裳。太太到那時候再辭我，我那時就走，我也不要什麼嫁裝。」

「我不是說辭你，是你的嬖娘托我們給你找人家。」

「嬖娘既有那種意思，怎麼不來信和我說呢？自己不會寫信，也能求人代寫呀，這也不是一件小事。」

「你嬖娘托了舅老爺的，不就行了嗎，你還不信舅老爺的話嗎？」

「不，我不是說不信舅老爺的話，這是我一輩子的大事，所以我還要家裏人筋字

據。像我們這種命苦的女人，別人想要的東西，我們也是想要的。若是太太不用我，當然只有請太太辭我，不過我還是要字據。」

銀簾的目中含着淚，姚太太覺得自己快要有點敗退了。

「你一定要字據，我也能辦到；我的心已經決定了，那麼有事情再叫你吧。」
太太很嚴厲的說了以後住了口。

銀簾揩着眼淚走出屋外，她的胸中，交迫着恐怖，困苦，悲哀的複雜的感情。她是被欺騙了，她自己是對的，太太連把自己兒子也欺騙了，太太自己不是親口說過，在體仁留學未回以前，決定留她在姚家，她一定是被欺騙了。

可是那種事情，她怎麼能夠在那種場合說得出來。她回自己屋裏以後，就伏在桌上大聲號哭起來。

「大少爺一走，太太就要趕我走啊！」

她哭了老半天，家裏的人都不安了，可是太太更大聲的說了。

「她也沒有作錯什麼事，女孩子大了當然要出嫁的，不能在我們家綁住她一輩子啊，像那種丫環，不要心太高了啊！」

家裏的人和別的丫環們，都知道太太的話裏的意思。珊瑚，木蘭，莫愁，都聽見了那哭聲，以爲母親發怒，都沒有來；最初以爲說哪一個丫環，後來聽見哭聲越大，就知道事情不小，都到母親屋裏來問什麼原故。

結果，事情並沒有解決，姚太太對木蘭小聲說，告訴羅大等舅老爺回來時候請他來。木蘭知道這一定是什麼計策，可是她什麼也沒有說。

後來，馮子安回來了，他和姚太太在屋裏商議了有半點來鐘。吃飯的時候，銀簾也和別的丫環們一同到飯廳來侍候，眼睛還淚汪汪的。浮香將要給姚太太盛飯的時候，太太說：

「不用你，叫銀簾盛飯。」

銀簾接過飯碗盛上飯，將要遞給太太，擱在桌上的時候，不覺掉下一滴眼淚在碗

中，她急忙把碗拿回來。

「小姨子！你不願意侍候我嗎？」

太太不知道她掉下眼淚。

「滾出去，供你吃到這麼大，不知恩德的東西！你要造反嗎，是你把我們一家擾得不安！爲你大少爺不得不出洋去，是你把我們骨肉分離開，下流的賤東西！就憑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銀簾羞的掛不住，大聲哭出來了，一邊用袖遮着臉說：

「太冤枉了！太冤枉了！我幾時想吃大少爺啊！」

太太怒不可遏，立起來要打銀簾，舅老爺把她拉住了，銀簾還想要說什麼，也被金蘭勸住了。

子安說：

「對老爺爺說那種話，是不懂禮的，當低下人應該小心。」

但是姚思庵只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大家勸開了以後，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姚太太從此越發的恨銀簾，而銀簾也知道早晚要被辭歇。姚太太一提到銀簾的時候，就說「那個不要臉的婊子」，銀簾當然不能罵姚太太，可是時常這樣說：「狗和貓養了十年也不能一下子就趕出去，人都不如狗和貓啊！」

這年夏天，雨水很多，接連下了十幾天還不止；例年北京的夏天，是時常降驟雨，能體味雨後的涼爽，可是這一夏連雨兼旬，頗令人煩悶。

姚家的姊妹們蟄居在家裏，每天和紅玉相戲，聽紅玉講講杭州的事情，下雨也沒有客人來。

姚家已經開始給銀簾找人家，急速去托碧霞，碧霞答應給她做媒。

這時，接到體仁來一封信，信中說沒有趕上外洋船，所以暫住在香港旅館；家裏

人都很吃驚，尤其是母親最關心，因為怕他連自己都照料不過來，不知將要出什麼事，父親是極憤怒。

實情是這樣的，體仁在天津上船之後，遇到一個新回國的留學生，說起留學生的苦況，不免過甚其辭，譬如說下班生須給上班生擦皮鞋，吃飯時候盛飯之類，說的人不過是爲着使話裏加進笑料，可是體仁一聽就駭的了不得。

他也忘記了孟子的教訓，「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於是就中止再向前行，好在身邊帶着許多錢，正可乘此在香港大大的玩一下，因即寫了一封信回家，推說沒有赶上外洋船，他生來好交際，又有金錢，所以在旅館裏立時就交上了朋友，引他到各處去花天酒地的大逛。

過了幾天，又寫了第二封信，說已改變宗旨，未去外國之前，要在香港把英語學會，所以想入香港大學，他父親就越發惱怒了。

和這封信同時，給木蘭也來了一封信，還寄來兩副象牙鈕扣給木蘭姊妹，和一個

銀粉盒給銀簾，什麼也沒有給他父母，木蘭姊妹把銀粉盒交給母親。

體仁的母親真感到了極度的侮辱而憤怒不已，照現在這種家庭規矩，給了環送東西，真是對於自己最大的叛逆；她又怕體仁回來，所以更決心早一天把銀簾打發出去。可是另一方面，銀簾却歡喜非常，她是決意在姚家死纏了。

有一天午後，她冒雨出外說去看碧霞，理由是碧霞前些日來看過她；可是木蘭猜到她是托人給體仁寫信去的。

雨一直下到八月初，這中間孔家母子自從體仁走後，一次也沒有到姚家來過；當然姚家也因為銀簾的事情，鬧得家裏亂七八糟，也沒有餘暇來顧他事，體仁又從香港寄來了一些畫片，叫木蘭姊妹轉交給曾家的弟兄和孔立夫，姚太太看見了這個就想起立夫了。

「孔太太和立夫長久沒有見着了，不知怎麼樣。」姚太太說。

於是就乘天晴，叫僕人帶一點禮物去看看，請他們來玩玩。

第二天孔立夫來到姚家，並謝姚家送給他們的物品，順便探望思庵夫婦；說起四川會館因雨坍了屋頂，以致暫時只得在廊下安身，思庵聽了很爲關心，立刻請他們搬過來暫住，立夫起初還要客氣，經不起思庵夫婦和木蘭姊妹的勸說，大家說看在傅先生的面上，你們也應該來住的，立夫才答應次日搬來。

第二天，孔太太就帶着立夫和環兒搬來了，突然由破屋般進闊人家來，自然一切都使他們感到驚奇不止的。

自從馮子安由杭州來後，文樸爲着一家團樂，所以全家都一桌吃飯，立夫母子也坐在一桌上，文樸數着吃飯的人數，共有十二人，很覺歡喜。

吃飯時却常談東說西，也頗熱鬧。有一次提到會家，說靖亞已和牛家的素雲定親，立夫便問：是不是牛財神的小姐，姚太太說是，問他怎麼知道牛家的事，立夫說牛家的二少爺通玉和他同學，所以知道他。又講起通玉的事，通玉在不久之前，因功課不好，屢次留級，反而恨教師不留情面，竟拿了手鎗去恐嚇，倒被學校開除，他懷恨

在心，又派人在黑夜裏將校長打個半死，聽得木蘭姊妹都搖頭吐舌說，天下那有這種野蠻的人。

這天吃完飯，阿非叫父親領他去看發大水，因着這一夏的大雨，所以北城的水漲的很大，還沒有退下去。

思庵就帶着木蘭，立夫，阿非，紅玉，環兒，一同去了，莫愁因要在家洗衣服不肯去。這些人馬車當然坐不下，所以就分乘四輛洋車，紅玉和阿非同乘一輛，立夫和環兒同乘一輛。

文樸領着這一羣孩子，向什剎海去，離家向北，由鐵獅子胡同向左一拐，順着皇城跟走沒有一刻鐘就到了。

平常這地方是很熱鬧的，這些日，因為漲大水所以幾乎不見人影，只有兩三個女人乘着圓木桶，在水裏採蓮蓬。

他們上了一家飯店的樓上，一邊喝龍井，吃新鮮的蓮蓬，眺望遠方的紫色西山，

鐘鼓樓，北海的白塔，眼底下就是一片大水，小孩子看見了水，都歡喜的了不得。

思庵和木蘭，立夫，閒談起來，談來談去，談到了體仁的身上，立夫說他有這種好機會，可去而仍不去，豈不可惜，思庵臉色頓時改變說：

「這個孽障還有什麼可說，你們不妨寫信勸勸他，我一想起他就上火，他真不是人！」

思庵又說，已經寫信給香港的朋友，調查他的實在情形。

木蘭看見父親的大眼睛，黑色的頭髮，高高的前額上膨脹的血管，也很覺悲哀。

「也許這件事怎麼都可以。」思庵接着說下去，「他不到英國去倒反而好，能省了許多錢，他到英國也就學點照相之類吧！可是，有錢人的兒子若是都好，有錢人就永遠有錢，窮人就永遠窮了，天道循環啊！」

他這樣說完，一時怒氣已消，就像無所介意的和阿非逗着玩了；他一定又想起自己的小兒子和女兒們的將來了。立夫默默不言，他正好和本蘭的哥哥成爲一個無

言的對照，木蘭心想，她的哥哥若像體仁一樣，他們一家該多麼幸福，她又多麼可以自傲啊。

這時候，忽然聽見樓下人聲喧鬧，都急忙下樓去看。原來是一個採蓮的少女翻進水裏去了，尖聲喊了幾聲，在水面漂了幾漂，就沉下去了。她們家裏的人，都急忙跑來搭救，但已經晚了，許多人圍着那死了女兒的母親，看樣子十分悲痛，大家都說：「這湖裏有的是淹死鬼，所以時常淹死人。」

紅玉是神經過敏的孩子，所以臉色嚇的蒼白，這件事給了她極強烈的印象，好些日子她總是問，那個女的死了變什麼，她母親不讓她再問第二次。

姚家大小，因為這件事，很興奮而又很憂悶的回家來了。

立夫母子住在姚家雖沒有幾天，但在感情上已增進了不少，木蘭姊妹甚是想重立夫，不論什麼地方都很體貼他，莫愁甚至親手給他燙衣服。所以孔太太也很有心想要

莫愁作婦，總因貧富懸殊，不敢開口，立夫常到思庵的書室裏去看書談天，思庵極愛他的真率，也有了將莫愁許配給他的念頭。

曾家的曼娘聽說姚家住着客人，就疑心是孔家母子，他爲何知道立夫的事呢？第一次是靖亞和興亞送體仁上火車回來時說的，第二次是那天圍觀淹死的女人時，曾家的看門人恰巧也在那裏，他回來說看見有一個男的和木蘭在一起。

曼娘就特地去看看，到了姚家，一見果然是立夫母子，她對於立夫的印象也很好，又見木蘭姊妹對待立夫的樣子，心裏恐怕思庵夫婦將木蘭許給他，所以回家之後，就慫恿翁姑趕緊去說親。

過了幾天，四川會館的房屋已經修好，原來因爲得到一個無名氏捐了二百元錢，所以才能修成，至於這個無名氏是誰呢，後來從傅先生那裏聽到，就是姚思庵捐贈的。體仁就向思庵道謝，思庵說：

「用不着我真道謝，因為四川省對我有大恩，所以我才捐的。如果若問四川省對我有什麼恩，就是因為我的藥店許多藥材，都是從四川省來的。」

立夫就要辭了姚家，搬回去住了，將要走的前一天，正是中秋節，思庵特請傅先生來賞月吃蟹，這一夜談談笑笑，行酒令，說笑話，最是熱鬧，可謂盡歡而散。

大家談笑得很久，反而忘了賞月，思庵走到窗前，停止了脚步：

「看哪！月亮有個大圓圈。」

「啊呀，我們都忘了看月亮了。」珊瑚說了。大家都舉頭望月，看見了月亮周圍，有兩個美麗的圓圈。

「那就是災象啊，」傅先生說，「一朝將亡，必有一種怪象，不知是主何凶兆呢？」

「世亂多災，也就是因為人心太壞啊！」思庵吟起了某山古廟壁上的無名氏的題句：

「天泰地泰

人心不泰

人心維泰

天下皆泰」

大家說了一些話之後，都進屋就寢了。

過了幾天，曾太太帶了曼娘親自來向姚太太求親，這原是兩方意中的事，所以一說便成功。

不過木蘭心中略有些不悅，以爲自己已經許給曾家，那麼莫愁自然許給孔家；比較起來還是莫愁的命運好，不免有了一種羨慕，嫉妬的意思，不過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有一天，傅先生來探望思庵，談話之間，思庵說起立夫的長處，傅先生說，他可惜沒有女兒可以相配。思庵說願意將莫愁許給他，即請傅先生爲媒，傅先生欣然應允。在有機會的時候給他們提。

這時思庵已和傅先生說好，將兩個女兒送到傅先生在天津所設的那個女學校去讀書；在將要離家赴校之前，銀簾忽然失蹤了。前一天的早晨，姚太太拿一封信給銀簾看，說是她的嬌娘寄來的，叫她在北京擇配；但是銀簾細算日子，這回信不應來的這樣快，而且嬌娘是不識字的，更難辨別真偽，所以認爲這封信是姚太太和馮舅老爺假造的。便在那天晚上，將隨身衣服包了一包，又帶了體仁送她的兩隻翡翠戒子，和體仁所養的那條狗，從後門逃了出去。

銀簾在北京住了多年，所以地理也很熟，先僱了一輛洋車，到順治門內的鸚鵡區中，在一家小旅館裏寄宿了一夜。次日早晨，買些牛肉將狗關在房裏，獨自到大街上一家珠寶店中，賣了一隻翡翠戒子，得了二百元錢，有這些錢，只要省儉一點，也够

過半年了，於是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裏租了一間房子搬去住，她決意耐心等待體仁回來，她用女性特有的銳感，知道體仁的弱點，所以她知道體仁一定會跑到她的懷中來。同住的房東，男的早出晚歸，不知作的什麼事，女的叫華大嫂，烟癮很大，據說早先是唱大鼓的。丈夫出去之後，常有陌生的人來，到她的房裏抽大煙，有時丈夫回來時，看見屋裏有人，就悄悄地走出去。銀簾細看了幾天，就知道她是賣私烟的，所謂丈夫也不過是一個奸頭。

華大嫂和銀簾談談說說，很是投機，銀簾於是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了她，她聽了之後，就教導銀簾許多對付的方法。

銀簾從姚家逃走之後，別的丫環都說是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先打發羅大到碧霞那裏，問她是否知道，碧霞大為吃驚，也跑到姚家來問。姚太太就和子安商議，子安也以爲這事很不好辦，只是說銀簾的孀娘那邊他担保不會有什

麼問題。大家又關心到她出去後的生活問題，極容易偷的古玩等類，倒一點也沒有丟，這一點是很信着她的，雖也派人四出尋找，但是也並沒有拿她當作一回事，以爲走了也就走了，本蘭却以爲銀簾帶了狗走，很有詩意，這一點很足以表明她的忠實。

這時候，木蘭和曾家的三少爺與亞定親過禮了，親戚朋友都來送禮，立夫母子當然也來了。

木蘭看見了立夫，很有愛他之意，可是她現在已是屬於興亞了。

體仁在香港已接到銀簾的信，心裏憤恨母親的破壞諾言，就寄了一百元錢給銀簾，叫她安心等待。

同時，思庵已接到香港朋友的回信，知道了體仁的一切行爲。

體仁在香港沒有了管束，便花天酒地的胡亂用錢，不到兩三個月，身邊所帶的一

千幾百元錢，已所餘不多，就寫信向父親索取；思庵回信很明白地告訴他，錢是一個也不寄，叫他立刻回家。

放寒假那天木蘭姊妹從天津回來的時候，體仁也回來了，狀態已經大變，精神頹唐，瘦而且黑，嘴巴上留了兩撇小鬍子，帶了一副墨晶眼鏡，身邊所餘的，只有十三個銅子兒。

思庵看見了體仁，大發雷霆，立命人將他關在書房裏邊，餓他一天，倒還是他母親愛子心切，偷着給他送了幾個饅頭進去。

第二日，由馮舅老爺出來討情說，不妨帶到舖子裏去學買賣，可以監視着他，不許胡行，思庵方應允將他放出來。

翌日果然由馮舅老爺帶着同到舖中，去學買賣，所謂學買賣，也不過是在店中閑坐而已。

這天吃過午飯，體仁推說去探望船中認識的一個朋友，就離了舖子，依着銀簾所

開給他的地址去找尋，到了之後，兩人自有一番久別重逢的情話，親熱的了不得。銀簾又訴說她的苦處，華大嫂也帮着說話。

冬日天短，一個下午已過去了大半，天色將要垂暮，體仁就要回去；可是華大嫂早已準備下晚飯，四盤涼碟：熏魚，白鷄，醃肉，鷄蒸肝，銀簾知道這些菜都是素日體仁愛吃的，酒也端上來了，華大嫂也陪着他吃。吃完飯後，體仁拿出二十五元錢給銀簾，叫他買新的鴨絨被褥，又拿出五元錢要給老媽子，銀簾擋住了：「不要那樣亂花錢，一塊錢就不少了，現在已經有了家，應該省儉一點了。」她把老媽子叫來，很驕傲似的說：「姚大少爺給你的一塊錢，快點謝謝，以後來時要好好侍候。」

老媽子拿了錢，請了一個安笑嘻嘻的說：

「還要您費心，這位少奶奶常提起您，您真是一個好人，能當上您的少奶奶，真是前世修來的福啊！」

體仁要回去時，狗跟上來了，銀簾拉住了狗，一直送他到門口，他臨走還附耳向

銀簾說，再來時要買點東西送給華大嫂。他很覺得高興，颯颯然的回去了，他感到發見了新的生活，他自傲有了這樣一個了不起的秘密。

自此以後，體仁差不多每天到銀簾那裏去一次，並且常在舖子裏拿錢給她用，這時華大嫂已因銀簾怕被體仁看破不便，所以聽了勸告停止招接外客，連那個妍頭也一刀兩斷，一切開銷統由體仁担負，三個人很清靜地過日子。至於華大嫂是否和體仁有些不清不楚，那是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從此體仁就被他們二人所盤住，解不脫這束縛了。體仁也是每晚回家，所以家裏暫時未被發覺，不過都有些奇怪何以體仁竟不提銀簾罷了。

寒假過了以後，又到了年假，木蘭姊妹從天津的學校裏回家，帶來了一個同學來遊玩，她姓錢名素丹，家在上海，是一個辭心自由的女子，眼鏡革履，一派新氣，不

過脾氣還好，所以和木蘭姊妹意氣倒很相投。

木蘭回家之後，立夫也常來，來了就常和文樸閑談；這位老人和立夫之間，已發生了一種友情似的東西，他們也常談到時事問題和文學之類。可是很奇怪的，這位老人的思想是反而比青年人進步的，他時時到北京飯店去吃西餐，最初首倡將中國話改爲羅馬字拼音法的也是他。他的文學批評，也是很嚴格的，立夫喜愛六朝的駢體文的時候，文樸就說那過於修飾，是死的，無用的，僅僅是音與句的堆積。

「讀一點方苞，劉大槐和桐城派的文章吧。」老人說了，「哲學書也可以讀。」文樸所最喜愛的哲學家，就是那莊子。後來立夫由莊子得到很多的啓示，這全是受了文樸的感化；最初對於莊子和道教，他很覺得高深，他僅僅被莊子的文體的新穎與比喻的珍奇所驚異，蓄意的談諧與懷疑思想所迷惑。

但是文樸所給與他的影響，也有屬於建設一方面的。他一談到西洋的文物的時候，眼中就發揮了光彩；他不會說一句英語，但他觀察了種種西洋的東西，尤其他對於

科學的熱心是無限的，他也談音學，光學，化學，電學等的科學。

「應該研究事物的本身，不應研究別人對於事物所說的話。」

老莊之學與科學，是文樸所最喜愛的，而且這兩種完全在他的心中相調和，也許這是當然的吧，老莊對於自然表示興味，而儒教只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文學和歷史表示興味，老莊中的天才莊子，更感到自然的偉大，他感到了永久的季節的變化，自然的生長死滅的法則，生物的多樣性，無限大，無限小的驚奇。老莊的宇宙，是變化，變動，相反之力的相互作用的宇宙；非人格的，無名的，無言之神的默默的法則所支配着的。這個神是無名，而又無法名其名，所以老莊的人們就暫稱之爲道。文樸以爲由現在的西洋科學，漸漸的開發了自然的驚奇，所以青年的立夫，不可失去這種研探新發見的機會。

「在我們，音只是音，光只是光。」他對立夫說，「可是外國人就把她用之於科學；造出了留聲機，照相機和電話，據說又有了電影，我還沒有看見，多學一點新世

界的新的東西吧，歷史什麼的可以忘掉他。」

他所說的，比他的友人老學者傅增湘還要進一步，立夫很欽佩文樸的青年人的心；聽他的話，比聽到由英美留學回來的人的話，還要受感動。

但是立夫的興味是在文學，這一方面，文樸借給了他許多林琴南譯述的西洋小說，這對他給與了很大的影響。

在寒假期中，木蘭姊妹也常到會家去玩，不過因為已經許親，不大好意思，所以走得沒有像先前那樣勤；有時會家弟兄來探望姚太太時，木蘭也常避面不見。

這時阿非和紅玉，都已漸漸長成，兩人非常要好，不過紅玉身體很衰弱，氣量也比較狹窄，因此免不了常有些小小的爭吵。

木蘭姊妹在寒假滿後，依舊回了錢素丹回到天津學校裏去讀書。

年假時，木蘭姊妹回來一次，新年是一轉眼就過去的，過完年姊妹二人又回到天津。

漸漸到了春天，木蘭隱藏在心中的秘密也更覺痛苦，時常無端會想起那英俊的少年立夫。但是這種單戀的痛苦，能向誰訴說呢，在這個最傷懷的春天，她就愛讀起詞來了，她尤其是最愛讀女詞人李清照的聲聲慢：

「尋尋 覓覓

冷冷 清清

悽悽 慘慘 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

真傷心

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

憔悴損

而今有誰堪摘

守着窗兒

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

怎一個愁字了得

春去夏來，體仁每夜回來得更晚了。起初是每天傍晚回來，有時推說朋友請吃飯，朋友請看戲；後來愈弄愈遲，到家時總在半夜三更。但是姚太太不論遲早，總要等到他回家才肯去睡，一來也是母子情深，二來也是想要用這來感化他；體仁有時也天良發現，勸母親不必等他，但是姚太太說：「你不回家，即使去睡，也是睡不着的。」所以照常等候，而體仁也拿母親的話當作耳旁風，照常晚回。

這事情由體仁口中，傳到銀簾耳裏，銀簾心中暗喜，更故意纏住體仁，不放手早回，她以為這就是對於以前的女東家的報復，也是對她的一種刑罰。

體仁在舖中所支的錢，也愈支愈多，起初不過每次數十元，漸漸改爲每次幾百元，後來竟一千兩千的索取，馮舅老爺因他是少掌櫃的，而且舖子裏本錢大，也不在乎這些。所以初時他要多少就多少，後來因爲數目大了，怕被思庵知曉，受他埋冤，也曾勸他掙節一些，並問他這許多錢作何用處，體仁回答說盡是賭債，如果不還；不

但顏面有關，並且恐怕要討上門來；馮舅老爺無奈，只好照數給他，不過暗地裏盡情告知了姚太太。

體仁所要去的幾千元錢，盡都變成了銀簾的寶石和衣服，她現在打扮的已像哪家闊太太，搬到了更精緻的屋子裏去住，一切的陳設都是非常豪華，他和華大嫂二人，想盡了種種的心思，來迷住體仁。

有一天晚上，體仁從銀簾那裏坐洋車回家，走了一段路之後，忽見自己那條狗跟在後面，連忙下車將牠牽了回去，但上車之後，那狗依舊跟了來，這次是走了許多路之後方始發覺。這時夜已很深，體仁不願再跋涉往來，所以就下了車，走進一家旅館。從後門出來，向家裏走去，回頭看已不見那條狗，才放心前行。不料第二天，那條狗竟在宅門口發現，後來並且走近宅裏，蹲在體仁的臥室裏邊；羅東就去稟告老爺太太，大家就疑心到銀簾必然仍在北京，但不知已否和體仁會面，且等他回來，看他的態度怎樣。

那晚體仁回家尚早，看見這狗，故意裝出詫異的神情，向姚太太說：

「這件事證明銀簾還在北京，爲什麼不派人去找尋？如果餓死，豈不罪過。」

姚太太說：「這是她自作自受，哪個去管她。」

體仁聽了，便也不再說什麼，過了幾天，那狗生了一窩小狗，體仁挑了一隻，推說送給朋友，拿去給銀簾，她一見很覺討厭，說爲什麼拿這惹禍的種子來給她。

又過了些時候，有一夜，體仁喝得酩酊大醉，踉蹌回家，一交跌在幾隻小狗身上；體仁跌在地上，立不起來，手裏抓住了一隻小狗，一面打一面罵，罵她是惹禍的種子。母狗看見，狂吠起來，亂咬體仁；思庵夫婦和羅大，羅東聽見鬧得利害，急忙走過來看視，百忙中桌上的洋燈又打翻熄滅，滿屋漆黑，那母狗還是亂咬亂吠個不停。這時但聽得有一個人倒地 and 呻吟之聲，好像是姚太太的聲氣；等到別的了環拿燈來照看時，方知倒地的正是姚太太，磕青了額角，扭傷了手腕，呼痛不止。體仁倒沒有什麼，只不過手上被狗抓傷了一處，有些流血。

第二天體仁去母親房裏探視時，被思庵大罵一頓，罰他在母親床前跪了兩小時；並說，照他這種不肖，一家已無後望，待木蘭兩姊妹出嫁之後，只有散去家財，出家修行之一法，到那時看他怎生過日子。

從發生這件事情以後，體仁也回來早一點，不過久了又故態復萌，而母親就不像從前那樣的等待他到夜半。

次年的夏天，莫愁病了，木蘭又快要出嫁，所以那一學期，姊妹兩都沒有到天津去讀書。

曾家的次子靖亞，已和牛家的素雲作過親，據說嫁粧共有四十八扛，上自珠寶，下至銅錫，各項器具，應有盡有，看的人都稱羨羨慕，牛小姐自然也得意非凡，驕傲的了不得。

有一天，曼娘來探望木蘭，告訴她說，牛小姐到了曾家之後，態度異常傲慢，對

待公婆十分無禮；公婆略爲說了幾句，她便一厥嘴轉身就走，餘外的人更是不在她的眼裏。並說木蘭也是有錢的，而且本領也比素雲好，將來嫁到曾家後，看素雲怎樣對付。木蘭說：可惜她的哥哥不掙氣，恐怕要被素雲譏笑。曼娘說：素雲的兩個哥哥狂嫖濫賭，無惡不作，也不見得好在那裏，天如有眼，應當給些報應才好。木蘭說：「等着瞧吧，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等來早與來遲。」

曼娘和木蘭說了半天話，回家去了。

這些時，思庵常說要到南洋去游歷；但是要等木蘭定了出嫁日期，莫愁行過定親禮才好。所以乘着有一次傅先生到北京來的機會，就挽他爲媒，和孔家行盤定親；恰巧正在西太后和光緒帝駕崩的國喪期中，所以一切沒有鋪張，只由孔家送過來幾色定禮，姚家回了一套袍褂，便算了事。

西太后是一個極厲害的女人，她在患病沉重，自知無望的時候，先命人拿毒藥將光緒帝毒死；所以光緒帝是突然駕崩，西太后却後死，相差不過兩天。光緒帝在臨終

時節，依舊忘不了袁世凱的好詐，特將手指咬破，寫了一道血詔，將袁世凱革職永不敘用。

這時人民因清廷的腐敗，各處已醞釀着革命，宣統繼位之後，攝政王又是個無用之徒，於是革命的暗流，益加激盪；眼光遠大的人士，都已知革命萬不能免，思慮就是這群人中的一個。所以他打定主意，要帶阿非到南洋去一次，想替革命運動出些力，但這是叛國大罪，所以一些也不敢告訴旁人；臨走的時節，向家中支去一萬五千元錢，並向馮舅老爺說，將來或許還要支些，姚太太問他帶這許多銀錢去作什麼用？他也只笑笑，不說所以。

木蘭姊妹疑心父親是在實行對體仁所說過的散財那句話，但是姚家的財產共有一百多萬，一時也未必能散盡的。思慮答應在次年木蘭出嫁之前，必定回來。

體仁看見父親拿了那許多錢，帶阿非到南洋去，心裏很氣不過，也向馮舅老爺要支一萬五千元，說去還賭債。馮舅老爺因為數目太大，便去和姚太太商量，經不起體

仁的百般懇求，依舊給了他。

體仁自從父親出門，沒了管束，漸漸整夜不歸，母親問他，他反說年紀大了，行動自然可以自由。有一次竟一連五夜歇宿在外，第六天回家時，姚太太逼着問他住在那裏？他說：

「媽不必多問，反正我是在作着一樁理所應作的事。」

莫愁在旁氣不過，插嘴說：

「不必多問，那麼哥哥是不是在銀簾那裏？」

體仁略略遲疑一下，認爲已沒有隱瞞的必要，就變了態度說：

「唔，是的，我怕母親傷心，所以沒有說破，就是這麼一點事。」

姚太太這一氣，真氣得幾乎死去，將銀簾，千姨子，萬賤貨，狐狸精的痛罵了一氣。

體仁阻止說：連孫子也生下了，何必再罵，罵來罵去，也是罵的孫子的媽。她還

說是前一個月生的，所以那幾天一連有五六天沒有回來。

姚太太就和馮舅老爺計議要將孩子領回來，因為孩子究竟是姚家的骨肉。

先由珊瑚領木蘭莫愁，到銀簾那裏去軟說，被銀簾堅決拒絕。姚太太不得已，就派了羅東，帶領僕役們去強搶，經過了幾次的搶奪，才將孩子奪了回來，銀簾急的直罵：

「不是人啊！殺千刀啊！祖宗三代不會得好的啊！強盜啊！姚家的子孫，都要下十八層地獄啊！」

這天正好華大嫂和體仁都不在，等華大嫂回來的時候，她還一個人伏在床上，連哭帶罵不已。

體仁來了，聽見孩子被搶，氣的了不得，他一定要去把小孩子搶回來，經華大嫂勸着說：

「這事情應該從長計議，熟語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事情不是這麼容易，大少爺應該先和老太太說，讓銀簾妹妹進姚家的門最好，可是將來別忘了我啊！」

體仁回家以後，怎麼說母親也是不聽，後來就要把孩子搶走，經過羅大，羅通以及許多僕人的爭奪，才沒有讓他奪走。

銀簾看孩子也沒有奪回來，姚家仍然不許她回去，就非常失望，大聲痛哭，第二天跑到姚家門口大罵：

「天地良心啊，他們把我兒子搶去，不讓我進門啊，他們要拆散我們母子啊！街坊們，走路的先生們，你們給評評理啊！」

姚家怕體面上不好看，就由羅大和羅東，強把她拉進門房去，浮香和金蘭都出來勸她；她自己也覺得是爭不過他們的，後來由金蘭陪着她瘋瘋顛顛的回去了。

銀簾自失去兒子，終日悶在房中獨自哭泣，華大嫂去推門，也不讓她進去，直到第三天，體仁去看她，敲門不應，硬打開門闖進去一看，不料銀簾竟已懸梁自盡。

體仁就一面哭一面去告訴母親：

「媽！你把銀簾逼死了，你把她逼死了，小心她的鬼魂來向你討命！」

姚太太又氣又怕：「仁兒！你爲着一個女人，你倒來咒罵自己親生的媽啊！」

從這件事發生以後，體仁有一個多月沒有和母親開口說話，他也不常回家來。

馮舅老爺主持辦了銀簾的喪事，浮香和金蘭也都去幫忙，屍體埋在郊外。

從此體仁就在華大嫂家住，究竟華大嫂年歲大識事務，擺弄得體仁極爲柔順。

體仁也從華大嫂那裏學會了抽大煙，一抽起大煙，會忘記外界的騷擾，能尋求寂靜的美麗的瞬間，這誠是一件新奇的快樂。

她也容許體仁到前門外的簃子裏去逛，她說：「長點經驗倒可以，千萬不要遭上病。」總而言之，他們二人是極爲相好。

許久沒有回家的體仁，這一天又回去了，他一見着母親，就喊起來：

「反正孩子的媽叫你逼死了，父親攆我出去也不怕，咱們姚家從此就散吧！」

這就是他對於母親的問安語，母親當然也沒有理他，她只是用哀愁的眼睛望着兒子；母親在這僅僅幾個月之間，添了許多白髮，晚上時常作夢喊起來，在暗地方就害怕。

銀簾生的孩子，取名叫伯牙，由珊瑚育養，很奇怪的，姚太太一見這個惟一的孫子就害怕，珊瑚不得不把他在姚太太看不見的地方養着他。

不久，思庵帶着阿非由外回來了，家裏正鬧得宅亂家翻：妻子的面貌已老了许多，長子也不在家裏，人人都帶着一副悲傷的臉。

子安報告說：「體仁在三十晚上，支出了一萬五千元。」也不過說了「很好」兩字，別無他語，但木蘭姊妹很爲驚訝。

又聽說銀簾死了的話，頗埋怨姚太太爲什麼不讓銀簾回來；既已生了兒子，生米已成熟飯，前情自可不必再提。

思庵又親自去看銀簾的墳，給她修了一修墓，又給銀簾作了一塊牌位，安置在姚

家的祠堂裏。這樣，銀簾死後也算是姚家的人了，姚太太雖因此稍爲失去了一點體面，不過算作對於銀簾在天之靈的和解的表現，她也答應了。

木蘭的嫁裝，就在這樣混亂之中進行準備了，首飾置了不少，可是眼見着這種混亂的家庭，木蘭極願早一日出嫁到更平安一點的家庭裏去度日。

有一天，思庵在晚飯後，面色很悲痛似的說：

「禍福循環，本是天道，等阿非長大，木蘭和莫愁出嫁後，我就走我的路，你們就各走你們的路去吧！」

女孩們聽了父親這話，很覺害怕，父親將來不知何時就要和自己相別，這怎能令人相信呢。拆散一家人家，都是體仁，所以她們很恨體仁。

「爸爸，我們是女孩子，怎麼都可以，不過阿非請您好好教養他成人吧，再者您也有孫子了，壞竹也能生出好筍來的啊！」

木蘭含着淚這樣說，可是父親也未置答，靜靜的說道：

「總而言之，就像俞曲園的詩中所說的，家族，都是這人世上偶然聚合的過路人，人生，就像木偶戲似的，唱完了戲，戲臺就疊起來，戲子就各歸各人走開。」

木蘭在宣統二年，她十九歲那年出嫁，這次的婚禮，極為奢華，哄動了北京全城。這當然有種種的理由：第一，兩家都有錢，第二，姚氏夫婦都痛愛木蘭，曾家也向人誇耀一下有這樣一個才貌雙全的好媳婦。第三，曾家的二少爺娶了牛財神的小姐，所以這次當然也不能比起來太差，而且木蘭的父親，對於錢財已經不很看重。

據思庵說：「財富就是像焰火一樣，亮了一亮就滅了，所以給兒孫遺下財產，是沒有意義的，終歸是要消滅，應該用的錢，就毫不吝嗇的用上，這樣才有意義。」他早已從數月以前，就從福建請來了做焰火的匠人。因為他往南方旅行去的時候，就極佩服福建的焰火做的巧妙，所以就預先約請好，以備木蘭出嫁時用。

結親那天，來客很多，都是些王爺，貝子，貝勒，大臣，九門提督，京兆府尹。各省的巡撫，牛尚書和袁世凱也都送來了禮物。

院中早已搭起戲台，裏外房屋油漆一新，懸燈結彩，好不熱鬧，唱了三天三夜的戲。

說起木蘭的嫁粧，比牛家的四十八扛還要多，一共七十二扛，據說價值五萬，而貴重的古玩還不算，發嫁粧那天，東四牌樓大街都圍滿了看的人，哪個不口口稱贊。貴重的珠寶玉石，因為是裝在玻璃匣裏，所以看不見，只是眼睛所能看見的，就有以下這些——金如意一個，銀如意一個，玉如意四個，彫龍金鐲一副，金項串一個，金床帳鈎一對，金塊十個，銀飲食器皿兩套，銀大花瓶一對，銀小花瓶一對，銀邊漆盒一套，銀蠟台一副，銀佛一尊，銀塊五十個，玉製動物擺飾一套，紫水晶一套，琥珀紅玉一套，玉別針，耳環，戒指一套，玉首飾一個，鳳形玉首飾兩個，玉石大匣一個，瑪瑙小匣一個，褐玉筆架一個，綠玉鐲兩副，白玉鐲一副，玉觀音像一尊，白玉印

石一對，赤玉印石一對，玉柄蠅拂一個，玉口烟袋兩個，玉製古盆一個，水晶花鑲碗玉造花六盆，真珠項串兩副，真珠別針，髮針，耳環，戒指一套，真珠鐲一副，真珠小項串一副，接連着又是青銅古鏡，洋玻璃鏡，梳粧臺，白銅手鐲，水烟筒，座鏡，脚盆，衣櫃之類。其次是文具古玩，又是檀木的壁櫃，桌椅，古硯，古墨，書畫，磁器，漢鼎。還有一箱象牙擺飾，十箱綾羅綢緞，六箱皮衣，二十箱衣裳，十六箱被褥等等。

以上這七十四扛嫁裝，長有好幾條街，胡同口的車馬都停了五六分鐘，看着的人都驚嘆不已，看着的人都嘆眼福不好。

曾二少奶奶見了很不自然，用譏諷的口氣說，這一次不但娶了姚小姐，而且也搬了姚家半家家當過來，曾太太聽了很生氣的說，曾家所要的是木蘭這個人，何必提到嫁裝好壞，多一些難道反而不好嗎？

喜事那天極盡繁華富麗，自必不說。來賓都稱贊木蘭好看。到了晚上，照例要鬧

新房。

與亞有一個同學，很會說話，由他領着去鬧；他說了半天的笑話，引逗得聽者個個大笑。他所說的第一個笑話就是這樣：

「有一個人沒有錢過年，妻子問他怎樣辦法？他回答說別忙；說時一個剃頭的挑了担子挑過，就喊他進來，命他剃頭，並叫他連眉毛一齊剃去。等到左邊的眉毛剛剛剃下，他立刻跳起來說，爲什麼把他眉毛剃去，說他新年裏怎樣見人，要和剃頭的去打官司。剃頭的沒法，賠了他三百個大錢，方肯罷休。妻子問他，一條眉毛像個什麼樣子，他笑着說，年關雖已過去，但還要留着左邊的眉毛預備過元宵節用呢！」

這個笑話說完之後，衆人還要他說下去，所以他又說了一個：

「有一個善忘的人，帶了一把扇子到大樹底下去出恭，隨手將扇子擱在樹枝上，然後蹲下去。出完恭立起來，看見那把扇子，很快活的說，今天運氣真好，出恭還拾到一把扇子。走的時節，一腳踏着地上的屎，他便怒罵道：誰撒的狗屎，踩了我一鞋

子。L

鬧新房的目的，是在使新娘受窘以爲笑樂，可是遇到木蘭竟使鬧的人無所施其技。因爲木蘭大方洒脱，別人笑，他也跟着笑，說笑話的人說完之後，她並且道個萬福向他謝謝，這一下子竟使鬧新房的人再也鬧不下去，只可搭訕着——散去。這一件事，使會家的人很佩服木蘭的大方能幹。隱然顯出不論人品才能，三少奶奶比二少奶奶高。也使會太太更爲歡喜看重，以後凡有家務總和她商量，因此木蘭雖然進門在後，但是身分權力反在素雲之上，而興亞的滿意，更不必說了。

第四天新娘回門，姚家設宴接待，吃完晚飯，就點放焰火。阿非從一早就等不及了，恨不得叫日頭快落下去。

高高的焰火架子，搭在西邊的廟旁的空地上，一來家人可以由後花園看見，二來據文樸之意，也想和近鄰們與衆同樂。

到了晚上七點，看焰火的人都擠滿了，於是就開始點放。其中有火中蓮，八仙上

壽，七煞除妖，連陞三級等花樣。放的時候火花四射，如萬道金光，看的人都拍手叫好。放完了以後，圍看的人都紛紛四散。

紅玉很失望似的問道：

「完了嗎？」

「自然完了，焰火不能總那樣亮的。」阿非回答。

「沒有意思，我不想再看焰火了。」紅玉又說。

阿非把紅玉領到別處去以後，與亞對木蘭說：

「紅好玉像很憂愁似的，她怎麼是這樣一個多愁的孩子！」

這樣，木蘭的婚禮也和焰火同告過去。

**第二部 園中的悲劇 (TRAGEDY IN
THE GARDEN)**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

夢哭泣者且而田獵

.....

是其言也

其名爲吊詭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

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宣統四年，革命爆發，清廷退位了。

革命軍於八月十九日在武昌起義，不多幾天各處紛紛響應；各省的巡撫，凡是滿洲人被殺的被殺，逃走的逃走，清廷一看情形不對，趕緊下罪己詔，赦免黨人，立刻施行憲政，但是大勢已去，不能挽回，只好和革命黨言和，宣統帝下詔退位。

十一月十六日，孫中山從歐洲經美洲回到上海，四天之後便當選為第一任大總統，改用新曆。

這次的革命當中，滿洲人喪命的並不多，但受到的痛苦很深切；因為八旗人民向來依靠他人為生，他們在這二百七十年間，終日無所事事，只知吃喝玩樂，到了日子便向宗人府伸手拿錢，從來不曉得辛苦掙錢，現在一旦失其所恃，所謂樹倒猢猻散，自然苦不堪言。一個一個又都是驕生慣養，說着溫雅的官話，做事吧太懶，偷吧太下

賤，要飯吧又怕害羞；年輕力壯的，不得已還可拉拉洋車度日，其餘簡直只可束手待斃，往往一家人只有一件衣裳替換着穿，可是雖到這個地步，依然要說大話，死要面子。以下所舉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有一個旗人，上茶館喝茶，買了一個燒餅，吃完之後，看見有幾粒芝蔴掉在桌子縫裏，就有點捨不得；用力將桌子拍了一下，使芝蔴跳出來，用手指頭蘸着往嘴裏送，一面還自言自語的裝出憤恨的樣子，以掩飾他拍桌子的舉動，嘴裏說：「我當不是一粒芝蔴呢！」這時被他這一拍，驚動了鄰桌的人，過來看了一眼，裝出了怪態說道：「我當不是一粒芝蔴呢！」

正在此時，他的女兒走過來高聲說：

「媽要出門，沒有褲子穿，爸爸快回家吧。」

他還要擺架子說：「怎麼沒有褲子，爲什麼不向描金箱子裏拿。」

「爸爸忘了吧，描金箱子不是端午節已經送進當舖了嗎！」

那旗人這時有點窘了：「那麼爲什麼不向嵌螺鈿的櫃子裏去拿一條。」

「爸爸又忘了，嵌螺鈿的櫃子，去年過年早已當掉了。」

這是很殺風景的事，那旗人只好漲紅了臉和女兒走出茶館。別的客人都拿他作爲笑柄。

但是這種苦境，也不僅限於旗人，北京官場的官員，也都有種種的苦楚。滿清時代的官場，大都依靠私情提拔，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清朝既已滅亡，只好各自別尋生路。宦囊富裕的尙可在租界上買一所房子住着，作作遺老，並且因爲有的是錢，還能鑽營仍進政界，再去作官；貧苦的小官員便不同了，一旦失去了飯碗，只好流落在京，度那借討爲生的日子。

木蘭的家中，一則好在是經商的，藥與茶，在中國是很少受到影響，所以革命對於他們並無阻碍，營業照舊開辦。

至於木蘭的婆家會家，情形略有些兩樣。曾文樸是老官僚，而且素來篤信孔孟，

對於革命黨的一切標新立異，自然看不入眼，他認為共和國家是沒有皇帝的，無君則無父，這怎能成爲一個國家，所以他決計退隱。雖然袁世凱不久重行登台，特來請他出去，他依舊抱定宗旨，拒絕不應。

木蘭在會家，極爲翁姑所寵愛，一切家事都由她幫着料理，她也從來沒有惹翁姑生過氣。不過有一次，是在清帝退位之後的某一天，她竟拿剪子將與亞的辮子剪去；曾文樸因爲沒有先向他請示，心裏有些不悅，但因已成事實，所以沒有多說什麼，過了些時，也就忘了。曾文樸自己的辮子，則是在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大總統之後，看見袁世凱也剪去辮子，方始跟着剪去的。

木蘭在嫁後的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女孩子，取名阿美，因爲是女孩子，所以沒有請客開賀。

與亞在娶親六個月之後，已和哥哥靖亞在內務部裏得到一個小位置。

在這次革命裏，北京的秩序並沒有受到影響，一切都是和平解決的；清帝雖然退

位，依然容他們住在禁城裏邊，維持着舊日的一切制度，讓他們開了大門作皇帝。新政府的政權，是握在袁世凱那般武人的手裏，種下了以後十數年中軍閥互相殘殺，爭奪地盤的種子。不過社會却有了極大的變動，如改用新曆，改穿西裝，改用西國政體，都是和舊制截然不同；使人民好似踏進了一個陌生的境界，一切都覺不慣，甚至手足無措。

牛家在革命期中，雖沒有損失，其實是已經無有可以損失的東西了；原因是在一年之前，牛家的次子通玉，中了人家的圈套，被人家加上了一個擾亂清淨佛地強搶民女的罪名，以致於連他父親的官職都因此丟掉。

那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牛家的人向來都是蠻橫無理，牛太太的汽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碰壞了人家的東西，從來不知賠償，警察也從來不敢干涉。兩個兒子在戲園子裏看戲，看見人家姨太太長得好看，就叫馬弁硬請過來，陪他們過夜，諸如此類，無法無天的舉動，不一而足。

懷玉雖已娶親，但夫人柔弱無用，管不了他；通玉還未娶親，更是沒有纏綿的野馬。有一天，通玉看了一個商人的女孩子，千方百計的哄騙，居然弄到了手；但過不了多少天，便生厭心，將他拋棄在一旁，另外又去追求一個鄉下女子。

商人的女兒自怨命苦，一剪刀削去頭髮，走進尼庵去當尼姑。她父親憤無可洩，便起了惡念，花了錢托人叫到一個相貌極好的妓女，教導了她好多天；然後替她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去住，又給她穿上華美的衣服，命她天天上茶館酒樓去引誘通玉。不久之後，通玉果然上鉤，常在她所租的一所房子裏私會。一日，女子故意失約不去，而叫一個僕婦去告訴他說，家裏父母要替他許配人家，所以不能來，並且叫通玉不可負心，定要設法救她。過了三天，又有人來通知說，她因事情無可挽回，已經削髮爲尼，現在某處鄉間尼庵裏邊，通玉聽了，急忙領人到尼庵裏去探望她；見面之後，她先說明怎樣因受逼而出此下策，他說，一條心始終在通玉身上，要通玉務必來救她出去，這是等於暗示叫通玉來搶她。待通玉走後，她又故意裝出驚慌的神色，奔去告知庵

主說，方才來的是牛尙書的二少爺牛通玉，將要帶了人來搶她出去，懇求庵主設法救她。這件事沒有多少時候，已傳遍了全村，引起村人的公憤，決計集衆抵抗。

第三天的傍晚，通玉果然帶了兩個馬弁到庵裏找尋這女子，經庵主幾聲救命的呼聲，村人立刻拿了鋤頭棍棒管兵器，飛奔而來；通玉一看形勢不對，飛逃回家。

次日，仍不肯罷休，差一個人去向庵主討這女子，並說，如若不給，定要封尼庵。過了一天，尼庵果然被封，並且將出頭的幾個村人拿了去。村人知道了，便聚集了幾百個人，一齊捧了香，同到天安門前跪在地上告御狀；宮裏的人出來問了細情；答應他們啓封尼庵，釋放村人，通玉的案子由主管衙門秉公審理，村人聽了方始散去。

後來這件事被一個姓魏的御史知道了，他原和牛志道不對，特地親自私行察訪，採得牛家許多罪狀，參了他一本；結果是牛通玉處斬，牛懷玉監禁三月，牛志道革職免官。這還是王軍機代他求情，從寬辦理的。

所以在革命以前，牛家早已喪失了一切地位和勢力；這時便無所謂損失，而袁世

凱的重新登台，倒使牛志道生了一種新的希望；可是他的聲名實在太壞，以致袁世凱也不肯提携他。至於懷玉，倒還是仗了妹夫曾靖亞的荐引，方能在某機關裏得到一個低級的位置。

牛家的禍事，當然使素雲十分喪氣，面上無光，而且還時時疑心別人在背後讪笑她。

文樸夫婦也怕她難堪，所以命家人一概不許提起此事。木蘭這時爲表示親熱，特叫興亞到監中去探望懷玉，自己親自到牛家去慰問牛太太。不料木蘭這般的舉動，反而引起了素雲的誤會，而更爲恨她。

實情是因爲木蘭到了幾次牛家，又被她知道了幾樁醜事，以致素雲疑心她故意存壞心。

木蘭所知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有一次上牛家去，看見牛太太正在叱罵她的大媳婦，說她的父親太沒良心，不該乘着牛家遭禍的當口，向牛家所開的錢莊提取存款。因為沒有讓他們提去，發生了口角，所以牛太太拿了媳婦出氣。媳婦說，這是她父親所作的事情，她並不知道，但是牛太太依然罵個不休。

第二件事是：有一次去，看見一個木匠作頭，向牛太太討錢，據說三年之前，他替牛府在方家胡同蓋造一所房屋，合同訂明造價三萬五千元，完工付價的時節，硬扣去他八千元，答應衙門裏邊如有工程，定讓他去作，以爲補償。他因懼怕牛府勢力，所以當時沒有敢多說。後來衙門裏邊確有幾起工程，但是都給了別人，他絲毫沒份，因爲受不起這麼大的損失，所以要牛府償還。牛太太推說沒有錢，不肯付給他，於是乎鬧起來。

第三件是更爲素雲所不願意讓木蘭知道的，就是他父親在外邊所生的一個私生子，名叫黛雲，這年八歲。牛太太極厲害，決不肯讓孩子的母親進宅，她給了她三千元

錢，逼她離開北京，將那個女孩子領了回來，初不料這女孩兒將來竟是一個舊制度的叛徒，於是引起許多事故。

牛太太見袁世凱重新秉政，以為機會來了，就叫志道去鑽營，但袁世凱很識人，知道牛志道這人是不能用的，所以始終隨口敷衍，並不給他位置。志道漸知無望，方死了心，將全家搬往天津，一心去經營她的商業。素雲因在曾家失了面子，並且因有曾太太在上面，不能手掌大權，心裏很不樂意，所以也就以探望父親為名，時常到天津去住。

興亞因過不慣小官僚生活，這時已辭職居家，曾文樸原看不上那些新的制度，所以並不說什麼。

興亞在家無事，常和木蘭出去吃飯遊玩，像三海，天壇，中央公園，故宮等處，這些新近開放的地方，他們都去玩過。

有一次，興亞夫婦竟又邀了曼娘帶着阿蘇，一同到前門外一家飯館吃了飯，又去

看電影，回家之後，方始說明。文樸便不能再忍，就當着興亞說：

「年輕婦女，焉可時常在外面亂跑，尤不應該看那種淫穢的電影，曼娘是孀婦，更不應該同着去。」

其實文樸自己也看過電影，也未嘗不愛看；有一次，王府井大街新開了一家電影院，就帶同一家人去看，那天正好曼娘有病沒有去。那天所看的影片裏面，正有男女抱着親嘴的場面，看着倒也有趣；不過覺得年青婦女不應該看，這也無非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種官場心理。

那天聽見他們去看電影，以為所看也是這種愛情片子，所以忍不住發話。木蘭連忙在旁解釋說，所看的是一種賈波林的滑稽片；文樸才放心，只叫曼娘以後不可再去。

木蘭和興亞也常到姚家，時常遇到立夫，因此立夫和興亞也漸漸親近；不過木蘭還忘不了舊情，每次看見立夫，心裏終免不了略有妒嫉嫌的妹妹莫愁。

華大嫂在木蘭出嫁那天，獨自到桃家門首探望，看見桃家的勢派，方信桃家真正富有；回去之後，極意籠絡體仁，並勸他對於父母千萬要和順一些，以免喪失將來的希望。

體仁自從銀簾死後，因為華大嫂對他十分體貼溫存，所以照常前去，差不多拿華大嫂當了銀簾的替身。這時聽了她的勸告，覺得話很有理，居然極力改進，以前已吸上的鴉片烟，現在竟然戒除，每天很早就回家，用錢也知撙節。思庵先前頗爲詫異，不知他何以改得這樣快，後來也漸漸知道是華大嫂的功勞，所以對於華大嫂暗地裏很爲感激。

華大嫂這時就拿銀簾所留下的錢，和體仁所給她的錢，在前門外買了一家古玩舖，賣價是一萬元，減到七千五百元。自己從此也就循規蹈矩，一心經營商業。又買了一個男孩作兒子，倒也立起了一個小康之家，很快樂地過她安穩的日子。自己也覺得能有這一天，都是體仁所賜，良心上自覺說不過起，所以更加熱心勸勉體仁極力向上

。思慮看見體仁頗知悔改，也不再苛責他，而在對待上面也比從前慈愛了許多。

第二年春天，曾家公家回到泰安去替老太太作壽墳。正值木蘭懷孕足月，竟生了一個兒子。

文樸自二媳婦進門，始終不育，心裏本已很爲氣悶，又見木蘭自生了阿美以後，也數年沒有生育，就疑心木蘭不要是聽了新派的學說，在那裏實行生育節制，暗地裏因此甚是不安，不過嘴裏不便說出來。現在看見她已經生子，方始釋然。因爲這是第一個孫子，所以異常高興，到了滿月，大發帖子請客，甚爲熱鬧。

木蘭替這孩子取了一個名字叫阿東，並因乏人服侍，特託媒婆去找了一個丫環。過幾天，媒婆領了一個女孩兒來，相貌雖不十分美麗，但也算清秀。曾太太看了滿意，便留了下來。

木蘭聽了那女孩子名叫暗香，覺得很熟，細想了一會，方記起當年被拐的時節，

一同關在小房間裏那個女孩也叫暗香，便仔細詢問，誰知果然是她，不覺唉呀道怪。告訴衆人之後，大家都稱奇不已，都說姻緣巧合，皆有前定，這個女子大約是前生注定要給木蘭作了環的，否則哪有這樣奇巧的事呢！

到了六月，木蘭等一齊回到北京。她們去後，家裏是由靖亞夫婦管理的。

靖亞這人，是極誠實而謹慎，既不太聰明，又不善於交際，每天只是按部就班的在衙門裏辦那刻板的公事；假若他的背後有人，倒也能飛黃騰達的漸漸昇爲總長一流的人物，可是現在他的父親已失勢下台，所以他也就終老於這下級官員的位置上了。靖亞的忠厚老誠，很使素雲失望，她從內心裏輕蔑着自己的丈夫，素雲常說：

「我真不道男人原來都是這樣的無用！」

木蘭回來那夜，雪花就來告訴種種的話。雪花現在已經是家裏最重要的了環了。

雪花說：

「少奶奶！二少奶奶真不容易侍候，她高興的時候，就叫我們低下人陪她看牌，是陪的人只許輸不許贏，如若別人贏了，她就要發脾氣，而且每次要人陪到深夜，從不姑惜別人要清早起身。月底算工錢時，雖然是二三百個錢的賭賬，也要如數扣去。有一天，到瑞峽祥去剪了一件衣料來，看看不很中意，就叫男僕拿去退還，男僕去了一趟，回來說，舖子裏因是現剪下來的不肯退。她說沒有這話，她在娘家剪來的衣料，時常拿去換的，反而說男僕不中用，叫他再拿去非退不可。男僕明知理上說不過去，但少奶奶的話不敢駁回，只好貼了車錢再去和舖子裏商量。說之再三，那舖子才看在老主顧的面上，勉強收回。後來還是從王府井一家舖子裏，買來了一件衣料，就叫成衣去作。作來之後，看見一隻衣角上有一點指大的漿糊渣，她說成衣不留心，弄髒了她的新衣服，硬要她賠衣料價二十元，成衣求了半天，認賠了十五元錢，方才了事，成衣走的時候，苦笑着說：少奶奶下次作衣服，請照顧別人吧。唉！三少奶奶的

這種事，還有的是呢！」

次日早晨，莫愁帶了阿非來看望姊姊和孀新生的孩子。數月不見，大家都喜歡木蘭問母親好否，莫愁答說很健壯，只是一到陰雨天就覺得筋骨痛，已能成爲了風雨的豫報。莫愁正在看着小孩，木蘭又問起最近立夫是否常來。

「他時常來探望我們，和爸爸二人很親密。」莫愁說。

「哥哥呢？」

「他近來已經很學好，立夫來時和爸爸哥哥三個人常在一起談天；據哥哥自己說，完全是受華大嫂所惑化。媽也看中了天津朱家的小姐，想替他定親，但是他決計不要，說他正在追求一個某處尼庵裏出來的尼姑。姐姐知道吧，就是那個叫作惠能的，現在是很紅的妓女了。」

「是不是先前和牛家通玉相好的那個惠能？」

「是的，哥哥很贊成她的爲人，媽當然是不願意了，昨天還和媽爭嘈起來，生氣

走了。」

木蘭又問起舊同學錢素丹，莫愁說：

「她本來很想嫁給體仁，因爸和我都不贊成，她就一怒而去。不久便嫁給了一個很有錢的南洋華僑子弟；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看見她夫婦二人在街上走，她看見了我就開口招呼，那男的連理也不理，逕自向前走去，素丹剛說了一句話，看見如此，也丟了我走上去，可見那人也不過當她是個玩物，並無真的愛情，結果恐怕不能十分美滿的。」

那天午後，木蘭正預備回娘家去探望父母，姚家忽然差來一個僕人來報信說體仁騎馬不慎，跌了下來，身子被路旁大樹撞傷，醫生驗得腦已震傷，右臂右腿都已跌斷，內部也受傷，現已人事不省。木蘭聞信，連忙叫丫環照顧小孩，自己跑去看視。只見體仁躺在床上，剛剛有些甦醒，呻吟呼痛。父親立在旁邊，繃了眉頭一語不發；母親坐在床邊哭泣，體仁掙扎着說要見一見華大嫂，思慮這時不忍拂他的意思，就命人

去喚了來。華大嫂到後，體仁勉強能說出話來：

「孩兒不肖，都請爹媽饒恕，我那孩子伯牙，務請好好撫養。」

又望着華大嫂說：「請爹媽不要看輕他，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說完之後，出氣漸漸微弱，兩三分鐘後就斷氣了。

體仁一死，前情自然一了百了，沒人再提，姚太太很懊悔沒有答應他娶那個尼姑，不然也不至於生氣出去騎馬；木蘭姊妹就勸說生死都是命中造定的。這位老太太年雖五十，頭髮已經全白了。

至於思庵，對他的憎厭心也完全消滅，反而很可憐他；所以體仁和銀簾的棺木，一起葬在玉泉山後，他那時散財的心思也同時取消，不過對於出家雲游的念頭，依然沒有放棄。對於金錢財富已不甚看重，同時也想盡量享受一點人間的快樂。所以，就又有了一件使一家都驚訝的事，那就是他要買一所王府的花園。

這事的起因是這樣：

中秋節之前，華大嫂帶了些月餅來探望體仁的孩子伯牙，向思庵說起某王府的花園現要廉價出賣，三十萬元的產業只賣十萬元，實在便宜，勸思庵買下來。思庵起初沒有意思買，說他們這種人家何必住花園。華大嫂說，有錢的人不一定能享清閒之福；有錢而太忙，雖有花園也不能享受，除非像思庵的處境，才配得上買的，思庵聽了這話，略有些動心，便說且去看了再說。

及到看過之後，很為滿意，就托馮舅老爺去寫契成交。馮舅老爺去了回來說，華大嫂真能幹，這一件交易上，她至少賺了五千元的回扣；並且說，已在華大嫂的古玩舖中附了股本，和他合夥經營，姚太太莫愁等聽說已買下來，大家都很興奮喜悅。

姚家這邊是一切平安無事，可是曾家那一邊，家裏人人都不和睦，鬧得漸漸有分散之勢。

素雲對於翁姑的寵愛木蘭，心裏很氣不過，又見興亞在家中坐食，更不樂意；所

以時常鼓動靖亞向父母要求分家。靖亞面子上不敢反對，心裏也知這事暫時是辦不到的。所以勸弟弟出外就事，賺幾個錢回來，以免素雲的藉口。並告訴弟弟說，他的內兄懷玉現在也在部裏當差。興亞回答說早知此事，並且知道懷玉已娶了一個天津的紅妓鴛鴦作姨太太。懷玉原不是安分的人，現在又加上鴛鴦在一旁，火上加油，將來恐怕要鬧出事來，勸靖亞還是和他疎遠些爲妙。以上的話雖是興亞所說，其實是木蘭的意思。

靖亞聽了起初不很相信，不過他素來是一個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人，所以聽過之後，也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

至於這鴛鴦，向來在天津爲妓，由於市長的弟弟和一個舊官僚的力量，紅極一時，有兩個遺老都想娶她作姨太太，但是鴛鴦不願意，後來由市長弟弟的介紹，認識了懷玉。看他年紀不大，人也漂亮能幹，所以懷玉一提要娶她的話，她就答應從良了。素雲和她會面之後，兩人很是投機，因此素雲很爲歡喜，以爲從此有了二個同志，可

以商量一切。

翌年春天，姚家搬入了王府花園。舊居就讓給馮子安和立夫母子居住。

三月二十五日，姚家搬進了新宅，思庵把這個花園改名爲靜宜園，自己就稱爲靜宜園主，和桃雲小憩閒人，但是北京人還是稱這個花園爲王府園。

四月十四日，特備了筵席請親友們來游園。

到了十一點半，客人都陸續到來，阿非和紅玉已經在園門口等着了。阿非今年已經十八歲，可是極沉着穩重，不像阿非那樣活潑跳動，兩人性質雖差，感情倒很好。

客人來齊後，先吃些點心，然後去游玩。牛家的懷玉來時，是和鶯鶯攙着手同來，而叫太太領了孩子走在後面。會姚兩家的人看了，都有些不平。許多客人由阿非，紅玉，莫然等領着，分頭游覽。園中景物奇勝，亭台樓閣，假山水池，皆極幽雅，

真不亞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衆人無不嘖嘖稱讚。

游玩的時節，思庵即景出了一句上聯，叫木蘭等一般小輩人對。所出的上聯是：

「曲水繞山山繞水」

立夫搶先對道：

「池魚穿影影穿魚」

英愁說穿字應改爲巢字，就是：

「池魚巢影影巢魚」

木蘭說：「改的很是恰當，可以稱爲一字師。但是也可以改成這樣：池魚巢樹樹巢魚。」

「這回可以成爲二字師了。」珊瑚說。

木蘭又自己對了一個下聯：

「飛鳥鳴樹樹鳴鳥」

曾文樸也叫他的兩個兒子對，但都對不上來。

莫愁倒想出了一句：

「白雲掩塔塔掩雲」

結果還是紅玉的下聯對的最工穩，她對的是：

「閑人觀伶伶觀人」

曾文樸和曾太太問知才只十五歲，都贊她聰明，不過說她何以這樣瘦弱，思庵說大概是由於用心過度的原故。

最後鶯鶯也對了一句，但是出語極粗俗，她對的是：

「黑雲變雨雨變雲」

大家聽了都瞧不起她，紅玉羞的臉兒通紅，因為雲雨這句話，很有點不雅，鶯鶯自己還以為對的很妙。

游過了花園，都到大廳上吃飯。幾位老輩的坐了一桌，其餘的人分坐了三桌。懷

玉和立夫同會氏弟兄同席。懷玉的話最多，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提別的人，不是總長便是督辦，好似當時的名人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朋友，極力主張大家應該聯合起來，擁護袁世凱。

立夫大不以為然，和他辯論，兩個人鬧得耳紅面赤，各不相讓，幸虧飯已吃畢，大家散席方罷，莫愁埋怨立夫不應該和懷玉爭論，說即使不贊同，藏在肚裏便了，何必在這面子上結這無謂的仇恨。立夫說袁世凱這時原已想作皇帝，加上這班想作開國元勳的無恥之徒在旁慫恿，中國恐怕就要多事，那裏忍得住不說他幾句。

席散之後，懷玉因另外有事，帶了他妻妾先走；這一天鴛鴦因看見眾人都冷冷的大不理睬她，且有賤視她的樣子，心裏很不樂。

其他的人，年紀老的坐着談天，年紀輕的依舊到園裏去玩。阿非更為起勁，一時和會家弟兄在荷池裏搖小船，一時和愛蓮等放風箏；紅玉起初還跟着他們，後來因為身子實在受不住，並且覺得有些頭痛腦漲，不得已獨自回到房裏，躺在床上休息。

她本是多愁善感的人，看見阿非和愛蓮等的奔走快樂，而自己趕不上，不覺心上不自在起來，自恨爲什麼這樣的不濟，深恐阿非不要因此被愛蓮奪去。心思越多，越睡不下去，他想起三國志裏周瑜的話：「既生瑜，何生亮」，她自嘆道：「既生紅玉何生愛蓮。」她又想起歷史和小說上的薄命的紅粉佳人：梅妃，崔鶯鶯，林黛玉，魚璇璣，朱淑真。想到悲傷之處，便哭泣起來。

這時阿非得知了她不大舒服，趕緊跑來看望；她還不肯理他，阿非就妹妹長妹妹短的說了許多好話，才破涕爲笑，依然和好如初。那時客人也都告辭回家了。

懷玉的家，在東交民巷附近的蘇州胡同裏，以前是外國人住的，所以有電燈，抽水便所，電話等的設備。裏外兩院，大太太住在外面的正房，姨太太鴛鴦住在裏院的西廂房，外院的東廂房是書房，裏院的東廂房是飯廳。一家人都在這兒吃飯。

關於寢床的問題，是比吃飯的問題還要微妙，裏院的正房，原是懷玉的臥室，可是他不在這裏住，他們規定好初十五宿在大太太房中，其餘的日子宿在姨太太鴛鴦的房中，那是因為借着大太太要照顧小孩，所以這樣規定的，可是兩方面倒都很滿足。大太太名叫雅卿，她因為丈夫這樣待她，總算有了面子，她本來懦弱無能，所以一些也不計較。

却說這天鴛鴦由姚家懷着一肚子的悶氣回來了，他痛切的感到姨太太的受人輕蔑，在家裏大大的發了一陣脾氣。大太太對於她雖然事事讓步，可是事實上還是大太太當家，所以從此就千方百計的算計雅卿。上人如此，下人自然也分了兩派，各為其主；鴛鴦最信看門的老梁，而雅卿只有一個丁媽作其臂助。

有一天，鴛鴦因為下人每多偷懶，客人來了沒有人好好的侍候，以為不成闢人家庭的體統，特把老梁叫來，當面吩咐他說，以後客人來時所有手巾茶水須由他負責任。老梁回答說：

「二太太的吩咐，當然不敢違抗，但是丁媽不肯向大太太處支錢給我，讓我赤手空拳，也是沒有辦法啊。」

鶯鶯聽了，當時並不說什麼，到晚上懷玉回來之後，就訴說家中用人怎樣的儉儉，沒有人管束，主張昇老梁作總管，命他管理男女僕人。

懷玉自然百依百順，一切聽從；鶯鶯就教導老梁許多話，老梁心領意會，點頭而去。

自此以後，老梁就處處向丁媽尋事，看見她出門替大太太買東西，就說她是偷着出去玩兒，丁媽來要火要水，也故意不給爐；丁媽和他辯幾句，他動手就打；丁媽憤無可洩，去告訴大太太，向鶯鶯理論，反被鶯鶯說出一大片道理，責丁媽不該仗大太太的靠山不聽總管的吩咐。丁媽氣極，告辭而去。於是雅卿更爲孤單，處處受鶯鶯的欺侮，丈夫既不歡喜她，自己又無能對付，只好暗暗哭泣，自歎命苦。她的兩個孩子，日久也就對自己的父親不很親熱，反而不願見父親的面。

鴛鴦是久居妓院，深曉男子的心理，任你一等英雄，也能玩弄於股掌之間，剛柔相濟，哭笑俱全；對於服裝脂粉也別具慧心，一會兒花信少婦，一會兒嬌小女郎，都看着對方所好為轉移，所以凡是她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拜倒石榴裙下，甘心作她的粧台奴隸。

懷玉本來不是厲害角色，自然更易被她控制。有一天晚上，她故意穿了浴衣，睡在床上，懷玉進來也不起身迎接。懷玉問她為什麼生氣，他說並不是生氣，不過略有所思；問她想的什麼，她說：

「你沒有作過姨太太，自然不能知道姨太太的處境；就像那天姚家請客，他們作太太的，自然互相迴護，拿我好似當作一個外人，豈不叫人難受。」

懷玉說：

「你是不是要我和她離婚，她已有兩個孩子，這事恐怕很難辦到。」

鴛鴦說：

「誰要你離婚！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肯不肯應允？」

懷玉說：

「隨便什麼都可答應。」

她就和他約法三章。第一，在交際場中，須拿她當太太，而懷玉從此不可再娶別的女人。第二，家中的錢財和男女用人，都由她管理，每月家用由她交給雅卿去開銷。第三，汽車歸她乘坐，允許她在外面完全自由。

懷玉對於第二個條件略有些遲疑，恐怕錢財歸她管理之後，他自己用錢不便；爲第一看似的神色，已知他心裏的念頭。就向他解釋說，完全是爲了他的前程起見，所要以要這樣辦；她將要利用這錢財的自由，去和闊人交際，替他開闢前程。並說既爲夫妻，榮厚共之，懷玉的幸福，就是她的幸福。懷玉如果聽了她的話去作，將來的富貴，很有些把握。懷玉本來知曉她的能幹，聽她如此一說，就完全應允了。

從那天以後，爲爲就時時和丈夫兩人坐汽車出去；從她的聲譽，經歷，手腕，很

得到了一般大官和姨太太們所歡迎。在家庭裏，她已是一家之主，僕婢都拍她的馬屁，大太太已經成爲家庭裏的一個事務員，承受鴛鴦之命，辦理家務和廚房裏的事情。

過了幾天，素雲來看望鴛鴦。說起家裏的小狐狸如何可惡，這小狐狸就是說木蘭。鴛鴦問她爲什麼不分家別去？她說靖亞父母在堂，這事作不到，而且靖亞有時反要聽信小狐狸的話和她反對。鴛鴦又勸她常常出來玩玩散散心，她說每次出門必須稟過婆婆，很是不便，鴛鴦就教她以後儘管自由出門，別人如有說話的，儘可和他們吵鬧，吵到他們頭痛，以後自然沒有人干涉。

說到這裏，電話響了，原來是部長三姨太太的五舅爺的太太請她去打牌。她又對素雲說，你看，有電話多麼便利啊，你回去也叫家裏裝上一架電話吧。素雲說她說話恐怕無效吧。

素雲回家之後，就下了一大決心，以便獲得她自身的自由。那天晚上就對婆婆說要上街，可是會太太很爽快的就答應了。

從此素雲就常常和鶯鶯一同出去，有時和丈夫，有時單獨一人，尤其喜歡坐鶯鶯的汽車。素雲當然不敢說出要買汽車，可是裝電話的事倒提過了；理由是很充足，因為懷玉家有電話，所以自己家也應該有。但是曾文樸極討厭電話，他認為這是侵入宅內的外國人的怪物；可是關於這件事木蘭倒贊成，因為姚家有，所以木蘭自己提了一下，文樸就默許了。此後木蘭就常和莫愁，阿非，父親等人說話，只有她母親很打不慣。而素雲常和鶯鶯在電話中會說到半點來鐘，所以一有電話打給素雲來的，僕人們就知道是鶯鶯打來的。

過了不久，懷玉藉着鶯鶯結交袁世凱六姨太太的力量，在山西油礦籌備處得了一個差使。他又荐引了靖亞同去，每月有五百元的薪水，和六百元的交際費。曾文樸看見薪金很豐，於家中不無補益，就讓他前去。

素雲自靖亞赴山西之後，推說回娘家，常常和鶯鶯住在天津的旅館裏，任情作樂。中國人的住旅館，也是一種畸形的現象，他們並不是因為沒有住處而去住旅館；往

往因家裏一切因陋就簡，住着不舒適，情願花了許多錢，終年包着一個旅館裏的房間，借着招待客人或辦公事。原因是爲了旅館設備齊全，樣樣都比家裏好，所以人人愛去。又因住旅館這句話說起來太俗氣，特美其名稱曰開房間，所以所謂開房間者，就是去借一個地方賭博抽大煙玩女人的別名。

素雲跟着鶯鶯時常借寓旅館，眼看着裏邊的繁華景象：親嘗着男女自由交際的趣味，自然樂不可支，覺得作了一個人，必須如此享受，方不虛此一生，而心裏因此更爲感激鶯鶯，以爲是引她進了快樂之園了。

莫愁由姊姊的幫忙，進行結婚的準備，在北京的六國飯店舉行了文明結婚禮。新娘穿的是白色禮服，頭上蒙着白紗，立夫穿着洋服，伴郎是阿非和錢素丹的弟弟素通，伴娘是紅玉和愛蓮，阿美拿花籃，麗蓮奏鋼琴，結婚禮成後，新郎新娘同在旅館裏

過了甜蜜的一夜，然後預備夫婦二人到日本去，立夫是到日本去留學。

依立夫的原來計劃，是要和莫愁到英國去留學，但是因為姚太太正臥病在床，一聽說女兒莫愁要遠涉重洋，便要哭泣；莫愁心裏有點不忍，於是和立夫商量才改赴日本。

說到姚太太的病，是這樣起的：有一天姚太太找了一個關亡的替她兒子體仁關亡，不料附到身上來的亡人却是銀簾，口呼太太，要太太好好照顧她的孩子伯牙，並說姚家不久又有一個人死去，這人死了之後，就要輪到太太，駭得她魂飛魄散，幾乎暈了過去，因此染病臥床，半個多月，才漸漸好起來，但是身子已一天不如一天了。

立夫要到日本去的留學費，當然要從莫愁的嫁裝裏出的。女僕一共給了莫愁一萬五千元現款，值五千元的蘇州一間茶莊，數千元的家具，另外許多結婚的費用，所以一共算來給了三萬元作爲陪嫁。他們在結婚之後，全家仍住在馬大人胡同的舊宅裏，快快活活地度他們的蜜月。

傅增湘先生這時已住在北京，在立夫結婚的時候，曾經特別幫忙，並且還給他們當證婚人。

結婚之後，立夫仍和馮舅老爺住在一家，紅玉很受到立夫和莫愁的感化；而兩家相處也很和睦，這也顯是立夫平日受文樸訓導之功。文樸所教訓給立夫的，不是儒教和舊禮教，而是老莊，這在前面也已提過；在老子之中，立夫最所感動的是以下的數句：

「故夫道而後德，夫德而後仁，夫仁而後義，夫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立夫原有些書生氣，向來不拘小節，不事修飾，自從娶了莫愁，居然使他長了許多學問。例如男子的衣着，完全須由太太管理，太太的衣服，須一件一件用綢布包來，不准別人碰，每摺好一件衣服，必須放些障腦在內。男子的氣概，一半在皮膚上，

咬指甲是於禮貌上不合的，上車在女人之前，算是不拘禮節。以上種種，其動機是尊重女子，而在男子方面，實是一種累贅，立夫起初對於這些，雖覺不大方便，但是細想莫愁究竟是可愛的，所以就默認爲應當的了。加以莫愁也知曉怎樣對付她的丈夫，你進則我退，你退則我進，堅持的地方堅持，退讓的地方退讓，不論何事，終至立夫認錯，情情願願依從了她的話才罷，因之使立夫的情性和脾氣都改了許多。

立夫又發現了一件新奇的事，就是他覺得莫愁像海蜃一樣，纏住他，包住他。莫愁的無限的忍耐力，無限的強硬性，很使他吃驚，這女人想用盡自己的一切，犧牲自己的一切，來使立夫得到安慰，得到幸福。

雖然如此，他的內心仍不忘記自己是窮人的兒子，他厭惡富人的習氣，他厭惡代表一般交際場中婦女的素雲的卑賤，他厭惡代表一般政治家的懷玉的虛偽。而這種厭惡，他甚至繼續到終生。

兩人到了東京後，未過兩月，就接到木蘭的來信，說母親病勢沉重，已經失去了喉音，不能講話。莫愁無奈，說了許多話，叮囑了許多叫他一切自己當心的話，先自回國。到了家裏一看，始知母親在睡夢中時常夢見銀簾向她騷擾，應了體仁先前所說向她討命那句話，以致她懼極失音臥病不起。錢素丹的弟弟索通是學西醫的，現在當醫生，所以也請來看過，但是他看不出何處有病。莫愁就住在家裏服侍母親。

這年夏初，她生了一個兒子，是難產，受了很大的痛苦，可是母子倒還安全。未滿月時，立夫放暑假回來了，看見很是歡喜；關於這個小孩子的名字，經立夫和木蘭莫愁商議，有的主張叫小夫，有的主張叫孝夫，最後決定了叫肖夫。

莫愁又告訴立夫說，因為家裏用人太少，新僱了一個陳媽，又說這個陳媽的身世很是可憐，她是鄉下人，有一個兒子。名叫陳三，在革命那年被大兵拉夫拉了去，以後就始終沒有回來；害得她日夜想念，如同痴了一樣。自從到姚家幫傭之後，依然思念不已，以為必有回來的日子，所以夜裏在燈下仍替她的兒子作衣服，每月必要告假

一天，去到各處街上細細尋找。立夫問既是鄉下人，何以猜想她的兒子可以在北京找到？莫愁說她別的地方不能去，自然只可以在北京尋找，這本是痴想啊。立夫聽了很爲感嘆。

立夫在這一夏天，過的很快活，有時陪着莫愁說閑話，有時和岳父在花園中談今論古。木蘭夫婦和曼娘，也常同阿非等來遊玩。文樸一吃完午飯，就獨自到園中的退思室去休息。

木蘭已經開始教阿美念書，丫環暗香也跟着學，暗香進步的很快。

有時會太太也來，桂姐帶着女兒們也來，桂姐從上次小產了一回以後，比以前胖的多了。姚太太比以前好一點，每日燒香禮佛，可是依舊失音說不出話。

經木蘭的提議，叫陳媽侍候母親，莫愁也答應了，從此陳媽就在姚太太房中，姚太太也很喜歡她作事乾淨，此後數年，陳媽已成爲姚太太的不可或缺的良好伴了，至於陳媽出去找她兒子的時候，就由珊瑚或是莫愁來代替她侍候姚太太。

這一夏，花園裏很顯得熱鬧，暑假過後，立夫仍回到日本去讀書，莫愁因要侍奉母病，所以沒有同去，孔家此時也早已搬進姚家同住。

從靖亞走後，素雲因不堪寂寞，時常到天津去。靖亞因每月有一千一百元的收入，所以每月往家寄六百元，素雲就說那是自己丈夫的錢，應該給她花，曾太太也不計較這些，雖有時她不在，也給她寄去。素雲每次回到北京來時，也常在鶯鶯家住一兩晚，打打麻雀，曾文樸很不願意素雲和一個不三不四的從良妓女在一起混，又聽說她們二人在天津是形影不離，所以很後悔不該娶了這樣一個兒媳。

「爲什怎不說說她呢？」桂姐這樣問。

「說也沒有用啊，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難移！」他這樣回答。

可是素雲自以爲在外結交朋友，是爲着自己丈夫的前程，爲着家庭正在作着很大

的工作。

文樸夫婦氣過了分，不願再去管她，誰知更使她越發胆大妄為，毫無顧忌了。她和鶯鶯結識了一個商界滑頭名叫小金，由小金拉攏她們買賣公債和股票，第一次下手時，鶯鶯賺了一萬多，素雲也賺了一千五百多元，從此更加興高采烈，狠命作個不休，結果蝕了不少，素雲派出一萬元，素雲不得已，向自己母親借了一筆錢償還這次的損失。

她們自從結識小金之後，常常由小金帶同進出舞場酒館，胡亂交際，因此又交上了許多闊朋友，內中有現任和下台的陸軍總長，在朝在野的政客，醜聲四佈，無人不曉。

素雲在初作買賣公債股票的時候，曾寫信告訴靖亞，使靖亞非常擔心。懷玉還說他不必着急，小金是她的好朋友，決不致使他們上當。

靖亞說：「我們沒有發財的命，也不想發財。試看興亞夫婦二人，多麼安逸，照

此下去，恐怕大禍就在眼前。」

果然過不幾天，真的應了他的話，素雲寫信來告知蝕去一萬多元錢的事。靖亞恨極了，回信說蝕去的錢他不能管，即日就要回家和她算賬。

曾老太太在那一年九月十七日死了，靖亞就告了一個月的假，回到北京，他身穿洋服，比以前瘦的多，曬的很黑。母親很擔憂自己的兒子怎麼變的這樣瘦，可是靖亞說身體很結實，而且還說很喜歡山西的高山。他又講起怎樣在山路上由驢上掉下來，怎樣和技師們出去旅行，怎樣在野外搭起帳幕露宿，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作飯吃等等。從全體說起來，這次的經驗對他很有益處，那就是說，和大自然及純樸的農夫相接觸，是教給了他以前所未知的人生的一面，鑛裏的事還繼續着，不過聽美國工程師們說，也採不出多少油來。

自從老太太死後，文樸得了糖尿病，身體日見衰弱，醫生說那是消渴重症，病在

腎，文樸自己也知道那是難治的病，醫生勸他少吃些含有滋養的食物，要和姨太太隔房。

靖亞回來以後，見了素雲一鼓氣就說了她幾句，但經過素雲的硬說軟哄，他也軟了下來，並答應素雲向父親要一萬元錢替他還本。

文樸正因身子不好，睡在床上。靖亞去說這個話，他就大怒道：「我一生爲官清正，作了多年的官，也不過積下十萬元的家財，而且並不是現款，你如要這許多錢，怎麼能對得起弟弟和弟婦？」

靖亞聽了再也說不下去，虧卮曼娘和興亞夫婦都是不計較家私的，反幫他懇求，文樸方始應允。不過乘此機會，狠狠地責備素雲在外面的行爲，說她不該敗壞家聲，使老頭兒也沒有面目見人。素雲聽了還要強辯，說道：

「爸爸不要聽外邊的謠言，我一點也沒有在外作什麼壞事，而且和別的男人在外走，如今是很平常的事。」

文樸更爲大怒，就罵她道：

「住嘴！不要臉的東西，如今的女人都是王八蛋！」

桂姐就扶着文樸，領他往裏屋去，他還氣的直喘，曾太太也默默生着氣。靖亞更是羞的恨不得有個地縫也要鑽進去。素雲當衆被罵，也羞的置身無地，就哭着回房去了。

靖亞也不去理她，和弟弟及弟婦談些別後的經過，木蘭也告訴他素雲怎樣的難說話，和外間所傳的一切事情。正在談論的時候，丫環小喜慌慌張張的喊着跑過來：

「二少爺！二少爺在哪兒呢？二少奶奶上吊了！」

他們聽了急忙跑去看，素雲已躺在床邊地氈上，一根白綾腰帶拖在頭頸上，據說她是在頂欄上上吊，幸而帶子斷了，所以跌在地上，沒有吊死。全家人都來看，大家安慰了她一番，走出來時，金蘭對木蘭說：

「二少奶奶，帶子並沒有斷，可是所扣的結已經鬆散，顯見是假的。」

木蘭明知所以，不過叮囑金蘭說：「這話不要和旁人說啊，萬一真出了人命，牛家的人，也許要說是我們逼死她的呢。」

是真的上吊？還是作的圈套？當然無從知曉，不過素雲是多少得到了一點成功。文樸因此一事，就替他們三房分了家，命他們雖然暫時不許分居，但各房的開支從此由各人自付，以免日後的爭論。三房各分了兩萬元錢和一點房子田地，曼娘的兒子阿蘇，因為是長孫，所以另外給他一家綢緞舖作為將來的教育費，桂姐的女兒愛蓮和麗蓮，各分得五千元作為嫁裝費，北京的房子，父母在世時不分，當然將來分的時候，是由靖亞和興亞二人均分的，曾氏夫婦也留下一份作為養老費，此外由曾太太的意思，大家合出一萬元，給靖亞補償素雲所蝕的錢。

從此三房就自己管自己的錢財，這辦法很合木蘭的意思，所以心中反而感激素雲的作成。

靖亞的假期，原只有一個月，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多天，礦裏來電報催他回去，無

奈只好動身。

臨走那天，和興亞夫婦說起：

「我以後錢財自己管，不能讓她隨便用，每月給她好幾百元零用還不夠，照此下去，怎生了得，唉，結婚真是地獄！」

興亞和木蘭聽了這話，很對他同情，他又說道：

「我始終不喜歡素雲，經此一番更是憎恨，情願永遠不見她的面才好。」

「是不是要和素雲離婚？」木蘭和他取笑說。

「何必一定要離，難道不能另外再娶一個？」靖亞又接下去說，「如若再娶，第一，必須貧苦出身，第二，最好是一個被大太太所趕出來的姨太太，第三……」他長吐了一口氣，話還沒有說話。

木蘭打趣他接下去說：

「第三，最好是一個出家在山西五台山上的尼姑，遇到一個跟着美國工程師辦事

的青年，就一見鍾情，情願還俗嫁給他。」

「是的！是的！」靖亞笑着說，「也許這個人已經在五台山等候我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出去。

木蘭回頭望望，自己的丫環暗香正和阿美站在旁邊；她細細地看着暗香，她好像覺得方才的許多毫無關聯的思索，已經能綜合起來了。

最後她微笑着說：

「暗香！你想到五台山去嗎？」

暗香不僅是什麼意思，低頭無語，拿筷子喂阿美吃東西。

木蘭自從分到家產之後，因為數目並不多，而日常開支很大，深慮坐吃山空，不是辦法，所以便勸興亞出去尋個事情作，但興亞是舒服慣的人，極不願意出去作事。商量了好多次，最後決定去開舖子，木蘭說她父親開的舖子很多，問他盤一家，想來

無有不肯的，於是去和思庵商量。

思庵想了想說：

「杭州的舖子給你們一個也可以，不過公婆在此，當然不能往杭州去的了。華大嫂所開的古玩舖很好，何不加點股子進去，和她合夥，去年還賺了五千元錢呢。」

「這倒不錯！」木蘭說了，「不過舅舅不也有股子嗎？」

「那倒怎麼都可以。」

「舅舅能讓我們嗎？」

「當然能讓了，因為是讓給我的女兒和女婿。」父親很有把握似的說。

「也賣古書嗎？」

「古玩舖差不多也賣古書，華大嫂的舖子倒沒有賣。」

木蘭對於古玩舖，越想越中意，古玩舖真是有閒的買賣，客人又少，而且所謂客人，連他本身一個一個都像個古玩，閒來無事，就在那裏聊天度過一個午後，而且在

玩舖裏，能遇見有名的畫家和學者，若是擺點古書，更能有和學者相識的機會。

這個商議，很順利地進行了。馮子安把所有的股子之中，讓給了他們四分之三，價錢是一萬五千元，這是因為買賣賺錢，所以要這個價錢。興亞就把這事和父親提，文樸很贊成，於是馮子安就領他們去和華大嫂見面，華大嫂很自傲姚家那樣有錢人家的小姐會和她合夥經營。

到舖子裏去的頭一天，興亞和木蘭就遇見了有名的畫家齊白石。齊先生睡在籐椅子上，一面發出鼾聲，碩大的肚腹一起一伏的波動，長長的鬚髯也搖動着。木蘭以為是華大嫂的夥計或是親戚，就悄悄的問：

「那是睡？」

「那就是有名的畫家齊白石啊！」

齊先生並沒有睡着，他用很粗大的聲音說：

「喂喂，不要賣我啊，我不是商品，不過賣個一晚上還可以，價錢是兩杯酒

一隻火腿。」

木蘭一邊低聲笑着說：

「齊先生，久仰久仰！」

「什麼聲音，什麼聲音……」老畫家仍舊閉着眼睛說，「我倒想畫一畫這個聲音。」

他靜靜地睜開了眼睛，一看見木蘭，就坐了起來，急急的尋找鞋子。

「你是誰？」他在華大嫂未給他們介紹以前，仍然這樣說道，「不管是誰吧，我倒想畫一畫像你這種說話聲音的女人。」

木蘭很喜歡的說：

「今晚上怎麼樣？就請您喝酒吃火腿，正陽樓也好，致美齋也好。」

木蘭在說完這話以後，覺得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畫家，語氣未免過於有聲冒失吧，可是畫家們是不計較這些的。於是那兒談了一下午，他們就在那夜，請齊先生和

華大嫂，吃了晚飯，那就是與亞當了商人的第一日，

曾文樸自從老太太故世，他的悲痛異乎異常。原因是母親的死，素雲的敗壞家聲，和國事的嫻嬾。

因此他的糖尿病也漸漸加重，這種病是中國醫家所不識。所以雖然請了許多大夫，吃了許多藥，依然沒有一些效驗。錢素丹的弟弟素通，是留學英國的醫學博士，對於這種病症很有經驗，由於木蘭的介紹，曾經診治過一次。但是文樸素來反對洋貨，決不肯服西藥，聽見說要打針尤其反對，所以始終不肯服用，後來看看中國大夫實在無法醫治，才勉強聽了木蘭的勸告，由素通注射西藥替他治療，打了幾針之後，他的病居然轉佳，不由使文樸十分佩服，而且非常感激。

雖然如此，這件事很傷了他的自尊心，當然，他的自尊心直到如今，傷了已非一次。

他不得不離開官僚生活。他因着曾太太的意思，不得不把女兒送進學校去學英文

。他對於英文是一竅不通，並且也不想通，他因着一般人的排斥舊思想，所以很反對當代的官立學校，他稱那時的時代爲「無君無父無師之時代——君，父，師三者才是人間生活的權威，一切秩序的中心。他已阻止不了女兒們一方面熟讀地理歷史和科學，一方面却連中國語言都說不好了，而且女兒們已經不動毛筆，用自來水鋼筆寫着奇妙的字。而現在他又不得不由素通用西洋的藥，來醫治東洋的藥所難治的病。

素通穿着洋服，中國話說的很笨拙，若不使用奇奇怪怪的外國名字，就說明不出疾病的根源，一到了說不出來的時候，他就常說「在中國話中沒有相當的言語」。

可是文樸不能不尊敬他，他熱心而誠懇，除了中國文學以外，什麼問題都能很精確的和文樸談論一下。

這時的中國，更是國事日非，袁世凱要想作皇帝，特地指使他的爪牙，設立了一個籌安會，用了種種巧妙的議論，想改變政府，將共和制改爲帝制，他想得到日本的協助，所以承認了二十一條，中日經濟提携的話，在那時也已經提起了。會文樸也知

道民主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袁世凱的舉動很不正常，而且有害於國家，所以袁世凱雖曾邀他出山扶助，他始終堅決拒絕。至於袁世凱，後來因蔡鍔用了金蟬脫壳之計回到雲南，揭竿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就此憂急而死了。

文樸在糖尿病好了以後，就運老母的靈柩回泰安安葬，葬事完畢，才回到北京來。

文樸回來以後，爲着感謝治病的恩人，所以有一天，照例用他的莊重的官話，對素通說：

「你救了我的性命。很是感激，拿我的女兒配給你吧！」
他也沒有說出拿哪一個女兒配給素通，素通也沒有敢問。

「曾伯父，謝謝您的好意。」素通說。

素通雖不知文樸意在那一個女兒，但計算年齡，只有愛蓮和他配得上，於是他也就以爲當然，就常常請愛蓮出去看戲吃館子，文樸居然並不反對，聽他們自由往來，

不久就訂了婚，並由文樸決定在民國六年的夏天，和愛蓮畢業同時舉行結婚典禮。

素通和愛蓮的婚事，因為素通的母親住在上海，且因新病初起，不便遠行到北方來，所以定在上海舉行。曾文樸的身體尚未健康，不宜跋涉，也不能南行，曾太太因此也不離開，就由錢姨太太帶同女兒愛蓮，和興亞木蘭前去，興亞是代表父親，木蘭順便想逛一逛上海和杭州。

阿非聽說姐姐要到南方去，也一定要去慶賀吃喜酒；這是紅玉的意思，當然紅玉也是要去。他們表兄妹二人，每日在同一院中朝夕相處，正在情竇初開之時，所以戀得難分難離。阿非的母親，也就是姚太太，現在是每天不出房門，潛心修來世的福，所以對於他們的事不很關心，她不言不語，剛能自己照顧自己，她照常吸着水煙，只是吸煙時的「普露普露」的聲音，才是她唯一的發音。姚思庵對於阿非和紅玉的事情，原已默許，不過因為紅玉善感多病，身體衰弱，有點委決不下，所以沒有公開宣佈，這時聽說他們要同去，也不加以阻止。至於紅玉的父母，因為阿非是繼承姚家家業

的兒子，當然願意他們二人能結成夫妻，所以這兩個年青小孩子，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直厮混到現在。

在前一年的秋天，紅玉曾經病臥了兩個月，因此阿非和她更加親蜜，從那以後，紅玉就停止上學了。她據說是患的癆病。也許是因病的原故，她心中總不很安靜，執拗於生，又時常能看出來她好像要嘗嘗一切的幸福。她極羨慕健康，同時，由窗外飛進屋來的落葉，能引起她的哀愁，她叫阿非蒐集美麗的落葉，夾在床旁桌子上的書裏，她又極厭煩自己和自己的屋子，她恐懼停落在花瓶中的花上的蟲子，她常說了環若不時常更換新衣，就覺得討厭，她的母親對她的話是無不依從。今年春天，她的身體很好，常說要回到小時的故居去看看。這一次的南行，能和阿非一同泛舟西湖，這在她是一個多麼幸福而憧憬着的夢啊。

一羣快活的青年人，在六月底由北京起程了。麗蓮及其他諸人，都拿阿非和紅玉二人當作未婚夫婦，一切都讓他們二人在一起。

木蘭常和紅玉在一處，漸漸的紅玉就把心裏的話，訴說給木蘭聽。紅玉起初怕木蘭將麗蓮拉攏給阿非，可是現在知道木蘭是幫着自己的。

紅玉有時覺得自己很幸福，有時又覺得自己不幸，她今年已經十八，阿非也已十九，但是從未聽見姑父和姑母，對她們的婚事提起過一言半語，紅玉很覺得奇怪，又不能由自己的嘴，來提醒姑父姑母的奇怪的健忘症，而且也沒有聽見姑父姑母有過什麼暗示。

「我不知爲什麼，總是怕要失去他，什麼原故連自己也不知道。」她對木蘭說，「我們時常在一起，真是無上的幸福，我總覺得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開啊！」

「那就是因爲你太愛他了，」木蘭說，「愛，就是永久的創傷，不能夠堵塞的。一愛上了誰，心中的一部就失去了，若不尋出這失去的部分，自己就覺得不算完整，就不能安靜。所以就要尋找那失去的部分，等到和心愛的人相見了，才又能算作完整，心愛的人一走了，他又帶走了心中的一部，直到再相見以前，心中就不能完整。」

「假若不能和愛人相見，或者是愛人死了的時候，那時將要怎樣呢？」紅玉問。

「那種心理的問題誰知道呢！」木蘭回答，「也許那失去了的部分就永不回來了吧，因為是陰陽隔世啊。可是另外又愛上了別人，和別人結了婚，夫婦和諧，這永久的創傷，有時也能治好的，但到底和原來的愛人結婚兩樣。」

木蘭又對她講起錢素丹的事，素丹現在已和丈夫離婚，在北京倚靠着贍養費度日，哥哥的結婚式，也拒絕不參加，孤獨的既不外出，也不和人交際。

「在結婚以前，不是戀的很熱嗎！」紅玉說。

「不，不，那不能叫作戀！」木蘭堅決的說。

紅玉聽的很驚訝，而且她聽的越發糊塗起來了。

素通和愛蓮結婚之後，就留在上海，木蘭為買絲襪，到上海的熱鬧的馬路逛了一趟，就帶同興亞，啊非，紅玉，麗蓮，麗蓮的母親，一同到杭州去了。到杭州坐火車只消四個鏡頭，他們在西湖湖畔的舊房子裏，快樂地過了五天，那裏離岳王墳很近，

一面靠近馬路，一面臨湖，房子是占着湖邊的靜靜的一角，一部分的湖水流入院中，成爲水池。

杭州是木蘭所畫思夢想的地方，雖沒有北京那樣華麗，但是其溫柔幽雅，很有引人入勝之處。在西湖四周的高山上，聳立着許多廟宇和古塔。遊完北京之後，到杭州去參觀一下，就像吃完宴席之後，喝一杯香味芬芳的龍井茶。在北京的美景之中，木蘭也喜好富有南國田園風味的什剎海，可是現在擺在她眼前的，就是南國勝地的杭州。頤和園的昆明湖，不過是西太后耗盡人力財力而建築成的西湖的雛型，但是現在她已到了真的西湖。有些人把西湖比作古代有名的美人西子，西湖真能令人想起嬌媚的南方美女，晴天像在笑，陰天像在愁，而美女也是愁的時候富於魔力，所以西湖在陰天霧濃的時候，更加美麗，在灰色的霧中，浮着許多碧綠的小島，更分不清是許多高山聳入到雲霧中去了呢，還是雲霧降落到山上來了呢。

杭州是比北京的歷史還要悠久，因爲在蒙古人尚未築成北京城以先，杭州早已是

南宋的都城了。而且他的歷史方面，與文學的關係比與政治的關係還要密切，蘇白二堤，就是中國唐宋兩位大詩人蘇東坡與白居易的名字，在千年之間，會有多少文士墨客，佳人才子，在這兒住，在這兒樂，在這兒死，在這兒葬，他們的故居與墳墓，也是到處皆是。

木蘭想到父母死後，就決心要移住在這裏，以終餘年。

木蘭對於父親的舖子很感興趣，夫婦二人每天早晨去和舖子裏的人去閑談，管事人也竭誠招待他們。餘下的時間，就各處閑遊，一到晚上，湖上籠罩着白霧，他們就乘着小船，在湖上賞夜景，聽着別的年輕人在小船上唱歌。

有一天午後，他們遊遍三竺六橋，經過月下老人祠，錢姨太太代替麗蓮求了一支籤，籤語四句詩。末二句是：

「採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忙」

興亞走過來讀了一遍說：「誰來信他，完全是僧道騙錢的方法。」
但紅玉爲了好奇，也求了一籤。末兩句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香風一陣盡成空」

紅玉看過，滿腔不快，縐縐眉拿來撕了，又對阿非說：

「你也求一支吧。」

「爲什麼？」阿非說，「何必花錢自尋煩惱。」

阿非也沒有求。

木蘭看見籤詩內「香風一陣盡成空」這句話，就想到了自己的丫環暗香，以爲不要是與她有些關係。

這天晚上紅玉總是悶悶不樂，衆人雖然勸解，也不能解她的苦悶，惟有阿非和與亞照常高興，麗蓮和母親錢姨太太，都不相信。紅玉說，他還看見有一對青年男女一邊說着話乘在船上，後來就隱入霧中，連影形都不見了。據人傳說，明朝末年，有一對戀人投入這個湖中而死，一到月夜，這一對戀人，就乘舟出現在湖上，他們二人也不會衰老，永遠穿着明朝的服飾，女的還會吹笛，據說因爲她原是一個歌女。可是除了紅玉以外，誰也沒有看見。

他們在抗州時，接到立夫一個電報說已由日本回來，現在上海等候他們。所以第二天便回上海去會立夫，他們在火車站見面，立夫比以前瘦了一些，可是看着很健康，那一夜，他們在飯館裏給他洗塵。

「你研究些什麼，可否告訴我們？」木蘭說。

「啊，也就是些細胞怎樣長成啦，臭蟲什麼的啦等等的事。」立夫簡單的告訴了他研究的生物學。又告訴他們許多北京的新聞，那是從日本報紙上得到的。說辦子大帥張動要復辟，奉宣統為帝，連頭到尾共有十天，就被人趕走。現在段將軍和親日派的安福系已經掌握政權，基齊將軍的軍隊已進駐天壇等等。好在他們對於政治都不甚關心，所以講過也就完了。

他們一齊乘了火車回北京了，七月裏的火車中真是熱的很。他們爲着順便到秦山遊玩，所以途中在泰安下車到曾家去。立夫，阿非，紅玉，都沒有看見過泰山，木蘭也想從泰山頂上看日出，所以預定在山上住一夜。這一群人於午前十時到了泰安，吃完午飯後，就僱了七乘轎子，另外兩個腳夫替他們拿被，以便在山頂借宿時用。這一天是陰天，他們都很高興，尤其是腳夫們更爲高興。一路上木蘭和立夫談談說說，很是暢快，覺得有立夫在旁邊，令她分外的快活。

將近傍晚，到南天門，他們才捨轎往玉皇頂去，他們是預定在頂上的道觀裏過夜，有小道士出來迎接，興亞定下了七人份的晚飯，一羣人就齊向客室裏走去。立夫對興亞說：

「累不累？我們去看秦始皇的沒字碑吧？」

「不，我還得去招料大家的晚飯。」興亞回答。

「走吧，離這兒很近。」立夫說。

「走吧！」木蘭也說，「同時還能看一看夕陽。」

但是興亞因爲身體肥胖，已經累的直喘，他說想歇一歇。錢姨太太又得吩咐底下人預備寢床；麗蓮和紅玉須幫她忙。所以只有立夫和木蘭和阿非三人去了。

現在，他們已立在雲端上，立在沒字碑上面的石階上，木蘭一手扶着弟弟的肩，山風吹亂了她的髮，彷彿像一個山靈。她眺望着灰色的羣山，藍色的山谷；時時刻刻變換不停的魔術的色彩的波浪，掠過大地而去。

木蘭向西而立，看見了血紅的雲海鑲着金銀色的邊，恰如夕陽由某一角度照射到老翁的頭上。立夫從石階走下去，立在石碑的石基上，碑高有兩丈以上，經有二千多年，覆蓋着棕色的乾苔，他抬頭仰視，木蘭的美妙的黑色剪影，在五彩的天空中顯着極爲調和，有一種說不出的艷麗。

「你能看見嗎？」木蘭指着西方的雲彩說。

「能看見。」他回答了。

木蘭走到碑底下來。這就是築造萬里長城的秦始皇所立的碑，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之後，就到泰山去祭山，這是帝王の特權，至於碑上刻的什麼字，後人誰也不知道，據說是秦始皇得了急病，沒有看見這個碑刻好就死了。更有一種傳說，是石匠不願使暴君的紀念留傳至永久，所以字刻的很淺，所以日久就湮滅了。

木蘭走到立夫身旁，他正在凝視着苔蘚叢生的石碑而沉入於冥想。她伸手除去碑上的苔蘚，立夫說了：

「拉倒吧！」

「這個碑很大呢。」木蘭說。

立夫默然。

「年代很久了。」木蘭又說。

立夫仍不回答。

木蘭也沉默了。三人就坐在旁邊的石頭上，像碑石似的沉默了，他們好像也都變成沒字碑了。到底由立夫打破了沉默。

「真是偉大，這個沒字碑。」

木蘭已經捕捉住了立夫像在作夢似的眼睛的表情，她從他的眼中，已能讀出以的下一句子——萬里長城建造者的繁華，秦朝的急速的滅亡，幾世紀以來歷史進行的痕跡，十數個朝代的興亡盛衰。而這無言碑石的黑色的姿態，在泰山的落日中，已經深深的浸入到立夫和木蘭的心中。

「你能記住吧？」立夫說，「秦始皇爲着怕死，派五百童男女往東海去尋求不死的藥。可是都到那裏去了，現在只剩下這塊碑石。」

「石頭當然會剩下的，因爲他沒有容易死滅的熱情。」木蘭像說着一個謎語。

夜幕已經籠罩着他們，金色的雲海，現在已變成朦朧的灰影，覆蓋着大地。彷徨了一天的雲已經疲乏了，降落在山谷之間，作他們晚上的休息，離別了像夜海上的小鳥似的高峰。大自然，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了。

夜，是含着怕怖的和平。

在五分鐘前，木蘭的心還興奮着的，可是她現在已經變爲冷靜而感到莫名的悲哀；表面的興奮，已深深的沉入體內，腦中異常混亂。她一面拖着疲乏的腳走下石階，一面想着生，死，熱情的生活，無熱情的石頭的生命，她深感到「現在」不過是「永遠」的一瞬息。

然而，在她，這「現在」是最可記念的一瞬息——僅僅這個就足以成爲一個哲學。不，也可說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自我」與「他我」的完全的夢幻。這個夢幻，也沒有語言，雖然是善辯的哲學家，也難說盡這一瞬息所持的意義，因爲難以用語言來表現，所以舞文弄墨者，就稱之爲「經驗」。

但是，夜，對於岩石，植物，以及無夢的動物雖然如此，對於人類却不能算是和平。民國六年七月十六日泰山上的一夜，對於木蘭，是奇特的興奮的一夜。他們的晚餐，只是四樣菜：炒鷄子，蘿蔔湯，藕片，燒豆腐加木耳，飯食是粥和饅頭。旅行的勞頓，和山上的寒氣，使他們都餓了，盤子都吃的精光。但是一面能聽着遠寺鐘聲，所以這頓飯吃的感覺特異，晚飯後，喝着酸味的山上的茶水，與亞對立夫講起在日本的經驗後，都就寢而眠了。

與亞打着鼾聲睡熟了，木蘭睡而復醒，醒而復睡，脚與身體雖睡，而頭腦因着喝

不慣的茶水而仍然清醒，連自己也不知道是醒是夢。在似夢非夢之中，她彷彿覺得在解一個巨大的雲一樣的結扣，這個結扣是一個謎，這個謎就是神。她夢中正在焦急要解開這個結扣，一陣山風由窗外吹進來，她又醒了，與亞還在打着鼾聲。

她正欲入睡之時，又被人聲所嘈醒了，從窗縫中已射進濛濛的光線，她就推醒與亞說：

「天亮了！遲起就看不見日出了！」

「日出什麼看不看都行啊。」與亞這樣說着，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

但是木蘭已經睡不着了。

不久，一個一個也都醒了，木蘭又把與亞叫醒，大家吃了朝飯，往日觀峯去。紅玉咳嗽着，阿非把毯子披在紅玉身上。

東海的水平線，已能看見一線白光，不久那白色之處，又徐徐雜進一點淺

粉色，四周的山頂已能看清，北方看見有一條彎曲的白帶，那就是流向海裏的河水。

雲彩一點也不動，不久，粉色漸濃變為金色之時，恰像一個信號一樣，雲就開始伸縮，開始欠伸，像由睡夢中醒來了。積雲的上層一動，下層的雲就染上了淡淡的半透明的紫色。雲就一齊向東方移動，好像要堆積而成為黃金的天宮。羣山的山峯一點點顯出來，沒有覆着雲彩的大地，還在熟睡。一過十五分鐘，發出微光的金線，在水平線上伸出來，又經過數分鐘，燦爛的兩條帶子放射到空中，這就是預告太陽將要上昇。雲邊更鑲上了金色，遠遠的海面閃爍起來，山風吹的更強烈，突然有鮮紅的薔薇花瓣出現在水平線上，大家都歡呼了：「太陽！」

「已經出來一半了！」

「看那海面上的光啊！」

「全都出來了！」

簡直像跳躍上來一樣，一個大圓盤擁到水平線上來了，映照在注視着的每一個人的臉，木蘭看了看手表，才四點過十五分。

「看哪！」紅玉說，「看那個雲！」

黎明的手指，一觸到纏繞在山峯上的雲，雲就像服從太陽似的，和山間的微風相呼應而騷擾起來，而且迅速地移動起來，像巨大的白龍，跳躍着開始到山谷去，山谷就展開了廣大的視野，大地也醒了。

他們有一點半鐘，立在這清晨的大氣中。

「冷啊！」麗蓮說了。

「我不冷了。」紅玉說完，把披着的毯子交給麗蓮，阿非把那毯子給麗蓮披在身上。

「我們看見了大地的就寢，也看見了大地的覺醒。」木蘭說，「這一次來的真有價值，不是嗎？」

「有價值。」奧亞答道，「可是我還有點困。」

他們回到玉皇頂上歇了一個多鐘頭，吃了一點東西，腳夫們來接他們了，於是就下山，到山跟只消一個半鐘頭。

那天晚上，他們就坐火車往北京去。

這一次旅行的印象，永遠殘留在木蘭的心中，她覺到和立夫在一起就非常幸福，他們一同看日落，一同看日出，在沒字碑前默默停立的立夫的黑影，啊，這一切，都含着純潔的意義，她不明白這個意義，這是不能用言語來表現的，可是由這美麗的快樂的一瞬息，她比以前更知道了一點人生。

立夫一到北京，莫愁就到車站來迎接，她穿着白色的衣服，年輕而美貌，一手拉着兩歲的男孩，伸出另一隻手來歡迎他。除了無言的握手以外，當然沒有任何表示，

可是立夫知道已到了可愛的家。妹妹環兒也來了。告訴他已轉學到北京大學，這個大學自從「文學改革」以來，就男女合校了。

一到家，就去看母親，母親不很大變，又去看病中的岳母，那老婦人仍然在吸水煙，「普露普露」的響着，還是不能說話，家中的事情，統由珊瑚和莫愁料理，姚思庵照常很高興的歡迎立夫回來，和他談了許多話。

立夫走進自己的院子裏看了看，收拾的很潔淨，和莫愁談起了家常話。莫愁告訴他許多事，告訴他曼娘的丫環小喜，跟一個僕人生了孩子，後來給了那個僕人。立夫看見莫愁房中，放着幾本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所出的刊物，莫愁就告訴他北京大學裏邊的情形。

這時的北京大學，已成爲文學革新的中心地，陳獨秀正在推行白話文運動，贊助他的有錢疑占，胡適諸人；和他們相對者，是舊學者，以林琴南，辜鴻銘等爲中堅，兩方爭論辯駁，鬧得很厲害。林琴南斥白話文爲拉洋車的語言，文學革新運動等於驅

野獸入於人群。革新派的人也反唇相譏，罵他們老朽昏庸，不知世務，並發表了

極激烈的言論，總之使學界和文壇，都起了絕大的波動。校長蔡元培是一個好好先生，他對兩方均不偏袒，一任他們自由爭論。於是這革新運動就盛極一時，由白話和文言的論戰，逐漸展延到禮教和習俗的問題上去，新派中人主張推翻一切舊式的詩詞，打破貞操觀念，鼓吹孀婦再嫁，消滅宗嗣制度，打倒孔教，推行新體詩，勸導人實行山額夫人所主張的生育節制，宣傳易卜生，王爾德，杜威等所主張的自由戀愛，男女同學，自由離婚，禁止纏足，廢除納妾制度，和打倒孔教。

立夫和莫愁對於這事，意見稍有不同，莫愁是在舊禮教下生的女子，而且一生舒服安樂，所以很反對破壞舊制，她本來極佩服林琴南的文才，所以很同情她。立夫則出身貧苦，向來對於舊制度不甚滿意，所以偏向革新，不過他另抱一種個人主義，見解和這時革新派也有些不同。他對兩方的評論是：舊派缺乏論據，而新派的論據也不見高明。

文樸和思庵，也立於相反的地位，文樸絕端崇拜孔孟，斥新派爲野蠻，罵他們爲忘八，罵他們根本沒有了解孔孟的道理，尤其憎惡他們在說話之間夾進外國字眼。爲表示同情舊派起見，特請林琴南到家裏來吃飯。此事木蘭倒很合意，因爲她也是佩服林先生的。

思庵則贊成改用白話文，不過反對廢除宗嗣制度，也贊成孀婦再嫁。有一欠珊瑚在旁開玩笑說：

「假如有人要我的話，我也可以再嫁人去了。」

莫愁是贊成舊道德的，所以她喜歡「少奶奶的扇子」，可是她絕端反對「傀儡之家」。紅玉是反對一切新派的主張，尤其最反對男女合校。木蘭雖贊成語言的革新，那是因爲在「紅樓夢」之中，已經表現着很優美的口語文，不過她反對「洋車夫」的話。她贊成儒教，反對易卜生，贊成男女合校，畜妾，宗嗣制度，但是反對纏足。阿非是和一切中國青年一樣。崇拜新的指導者，反對儒教，贊成自由戀愛，生育節制，

網球。

總而言之，其實所謂革新，也不過是歷史上的一種演進，今日之所謂新，即是將來之所謂舊，激烈和新奇，不過是當時人目光中的見解，在後來的人看起來，就不平淡無奇，覺得古老。試看光緒末年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當時哪個不說他們激烈，但是到了後來，大家還嫌他是帝制派，太沒有民主思想。民國初年的林琴南和嚴復，當時哪個不稱贊他們的貫輸西學，見解新穎，但這時便已斥他們為老朽腐敗。再拿陣獨秀來講吧，當時他那些激烈的言論，無不使當時聽的人咋舌搖頭，但現在看起來又何嘗新奇。

當時的新舊思想，既如那樣混亂，而當時的官場，更是混雜不堪，政府裏面完全由一班一竅不通甚至連自己姓名都寫不上來的武人，和一輩自命精通政治的留學生掌攬大權。這些人專在北京天津之間跑來跑去，幹一些攬權納賄，賭博嫖妓的勾當。這班留學生都是穿了西服，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總是神氣活現，可是除了拚命的要想發

財，沒有別的本領。那班武人，尤爲可笑，爲了學時髦，也穿上一身西服，不過又覺得很不便當，又要罵西裝討厭，他們也不顧在人前人後，覺得頭頸很不舒服，就把硬領的鈕子解開，讓他兩邊散開。拿了手杖不知用處，就和拿了一串魚肉一般的掛在手上。他們一大半信孔教，而實在並不了解孔子的道理，他們十有九個抽大煙。其中狗肉將軍張宗昌更是當時的怪物，他能摸著俄國小老婆，口裏銜著雪茄接見外國領事，他滿身的口袋裏邊，沒有一隻不塞滿鈔票，他能同時任命兩個人去作同一地方的縣知事，等到雙方到了任，同來向他請示時，他還說：「這種小小事情，你們自己講講開豈不了結嗎？」他能強要人家的女人，而拿一個官職給她的丈夫作酬勞。

此外還有一位楊將軍，也很出奇。有一天深夜進城，看城門的兵士問他口令，他只說了一聲他媽的，自願往裏直衝，從此之後，他媽的這三個字，便成了軍事長官所專用的口令了。

北京尚且如此，各省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加以各省督軍沒有一個不注重於奪取地

盤，你爭我奪，刀兵四起，弄到中國沒有一片乾淨土。但這種種的腐敗現象，自然使民心大不滿意，偏向改革之途，軍閥中的北洋系，這時也為權利問題分裂為二，一是安徽系，由段總理為首領，一是馮國璋所領導的直隸系。

張勳的復辟運動失敗，使北京城內多了許多外來的軍隊，這個動亂，也波及到了立夫家裏。

原來姚家的陳媽，聽見新到了許多兵士，就向主人辭職說，要去尋她的兒子，立夫勸她一面作事，一面找尋，她一定不肯，決意要出空了身子去細找，給她錢，她也不要，就颯然而去。

莫愁很可憐她的境遇，除了替她貼了許多尋人招貼以外，並且慫恿立夫將這件事作成一篇小說，登在報紙上，希望或能被他兒子看見，而到北京來和他母親相會。

立夫把小說寫成後，就寄給一家報館，就被登在報上了，這篇小說。很引起一般人注意。急進的批評家，評為民主主義文學最初的成功，舊派的人稱贊他善於描寫母

性愛和母子愛，某教授特爲寫了一篇論文，指定這篇小說可與唐朝一篇敘事詩相比。

從此，立夫就確立了他的作家的地位，雜誌的編者常來索稿，同時，立夫的科學方面的研究，也因之連同出了名，所以他就當上了北京師範大學的生物學教授。因而結織了許多新時代的作家，於是他常常有論文在報紙上發表，辭句之間，很是激烈，使莫愁提心吊膽時常睡不着覺。

姚家花園裏邊，倒因此忽然變爲熱鬧年，一輩青年人和著名一時的作家，常在園裏集會，有時也夾着幾個老輩，如林琴南，傅增湘，齊白石等名流，靖亞也常獨自來此，他的油礦，因爲採不着油，已經倒閉，所以在一年前由山西回京。木蘭也時常帶着暗香同來。

思庵看了很是快樂，也常加入他們一羣說笑談天，他這時所牽掛在心的，惟有阿非娶親這件事，阿非和紅玉雖未定親，但已爲大家所默認，不過思庵總就心紅玉的身

體太弱，怕他的壽命不長，所以既不宣佈訂婚，也不公然反對，一切任其自然發展。

晚春的某一日，華大嫂替姚家介紹來一個丫環，是旗人，名叫寶芬，華大嫂在古玩舖認識的一個朋友託她介紹的。姚家正因陳媽走了，少人作事，就拿她抵了陳媽的缺，叫她專門侍候姚太太。

寶芬長得極其美麗，比紅玉還許勝幾分，思庵和莫愁等問過她的家世，和爲什麼要出來當丫環？她對於自己的家世，總是含糊其詞，只說是家住西城某處，因爲沒有法子，所以出來當奴才。

起初思庵很有點不想留她，因爲看她長的太好看，他活到六十歲，就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看的女孩子，他想起體仁，假若體仁活着，一定會被這個女孩子所迷的，他想到女人是禍水，美貌的女人能傾國傾城，所以很是猶豫不決，怕因她而使家中發生意

外的災禍。但是一來因着寶芬的貌美，受人喜愛，一來她舉動典雅，熟知禮貌，頗有大家閨秀的風度，所以女眷都很中意，於是就留在姚家了。

紅玉看見她，心中很是不安，深怕不要被河非看上了，以致自己的愛人被她奪去，後來想到自己是她主人家的親戚，她不過是一個傭人，或者不至於有什麼意外，方覺釋然，不再放在心上。

木蘭聽說姚家新來了一個好看的丫環，也回娘家來看，遇見之後，也很覺詫異，仔細和她談了以後，始知她還通文墨，因之非常喜愛她，便把她帶回會家，叫她陪伴幾日，但過不了幾天，寶芬便懇求木蘭放她回姚家去，此事不免使木蘭起了疑心，因為木蘭已知道自寶芬到了姚家之後，阿非便時常借着問候母親爲由，到姚太太房裏去，和寶芬搭訕，寶芬到了會家，阿非也幾乎天天來探望木蘭，而寶芬又急要回家，幾方面參合起來，形跡就有可疑之處了。木蘭有一次就率直的和阿非說：

「你和紅玉妹妹早晚要結婚的，你不要再和寶芬親近了。」

「我也和姐姐一樣，不過覺得她很有趣罷了。」阿非這樣分辯。

「可是你不能比我，你是小孩子啊！」木蘭堅決的這樣說他。

有一次，木蘭想留寶芬在自己家多住幾天，寶芬這樣說：

「謝謝您的好意，可是我不能侍候您一輩子。」

「爲什麼呢？我們不能作朋友嗎？」

「我不能够。」

木蘭對於寶芬的這種態度，很覺奇怪，心想不要是寶芬和阿非真已墮入了情網。

「你知道我的弟弟已經和表妹訂婚了嗎？」

寶芬覺得她是在受叱責了，急忙改爲正經的臉色說道：

「少奶奶，您不要誤解了，我是給人當丫環來的，我不想有什麼出息。」

「那麼爲什麼不在我這兒多住幾天呢？」

「我不能够。」她說的很簡單，木蘭難以明白她的意思。

木蘭帶了寶芬回姚家，就將心裏所壞的疑惑，告訴了莫愁，並將紅玉在西湖月下老人祠所求到的讖語講給莫愁聽：

「香風一陣盡成空。唉，此事不要就應在寶芬身上啊！」

莫愁說，她也曾仔細觀察寶芬的行動，覺得她很是大方規矩。對於阿非並不怎樣招攬，或者不致於到那種地步。

木蘭又問起紅玉，莫愁說她一個月倒有半個月生病，又時常無事哭泣，吃藥也不見好，勸她不要思慮過多，也沒有效驗；說着就拉了木蘭同去看望紅玉，看見她正睡在床上，臉上瘦了許多，手腕上骨頭也露了出來。

紅玉含着眼淚說：

「二姐，謝謝您來看我，您再多來看我幾次吧，快要看不見您的小妹妹了！」

木蘭和莫愁懇切地勸了她一番，叫她少無事傷心，少作詩詞，並和她說一定要求父親早些宣佈阿非和她的訂婚，紅玉聽了很為感激。

木蘭姊妹離了紅玉，就到退思室去和父親商量此事。思庵繃起眉頭說：「你們怎麼還沒有脫去冲喜的念頭。豈不看見曼娘已受累不淺嗎？且等她好些再說吧！」

木蘭姊妹回去，只好說了一個謊，說父親已經答應了。從此紅玉的飯量也加了許多，這是夏天的事，大家都傳說到了秋天，阿非就要和紅玉訂婚了，所以紅玉也就那樣深信不疑。

寶芬是一個很好的丫環，除了告假回去探望父母之外，從不離開姚太太的身旁。她相貌長得既好，心性又極伶俐，姚太太雖不能講話，而寶芬時時能揣摩到姚太太的心思。要茶要水，要什麼都不必姚太太指示，她總能先意承旨地奉給姚太太，所以姚太太極寵愛她，思庵因此也極看重她，她不常出去遊玩，花園裏也不很常去，無事總是坐在太太房裏作活計。阿非去看母親時，總和她談笑，姚太太雖不能用言語表示，但對他兩的親近，好似很樂意，有時阿非已經立起來要走，反由母親招呼着叫他多坐

一些時。有一次竟被紅玉的丫環看見阿非替寶芬擦茶杯。又有一次看見兩人笑着搶一杯茶喝，但丫環也不敢告訴紅玉。

到了秋天，紅玉的健康稍恢復了些，已能在院中散步。一天晚飯後，想去望望姑丈，並且看看阿非在那裏作什麼。她繞過池塘，向退思室走去，看見姑丈一人在內，就和姑丈請安問好，談了幾句話，問了問阿非，告辭出來信步向園中走去。

她以為在園中或能尋到阿非，尋來尋去也沒有尋到，已經覺得很累，就走了回來，走到正屋旁邊時，看見阿非轉過牆角走向前來，好似在找尋什麼，片刻之間，復又轉身而去。

紅玉起了疑心，跟上去隱身在一叢小樹的背後觀望，那兒正是花房，前面是石板鋪地，地上擺着許多花盆。只看見阿非和寶芬對面立着，寶芬向阿非很急忙地說着話，可惜離得太遠，聽不出什麼，又見寶芬轉身想走，阿非攔住了不肯放的樣子。看得紅玉驚心動魄，一陣傷心，禁不住淚如雨下，跌跌衝衝的走回自己的院子，睡在床上

，獨自哭泣。

其實阿非本來一人在園中遊玩，走到花房前，忽看見寶芬獨自在那裏行走，仔細一看，她的動作很是奇特，也不是在賞花，在那幾方石板上，按照一定的步數，向一個中心點走來走去，走有四五步，就立住將手指放在唇上，自言自語地注視着地上，然後又走回中心點來，來回數着步數。阿非很覺得奇怪，就走向前去招呼她，寶芬吃了一驚，抬頭看見是他，就裝出了笑容。

「嚇了一跳吧，在這兒作什麼呢？」阿非走過去問。

「看花呢。」

「這兒哪有花，花在裏頭呢，你沒有看見花吧。」

「您怎麼知道？」

「我從遠遠就看見了。」

「我找一個別針呢。」寶芬聽說已被他看見，就改爲這樣說。「您到這兒來作什

麼？我因爲成天侍候老太太，所以抽空出來散散心。」

「我也是來散散心，一個別針還值得那樣的找法嗎？我來幫你找吧。」

「不用您費神。」寶芬想要轉身就走，阿非攔住不放。

「寶芬，我從來也沒有和你兩個人在一起的機會，妹妹，我是……………」

寶芬看了他一眼。

「放尊重一些，被人家看見了多麼不好意思啊！」

他一定再要說下去，寶芬就說：

「求求您，您走吧，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吧。」

阿非就聽了她的話走了，兩人都不知道此事已被紅玉窺見。

阿非回到自己屋裏時，父親告訴他紅玉來過。

「你去看她吧。」父親說了。

阿非就到紅玉院中去。她拒絕不見，丫環蜜林出來說小姐因爲太累了。阿非就對

蜜林說：

「你告訴小姐一聲，因為她方才去看我，所以我來的。」

愛上一個女人，又崇拜另一個女人，同時遭到這兩個女人的拒絕；阿非此時實在無計奈可，只得頹唐的走了。

「世界上爲什麼要有女人，他們是最不可解的動物啊！」他這樣想。

父親已看見了他臉上的失望之色，可是默無一語。

第二天，紅玉的丫環蜜林跑來告訴莫愁：

「三小姐啊，請去看看我們小姐吧，她從昨晚出去散步，回來就把眼睛哭腫了，不一會大少爺來看她，也沒有見，我問她爲的什麼，也沒有說，一定又是嘈架了。後來吻了有半個鐘頭，叫我把抽斗裏的詩稿拿給她，看完了以後，哭着點起火燒掉了。三小姐，叫我怎麼說好呢？看着都令人傷心，今早起來又咳嗽了。痰裏還帶着血塊，我就去告訴舅老爺和舅太太，又給她送來了藥。可是藥有什麼用呢，我又不能把昨晚

的事告訴出來，唉，都是爲着那個大少爺，年輕男人真不可靠，我也恨他呢！」

她說完了這些激烈的話，莫愁就說了：

「你還在作夢呢，昨晚的事，和阿非有什麼關係，你未必知道吧。」

「我也多少知道一點，都是爲着那個旗人丫環！」

「你很明白，那麼這件事應當怎樣辦呢？」

「這事情只有您幾位小姐能說話，就是和老爺說，快點讓他們結親！」

聽說紅玉吐血，一家人都慌忙來看，連姚太太也由寶芬扶着來了，衆人的眼睛，都集中在阿非和紅玉身上；在許多長輩之前，阿非不能對紅玉表示什麼感情，所以沒有說什麼話。

紅玉一一向大家道謝，尤其是驚動了姑母，說是實在過意不去，馮舅老爺和舅太太也向姚太太道謝，請她們回去。

數天之後，紅玉的病體也漸漸轉好了。

有一天，立夫的朋友青年作家巴古，借姚家的花園宴請美國人唐納虛女士，並請唐女士所聞名欽佩的辜鴻銘老先生作陪，以便兩人藉此會晤。

唐女士是因游歷而來中國的，極愛北京的風物，所以就住下來了，她住着很大的中國式房屋，僱着中國廚師，並請了一位教中國話的先生，所以也能說幾句中國話，因此著作家和藝術家都願和她往來。她曾在華大嫂的古玩舖內遇到木蘭和興亞，因而認識起來，她很愛木蘭的天真，她到北京已有一年，但始終沒有和辜老先生會過，所以巴古這次特地借這宴會讓兩人見見面。

辜鴻銘老先生，也是北京的一位怪名士，他的服裝很古舊，依然寬袍大袖，一派的前清式樣，不知道的人決看不出他精通英文，熟悉洋情。有一天，他在電影院裏看電影，看見影片裏邊一個穿着晚禮服赤着背部的婦人，他立了起來，大聲向觀眾說道：

「你們看這外國婦人好不奇怪，她的上身，小衣服之外不穿大衣服，她的下身，大衣服之內不穿小衣服，她是上身沒有大褂，下身沒有褲子的。」

觀衆聽了，哄然大笑，座中有幾個外國人，斥他不應擾亂秩序，叫他不要高聲說話，他笑嘻嘻地用極純粹的英語，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連外國人也跟着笑起來了。

他素來看不起那時的青年，說他們太缺乏舊日的禮貌，不過如有人請教於他，他倒也肯諄諄教導。他這次經了巴古的邀請，肯來會見唐女士，也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很愛看美麗的女子，早聽見人說過姚家姊妹和馮家小姐，曾家曼娘，都是北京有名的美人。第二，巴古告訴他說，諸姊妹不但長得好看，而且精於舊學，紅玉並且能寫製作詩詞傳奇，所以他聽了很高興，極願意去見見。

紅玉得了邀請，非常興奮，特地在前一日休息一天，以便次日可以打足精神和客人周旋。當日又特地遲些起身，臨時理髮搽粉，極意修飾，丫環蜜林看了非常快慰，因為從來沒有看見過小姐如此高興。木蘭和興亞，曼娘到了姚家，看見了也覺奇怪。

午後，巴古，素丹，同了辜先生先到，大家出去迎接。一一見過，辜先生看見曼娘說：

「您至多只有二十多歲。」

曼娘笑着回答道：

「已經三十二歲了。」

辜先生便說：

「這就是舊式女子的好處，因為她們是小脚，終日伏處深閨，不受風日的侵蝕，所以能長保容顏不易見老，如若也像現在的女子，天天跑出去拍網球，那是不消三十歲，就已變成老太婆了。」

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辜先生在高興的時候，極喜歡說話，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聽的人越多，他談的越起勁。他的有名的對於蓄妾的辯護，有這樣一個幽默的譬喻：他說一隻茶壺，要有

四隻茶碗配着，才能成爲一套，所以一個人也應該有幾個妾。但是他今天所談的，不是那個蓄妾論，而是纏足的問題。他是這樣說的：

「一個女子的娉婷娜，完全在於身體的姿勢，外國女子的所以要束腰，就在於要使臀部突出，以顯露她的曲線美，不過束腰是有礙於腹內五臟的，而纏足則於體健毫無關係。兩種方法，都是使一個女子的身體挺直，顯出全身的輪廓，但束腰是將腰部硬行束小起來，不如纏足使臀部自然挺出更來得美妙。何況女子的腹部是傳種接代的大本營，妄得加以妨礙，所以結論是：女子應該纏足，而不應該束腰。」

這番議論，曼娘聽的羞得抬不起頭來，紅玉倒不覺怎樣，反而以爲很有趣。

唐納虛女士來了，由巴古替衆人一一介紹。介紹到紅玉，就告訴她這位就是能作詩的馮小姐，唐女士拉着她的手，說着很勉強的中國話，極表欽佩之意。

辜先生用英語告訴她說，方才正在討論纏足的好處，但給她聽了，恐怕要不很贊成。唐女士說不必一定贊同，辜先生的議論，她總是極感興趣的。介紹完畢之後，巴

古宣佈他和素丹已經訂婚，大家又道賀一番。

衆人先在花園裏邊遊玩，東一堆西一羣的談天散步。

巴古對辜老先生批評木蘭和莫愁，他的話很富有詩意：

「木蘭的眼睛細長，莫愁的眼睛溜圓。木蘭像小河一樣的活潑。莫愁像池水一樣的寂靜。木蘭像白乾酒，莫愁像葡萄酒。木蘭像林中秋日，令人興奮，莫愁像炎夏清晨，令人安靜。木蘭的精神，不斷地在天空飛翔，莫愁的精神，像大地之春，溫柔而強烈。」

紅玉因走得疲乏，想回去休息一下，阿非就陪她回去，走到暗香室南的桃園，那兒有假山，南邊的池上，架着一條小橋，紅玉走在橋上一邊俯視着水中的金魚。

這時只剩他們兩人。阿非說：

「妹妹，我那天晚上去看你，爲什麼不讓我進去？」

「冤家！」她停了一停，接着說下去，「你自己還不知道什麼原故嗎。」

「真不知道，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阿非心裏頗疑惑，不要是那天和寶芬在花園裏的一節事，已被紅玉所看見或知道，所以如此恨他，就想把這節事的經過告訴紅玉。

「妹妹，你聽我分辯……」

「不用分辯。」紅玉打斷了阿非的話。

「妹妹，我們不是就要訂婚了嗎？不行再嘈架了。」阿非用溫柔的聲調說。

「你去陪客吧，我要回屋裏歇一歇。」

「吃晚飯時來嗎？」

「當然去了。」

「我來接你吧！」

「不，我自己去。」

他一面望着紅玉走的沒有了影，就獨自悄然回去了。

紅玉一回到屋裏，自己又後悔起來，不該和阿非那樣鬪氣。

晚飯將近的時節，她就向飯廳走去，將到廳門，望見衆人都在裏邊，阿非正和唐女士在講話，談論巴古和素丹訂婚的事情，而語音頗低，他就站住了腳，將耳朵靠近窗戶，想聽聽阿非究竟講些什麼。只聽阿非說：

「男子本來都是如此的，愛了一個女子，爲了她便什麼都願意。」

又聽見環兒接口說：

「聽說她早已患了癆病啊！」

唐女士不懂什麼是癆病，由阿非解釋說就是肺病，她才明白。唐女士就說：

「明知她已有病，仍舊肯娶她嗎！」

阿非回答說：

「自然，爲了可憐她起見，當然娶她，她雖是尖利一些，但人很可愛。」

其實都是說的錢素丹，紅玉聽到此處，誤會了所說的是她自己，以致又羞又憤，

轉身便走；在花園裏竟癱化在一個石凳上，許久立不起來。心中暗想照阿非的話，他兩的嫁娶，已是不生問題，不過他只是爲了可憐她，並不是真誠愛她，難道阿非竟已移愛於寶芬了嗎？這叫她如何辦法呢！思索了一會並無主意，看看時候已遲，不得已撐起身子，走到飯廳去入席。

吃飯的時候，辜先生又談到自由結婚問題，他說作了一個女子，實在不應該由她去挑選追求未來的丈夫；因爲這個辦法，使比較好的男子，都被臉皮厚的女子搶去，而使生性羞怯的女子，落在後面，至於幽貞嫻靜的女子，寧死也不肯自己去追求男子的。

紅玉聽了，以爲又在說自己，更覺羞極傷心，不覺失了常態；竟舉起杯子，大聲向阿非說：

「阿非哥哥，乾一杯！」

喝不到半杯，就咳嗽不止，連血都咳出來了。

木蘭等看了，既駭且怪，連忙扶着她回房，到了院中，紅玉就說：

「三姐，您請回去陪客吧，二姐也回去吧，留他在這兒，我有話和他說。」

「你們又嘈架了嗎？」木蘭對阿非說。

「不，我們很好。」紅玉急忙回答了。「我有話和他要說。」

木蘭附耳告訴阿非小心看她，說完就和莫愁走了。

阿非越發弄的莫名其妙，別人都走後，紅玉就說：

「請你拿心裏的話告訴我。」

阿非因過於出乎意料之外，所以躊躇了一會，在黑暗中注視着她的臉，然後緊緊的抱住她。

「妹妹，你還不知我早已拿我的心給了你嗎？」

「我只要你這句話。」

「我們也快訂婚了，還有什麼不放心呢！」

「唔。」二人携着手走進房中。

「你應該睡了，我去叫蜜林來吧，你今晚有點兩樣。」

「不，我沒有兩樣，我喜歡你，我從來沒有這樣喜歡過你。」

他又靠近她身旁，熱狂的吻着她，她也不加反抗。阿非又去把蜜林叫來陪她。才回身出去。阿非走後，她的表情立刻變了，突然狂笑起來，笑了幾聲之後，又流淚而泣了。

「不要那樣怪嚇人的。」蜜林說，「小姐爲什麼笑？」

「我完全明白了，」紅玉還是笑着說。

「明白什麼？」

「我是應該明白的。」

「又和少爺嘈架了吧！」

「不，不，你來，我告訴你。」她小聲的說下去，「你知道阿非和我好嗎？他還

是方才說的。」

蜜林這才知道了他爲什麼笑，所以自己也歡喜了。

「他是好人哪，是不是？唔，是不是？」

她走到梳粧臺前去照鏡子。

「你相信運命嗎？」

「是的，爲什麼呢？」

紅玉並不回答，坐在梳粧臺前，又開始梳粧了，她已經很安靜。

「你在這兒已經沒有什麼事，出去吧，讓我一個人好安靜。」

蜜林問是不是再陪客人去吃飯。

「也許去，你到老太太那兒去吧。」

蜜林走了，她一人坐在梳粧臺前畫眉。

一小時之後，客人將散，蜜林又回到紅玉房裏，看見房裏已沒有人，畫眉的筆，丟在梳粧臺上，以爲她整理好了又去陪客人吃飯，所以也不在心。那知等了半天，也未回來，而阿非和木蘭等人又來探望，問蜜林四小姐這時怎樣？蜜林說還是一小時以前出去的，不是和客人在一起嗎？

本蘭心裏一跳，一種恐怖忽然襲擊上來，阿非就喊：「紅玉！紅玉！那兒去了？」向外奔去，兩三分鐘後，又跑回來，「外邊沒有，上那兒去了呢？」他又像瘋人似的向黑暗中跑去，隔了一會，他就帶着馮舅老爺等人又回來了。

衆人就打了燈籠到四處尋找，誰知園中都尋遍了，也無紅玉的踪影，於是又回到蠟房裏搜尋線索，木蘭在抽斗裏看見了一個紙包，上面寫着贈給蜜林的，裏面是包着翡翠的耳環和別針。阿非又從抽斗裏找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滿沾着斑斑的血淚痕跡。

馮舅老爺搶過來拆開了看，兩手索索發抖。裏面的信紙上是這樣寫着的。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孩兒不孝，幼受養育之恩，而竟無以爲報，姑父母待如骨肉，亦屬再世不忘，乃賤體素弱，久臥病榻，近來噩夢頻仍，自知不永，更何須留連不去，以妨他人良緣，婚姻有定，不可強求，前者月下老人之讖詩，早已有所暗示，天地之大，竟使紅玉無以存身，然而人孰不死，遲早間耳，早早脫離塵世。以此清白之身還我父母，孩兒去矣，尙祈勉節哀思，姑父母之鴻恩，亦惟有圖報於來生而已。」

薄命女紅玉謹叩

馮舅老爺看完了以後，急的直跺脚，對妻子說道，「不好了！」眼淚就流了下來，馮舅太太就號陶大哭，阿非茫然坐着像木人，以手掩面而泣。

馮舅老爺仍叫家人設法尋覓，各處都已尋到，依舊無踪無影，就有人想到不要已經投入池中，於是又到池邊去找；但時在黑夜，池面又闊，那裏去找。

一些女眷，只在屋裏焦急，還是莫愁比較沉靜一點，她又從地上發現了一張紙條，那上短短的寫着幾行字：

阿非兄，請按照月下老人讖詩行之，謹祝白首偕老。

這時屋外的家人們，都圍着水池尋找，各人手拿火把，火光驚動了集中的小鳥，也照得水面發亮，月光暗淡，流水無聲，誰都很感慨地在低聲交談。此時只有人聲，驚覺的鳥鳴聲，梟鳥的怪叫聲，打破了沉重的寂靜。

立夫默默地用手指給與亞看亭上刻的對聯：

曲水繞山山繞水

閑人觀俗俗觀人

後來這兩塊對聯，因觀物傷情，思庵命人取下去了，這是後話。

馮子安因夜已漸深，只可等到天明再說，向來客道謝，請他們先回去，曼娘，木蘭，與亞，都懷着不安回去了。這一晚，大家自然都睡不着。

到了天剛明亮，馮舅老爺和思庵已經起來，再去尋覓，方走到池邊，已看見遠處有一個人浮着，連忙叫起男僕，撈將上來，果然是她；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這時已面目浮腫，肚皮鼓起，令人可怕。

馮子安也不管乾淨不乾淨，抱住了哭個不住，阿非望了望，也不敢觀看，一家人都非常傷心，馮舅太太更爲悲傷，她想起紅玉幼時，自從看見了什剎海淹死的女人回來後，就永遠見着水害怕的。誰知她到底還是死於水中。

木蘭翌日就和興亞，曼娘，錢姨太太，麗蓮等人來了，紅玉的母親，已哭得像淚人兒一樣，大家聽了，都非常傷心。木蘭覺得已應了杭州月下老人那句識詩，但不知所謂「一陣香風」，究竟指着暗香還是指着寶芬。細細一想，暗香比阿非還大幾歲，不很配得上，寶芬倒比阿非小一歲，正好相配，看上去紅玉的缺必由寶芬抵補無疑。

了。

姚太太雖然睡在床上，口不能言，但耳朵很是清楚，聽了紅玉自盡的事，也非常哀痛。她身體本很衰弱，經此一番刺激，更加不能支持。夜裏的惡夢更多，差不多每夜夢見銀簾。以致她非常恐怖，連伯牙都不願見。

有一日伯牙來請安，剛走進房門，她就驚駭起來，不知不覺之間竟叫道：

「你難道也幫着你的媽來向我討命來嗎！」

一面叫着，一面趕伯牙出去。莫愁剛走到房邊，起初愕然一驚，後來倒歡喜起來說：

「媽的喉音不是恢復了嗎？」

不料姚太太的病，從此就一天重似一天，後來她自知去死已近，就將兒女一起叫到床前。向他們說，銀簾已在夢中告訴過她，家裏另有一個人死了之後，就該輪到她自己，現在紅玉既死，自然她也不久於人世。她此刻所最關心的，只有阿非的婚事，

寶芬雖是一個丫環，然而相貌既好，性情又嫻靜，和阿非很可相配，並知阿非也很愛她，所以一定要思庵給他們配成夫妻，以了心願。說過這番話之後，過了兩天她便死了。

思庵不忍拂她的遺命。就去請華大嫂來，托她向寶芬的父母求親，並說明要待姚太太終七之前完婚，以免等待三年的孝服。寶芬自從確實知道了自己將要作姚家的媳婦，方將自己的實在家世，和到姚家幫傭的目的，盡情告訴了阿非。

原來寶芬的父親姓童，本是旗人的大官，自革命事起，他們也當然受了影響，變為貧窮。他的父親有一天買到一部姚家花園舊主家裏的一部書，書中夾着一張紙條，中間詳述咸豐年間英法聯軍燒掠北京和圓明園的事實；並說因要離京避難，所以將一切金銀珠寶，埋藏在園中花房前的石板底下。寶芬父親看見了這張紙條，心裏起了一線奢望，所以特地運動了華大嫂，將自己的女兒送到姚家作了環，命她留意找尋這埋藏寶物的地點，以便設法掘取。寶芬到了姚家之後，也曾去踏看幾次，但覺花園已現

屬於他人，即使知道了所在，也無法去取，所以也就不甚在意，並且姚家待她甚好，而阿非又和她親熱，年紀相仿的男女，常在一起，那得不發生感情。因之對於掘藏這事，更爲冷淡。那一天被紅玉看見她和阿非在園中講話，實在就是她正在那裏踏看寶藏的地位，在那幾塊石板上來回細查，恰被阿非看見，經她支吾了幾句，就走開了。後來她回家的時節，便向父親說明這事沒有把握，但她父親仍不死心，依舊叫她留心等機會，她也無非含糊答應罷了。

等到華大嫂前去求親，她父親一想掘藏原是沒有把握的事，而女兒能嫁給一位富家子弟，是現成的福氣，隨即滿口應允，立即過禮下定。

寶芬於定親之後，將這節事和盤告訴了阿非，阿非倒很信爲真實，叫了幾個家人，把那地方的幾塊石板，一一掘了起來，居然在當中一塊的下面，發現了兩個錢，可惜都已空了，顯見已被先下手的將寶物取去。不過還算運氣，在錢子旁邊，拾到五粒大珠，大概是上回掘藏的人急忙中所遺落的。阿非和寶芬以爲一番手脚總算沒有白廢

，也就很爲滿意，走去告訴思庵，思庵也無非笑笑說：

「你們沒有這麼大福氣去享受這寶藏。」

思庵從太太死後，立定了主意，命阿非和寶芬在結婚之後就到英國去留學；對於自己的行止，也另有一番打算，所以在他們草草結婚之後，就擇了一天，叫齊了兒女親人，向他們說，太太已死，兒女婚嫁都已完畢，一切心願已了，所以他在阿非夫婦動身之後，也要出家雲游去了。衆人聽了，自然苦苦勸他不要去，但他絲毫不爲所動；反而說他早已存下這心，不過一向因各事纏繞，不便撇下就走，現在諸事既了，不走何待。況且將來依舊打算回來的，只不過像出一次遠門一樣，大家何必過於着急，他又發了一番議論說：

「男婚女嫁，各人都長大成人，我對於家庭的職務，也已終了。在你們母親故去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有流淚，你們一定奇怪；可是讀一讀莊子看，就都明白了。生死興衰，都是天道，幸與不幸，也都由各人所持的特性所始然。死雖可悲，但不過是

「道」的一部分，你們明白了這個話，也就不需要悲傷了。「人生僅有兩個態度，就是『入世』與『出世』，我現在一切爲人的任務，都已作完，所以應該休息，可是你們不要以爲我是去成仙，這話向你們細說也不會明白的吧。我是去出家。我想去發現我自己，發現自己，就是發現了道，發現了道，就是發現自己，發現自己，就是得到幸福。這事情你們也該知道吧。我還沒有發現道，但是我已看見了道，所以我想再去悟道。」

思庵於是就將家事先行安排一下，分出現錢三萬元，給珊瑚，木蘭，莫愁三人，每人一萬。其餘的財產，都歸阿非和伯牙承受；阿非在英國的時候，一初家務由木蘭姊妹和馮舅老爺代管，伯牙在未成年以前，由珊瑚監護。

木蘭不要現錢，而要一所杭州舖子，以便將來如到杭州時，可以過日子；思庵就依了她，收回現款，拿杭州一所茶葉舖子給了她。莫愁出嫁的時候，原先由思庵給過一所蘇州的舖子作陪嫁，因此姊妹二人，在蘇杭各有了一所舖子。

阿非在赴英出洋的前一日，和寶芬二人到紅玉的墓上去祭了一下。這時已是臨秋，紅玉的墓在玉泉山附近的鄉下；他們出西直門一路往玉泉山去，一看見了墓，阿非就哀痛不已，寶芬也跟着哭泣起來。在墓前祭奠了一番，阿非還讀了預先作好的祭文，讀到傷心之處，阿非哭倒在地上了，最後由寶芬扶着他往紅日未落之前回到家去。

翌日，他們動身往英國去，寶芬的父母都來相送；阿非想到這次也許是和父親的永別，所以心中很難過。

阿非走後，姚思庵改了道裝，向家人等告訴此去不必尋我，十年之後再回來，說罷，就颯然而去，不知所往。

第三部

秋日之歌

(THE SONG OF
AUTUMN)

故萬物一也

其所美者爲神奇

其所惡者爲臭腐

臭腐復化爲神奇

神奇復化爲臭腐

——莊子：知北遊

在紅玉未死的前幾天，姚家接到一封從長江沿岸都會安慶寄來的信，信封上是寄給靜宜園主人的，拆開一看，端端正正的小楷，字跡清秀非凡，下面署名陳三，信中說他就是陳媽的兒子，因為從報紙上看見立夫所著的那篇「陳媽尋子記」，所以寫信來的。這是因為當時的北京是全國文化的中心，北京各報的社論和副刊，都常被轉載到全國各地的報紙上。

陳三的信很簡單，另外附着一封給他母親的長函，詳述他被軍隊拉去以後的經過，怎樣跟了軍隊走了許多路，怎樣逃出來傭工爲活；現在他在安慶當一名警察，每月只有八元錢的餉銀，如他母親在姚家的話，請姚家拿這封信讀給他母親聽。並說本想立刻到北京來和母親會面，但是因為沒有盤費，所以暫時不能動身。

立夫和莫愁讀了這封信，大為感動，立刻電匯了四十元錢給他作經費。他們都等着他的到來，都想看看這陳媽的兒子，不知是怎樣一個人。

「看這封信，寫得一手好小楷。」環兒說，「一定是一個用功讀書的人，現在能寫這種小楷的人是很少了。」

在姚家辦理太太喪事的時候，陳三來了。思庵引見了他，他立刻雙膝跪倒，道謝母親多年受姚家的恩澤；思庵命他坐在椅子上，他不肯坐，只是立着。

他是一個高大漢子，膚色很黑，顯示他的受盡風霜，但是談吐很文雅，絕不像一個粗人。

思庵問了他許多話，他聽說母親已走，非常懊喪，環兒又把陳媽所留下的一包衣服給他，使他愈加傷感，就想立刻出去找尋。思庵勸他不必如此着急，而且一時也沒有找處，姑且住下來再說。照立夫的意思，想叫他當一個書記，替他抄抄稿件；但陳三不肯，說他是個粗人，情願當一個守衛，立夫也就依了他，不過在空閒的時候，也

作抄寫文字的工作，隔着幾天，總到各處街上去閒走，找尋他的母親。

第二年春，木蘭的丫環暗香，漸漸變的鬱悶寡歡，這突然的變化，很引起木蘭的注意。

暗香在曾家，雖是一個丫環，因木蘭小時節和她同過患難，所以木蘭很看得起她，差不多拿她當自己的妹妹看待。

有一天，暗香跟着木蘭到城南遊藝園去玩，路上經過一條小石橋，橋邊有一家人家，門口掛着牌子，上寫「舒寓」兩字；暗香自到曾家，由於木蘭的教導，已能識得幾個字，這時看見了這個熟悉的她方。和「舒寓」的牌子，她忽然之間記起了她幼年時的經過，很刺激的告訴木蘭說。

「這兒一定是我的家，門前的淺水小橋，是我小時常常玩兒的地方，決不會錯。」木蘭就領了她去叫門，由一個年輕的男僕來開門詢問，木蘭說要見舒老先生，她

回進去通報之後，出來一個鬍鬚斑白的老者，和木蘭暗香互相問答了一會，那知竟是暗香的父親。於是父女相抱大哭，暗香問起家裏的情形，她父親說，母親早已故世，哥哥已娶了親。這天木蘭就叫暗香住在自己家裏，並說多住幾天無妨。但不到十天，她就回來，告訴木蘭說，嫂嫂不很賢慧，看見忽然來了一個姑娘，恐怕將來出嫁的時候要耗費家當，極爲不滿，時常向暗香扮嘴臉，以致暗香受不住，不願多住下去。

這時靖亞早已辭了山西的事，另外在北京水利會裏謀得一個位置。他已和素雲不睦，所以在家之時，總是在弟弟興亞那邊談笑的時候爲多，因爲時常看見暗香，竟漸漸地注意起來。木蘭在旁自然能看得出，心想暗香也是好人家出身，相貌雖然不能說十分美麗，但也五官清秀，並不討厭，而性情極是柔順和婉，如若給靖亞作姨太太，處處都相相當，因此先暗地去探探婆母的意思，曾太太以爲從前缺少思量，錯將素雲娶進了門，使靖亞很受其累，心中頗爲過意不去，覺得對不住自己的兒子，現在聽木蘭提起此事，也很爲贊成。木蘭得了婆母的同意，便定了注意，但等機會和靖亞說破

，不料正在這時節，她忽然發現暗香態度有些改常，覺得她時常現出坐立不安的樣子，木蘭起了疑心，有一天夜裏乘大家已睡，她把暗香叫來，問她態度失常的原故，暗香起初只是流淚嘆氣，不肯直說。木蘭就問她，是不是靖亞對她有了什麼不規矩的舉動。暗香紅了臉，很慚愧地答道：

「少奶奶，請救救我吧，我實在不敢拒絕他！」

「那麼他答應娶你嗎？」木蘭問。

「他說他和二奶奶已經恩斷義絕，如我情願的話，他一定娶我。」暗香說。

木蘭便安慰她，叫她不要擔憂，並告訴此事已和太太等商量過，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少奶奶的恩，一生也不能忘，我的身子已經屬於他的了，若是老爺太太不贊成，我也只有死了，還有，請您不要告訴旁人，金蘭等人也不要讓他們知道才好。」

「你們有事已經多少日子了呢？」

「有一兩個月了。」暗香低下了頭。

「事情是越快越好。」木蘭說。

却說懷玉也因袁世凱之死，失去了山西的位置，回京之後，又拍上了交通總長的馬屁，在部裏得到了一個參事的差使。但他並不知足。他以爲這時實權都握在武人手裏，總要結交上一個現任武人，方能有出頭的機會，就和鶯鶯暗中計議好了，去勾引駐在天津的吳將軍。他故意帶了鶯鶯去見吳將軍，故意讓鶯鶯和吳將軍鬼混在一起；鶯鶯施出渾身手段，吳將軍早已上了圈套。自此之後，鶯鶯便和吳將軍同坐在汽車裏招搖過市，常常在吳將軍的衙門裏邊住宿，鬧得無人不知，醜聲四佈，都說牛懷玉已拿自己的太太送給吳將軍了。

這時正是學生運動醞釀的時代，政府裏自從某系掌權之後，短短的兩年間，已寫下中國歷史中政治最黑暗的一頁，所謂西原借款，就是這時節所成立；拿來的錢，無

非共飽私囊，於國家一點也沒有用處。政府反而窮得厲害，各機關薪俸，學校和駐外公使領館的經費，都成年欠着，但於充充諸公，却無不財源茂盛，黃金鈔票大量的拿進來。因此激動了青年學生的憤怒，他們原已受了文學改革的洗禮，對於現狀深覺不滿，再看見當時的政府如此腐敗，益發使他們熱血沸騰，在民國八年的五月三日，看見了凡爾塞和會的消息，使他們感覺迫不可待，乃定於五月七日作一次遊行大示威運動。後來因為他們當中的一個中堅份子錢女士被拘捕，於是提前於五月四日舉行。那天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十四個學校裏的數千個學生，舉着旗幟，喊着口號，在天安門前集齊了，然後向各處街道遊行。這天學生們總算勝利，不過散隊之後，仍被拘捕了三十二名，幸虧傅先生那時正任教育總長，由他向政府進言，才都釋放出來。這次的學生運動，蔓延得很快，不久便已普及全國，於是某一系的要人在六月十日全被政府免職。

懷玉在事後打聽得下台的要人都將暫時避到天津日租界去，他默付了一番，便也帶了鴛鴦動身赴津，去進行他自己的事業。素雲也跟着他們同去，靖亞問她去幹什麼？他說不用你管。

素雲走後，她的異母妹妹黛雲，來探望木蘭。這時黛雲是和父母另居北京，因為牛志道自從那年革職遷津之後，過了幾年，忽和太太不睦，便逕自帶了大部份的家財，和黛雲回到北京，找着了黛雲的母親一同居住。

黛雲告訴木蘭，學生遊行那一天，懷玉怎樣的害怕，因為黛雲也在參加，所以受懷玉大罵了一頓，因為不服氣，和他大鬧了一次。又說起鴛鴦和吳將軍的醜事，黛雲說：

「鴛鴦太不要臉，有人提起這事，她非但不在乎，反而說是男女公開交際，有什麼奇怪，人家千方百計，要想拍吳將軍的馬屁，還拍不上呢！」

據黛雲所說，懷玉時常帶了鴛鴦到吳將軍的宅中去吃飯，吃飯之後，故意讓她在

那裏打牌，打完牌過夜，一住便是七八天，懷士問也不去問。

木蘭問她素雲是否也有份，她說不知道。木蘭心想懷玉，素雲，是那樣的腐敗，而黛雲又這樣的前進，同一個父親，何以會生出脾氣性情絕端相反的兒女來。

五四運動，是許多學生運動的起點。年老的人罵學生們不知道念書，只知道胡鬧；學生們則斥年老的人思想腐敗，不配攝政。其實那時正是新舊交替的時代，直到民國十六年舊政府倒台，才另外樹立了新的政府；但書中人物當中，很有幾個因這次的變動，而完全改換了生活和環境。

木蘭當然拿懷玉的事情說給立夫莫愁聽。黛雲常到姚家去玩，也告訴他們不少的新聞，使立夫聽了非常驚異，以爲聞所未聞，黛雲說何不記下來登到報紙上去，立夫很以爲然，就要動筆。木蘭和莫愁明知這是要招人怨恨的，力勸他不必多此一舉。木蘭說：

「贈妾的事情，自古已有，那位因有功中法文化事業而獲得法國勳章的某要人，

也曾送過一個姨太太給袁世凱，何必視作新奇呢？」

「那是另外買了一個女子送人，並不是拿自己的小老婆送人，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了。」立夫說。

莫愁也極力勸阻，但他終不肯聽，後來總算變通辦法，由立夫化名發表，有關係的人名也都隱去，將鴛鴦改作燕燕，懷玉改爲卞寶。

稿成之後，由陳三膽清，就送到報館裏去刊了出來。閱報的人一看便已了然，知道這是指的牛懷玉和鴛鴦；於是傳誦一時，茶樓酒館之中，都拿這件事當笑話講。

鴛鴦看見了報氣極，拿了報紙去告訴吳將軍，吳將軍倒不怎樣，反而因爲這是一件艷聞，以名將風流自許，頗爲得意。

懷玉當然氣憤，但明知如若公然向報館交涉，就等於自認爲個中人，置之不問實在又覺氣不過，就寫了一封信給他在北京的一個朋友，託他查究此事，並要求報館道歉更正。他的朋友明知報館決不肯認錯，所以也不認真辦理，不過向報館探聽這篇記

事的作者究是何人，報館的主筆是立天的朋友，和傅先生也很有關係；傅先生這時雖已辭職，但勢力依然存在，報館主筆自然態度很強硬，當時就回答說作者的眞名不能發表，牛懷玉如若情願自認是下賓，叫他儘可以拿破壞名譽的罪名控訴報館，因此那人也不得要領而去。

懷玉頗疑心黛雲在這件事情必定有份，直到許多時候之後，方從朋友那裏聽到是出自孔立夫的手筆，於是兩方的仇恨又深了一層，懷玉決心要尋覓機會報復。

這時候北京的通訊社，多如雨後春筍，不論在何地方，只要掛上一塊牌子，就可成立發稿，向政府和各省督軍要些津貼。此外就是無中生有地向各方面恐嚇詐財，連妓女戲子都不肯放過，正所謂無孔不入。

其中有一家是反對某派的機關，看見立夫的那篇記事之後，也照樣作了一篇，當事人完全用的眞名字，不過因和吳將軍另有關係，所以沒有把他的名字刊出來，而代之以某將軍三字。文中並有牽連到素雲的地方。這篇稿子，北京各報刊載的很多，使

吳將軍也動怒起來；他和段執政異派，不便直接請求取締，就寫了一封信給京師警察廳吳廳長，請他封閉這家通訊社，吳廳長也是某派份子，自然照辦，立刻派人將那通訊社封禁。但這有何用，不到三天，這家通訊社的創辦人，早已另在一個地方換上了一塊牌子，照常進行他的工作了。

而這件事情發生，最受影響的是素雲。牛志道從報紙看見這段記載，氣得手足冰冷，將懷玉一連罵了幾天。靖亞自然不勝憤愧，一定要和素雲斷絕關係。與亞勸說：

「但這件事情，須得父親的許可，父親正在生病，我們不要拿這件事告訴他，以免增加他的病，父親若是知道此事，不知要怎樣的生氣呢！」

靖亞說：

「事情的關係很大，我也顧不了許多，何況遲早要發作，還是早點解決爲妙，我若不和素雲脫離關係，那有面目再出去見人，我已決定休了素雲，重娶暗香。」

他們先和曾太太商量，曾太太也覺得這是保全家聲的惟一辦法；而對於暗香因已

知道她也是好人家出身，所以深爲合意。於是一起去見文樸，將這件事情從頭至尾的告訴給他聽，文樸氣的半天說不出話，立刻命靖亞拿過紙筆，親自起一個和牛素雲脫離一切關係的聲明稿，叫人送到報館去刊登。又寫了一封信給親家牛志道，說明不得不出此一舉的理由。寫完之後，又對靖亞說：

「以前因我的大意，以致誤娶素雲，害得你受了許多痛苦和羞辱，一次已誤，不可再蹈覆轍，你把暗香叫來，讓我仔細看看。」

丫環雪花正在屋外竊聽，聽到此處，暗爲暗香慶賀，就去把暗香拉進來了。

暗香進來後，木蘭和興亞也跟進來了。暗香見着文樸就請安，文樸看着她，她低頭立着。

「你能料理家事嗎？」老主人問。

「是，老爺。」暗香答。

「你能讀書寫字嗎？」

暗香羞的默然無語。

「她念過百家姓，菜名什麼的都能寫。」木蘭說。

「你能好好侍候我的兒子嗎？」

暗香對於這個問題，羞的難以啓齒更加回答不出來了。但是文樸對於她這種羞怯的態度，認爲是最滿意的回答，所以細細看了看她的臉之後，簡單的說道：

「我答應了。」

「跪下給老爺叩頭吧！」桂姐在一旁說。

暗香就跪下叩了三個頭。

「給太太叩頭。」桂姐又說了。

暗香又跪下叩完了頭，由桂姐領出屋外去了。大家都給暗香道喜，羞的暗香抬不起頭。

從此靖亞也得了安慰，再不見他繃眉蹙額了；是暗香用愛的魔術，把他額上的

縐紋消除了。

曾文樸的廣告在報紙刊出後的翌日，得到牛志道的一封信，信中的語氣很和平，自認素雲的不是，不過說這種事儘可私下和解，何必鬧到報紙上去。

懷玉也從天津寫了一封給文樸辯論的信，並附了一張天津的報紙，上面刊着一段他替素雲的辯白，說曾家無非因為她多年不生育，特意造出種種謠言破壞等等。文樸看了，也未置答。

素雲自從和曾家脫離之後，就和小金混在一起，但始終沒有嫁他。

懷玉則已當上了吳將軍的秘書，因吳將軍調任東北，就帶了鴛鴦跟着出關，直到民國十三年才回北京，所以和立夫兩方暫時平靜，沒有事故。

懷玉此去，拋下大太太雅卿和五個孩子，黛雲很爲同情，就和母親說好，將他們

接來同住，牛志道也很喜歡這些孩子。二年後，獨居在天津陋巷裏的牛志道夫人馬大娘，喝了毒藥自殺，這時她的兒女懷玉與素雲正在東北，所以只有牛志道，懷玉太太雅卿和孩子們，參加了葬式。這樣，曾經在北京名震一時的女傑馬大娘，就離開這塵世了。

文樸因這番變故，病體漸漸加重，後來自知不起，就命靖亞和暗香趕緊結婚。因為是續絃，而且家主又在病中，所以一切從簡。

辦過喜事之後，文樸叫過全家兒女眷屬，向他們說，自知不久於人世，乘着沒有斷氣，要向他们說幾句話。吩咐他們以後必須勤儉持家，萬不可趨於奢侈，兄弟妯娌須彼此和睦，不可發生意見，對於僕婦須要寬厚，不可苛薄，木蘭一向能幹，須出力管家，麗蓮未嫁，雖說時勢所趨，男女婚姻可以自由，但擇人之際，也要自己留心。並說他自己作了幾十年的官，從來沒有貪過非分之財，他不過從俸銀上積到十萬家私。

，可告無罪於祖宗。說到這裏時，氣促音顫，姨太太桂姐替他在胸口撫摩了一些時候，他伸出兩個指頭，擰扎着好像說是所引爲遺憾的，就是娶了兒媳多年，依然只有兩個孫子。

姨太太桂姐急忙附着他的耳朵，告訴暗香已經有喜。文樸聽了，便含笑而終。

暗香結婚後七個月，即生了一個兒子。同年木蘭又生了一個女兒。

姚家花園自從太太故世，老爺出家雲遊莫愁等居喪之後，漸漸冷落下來。紅玉也死了，阿非和寶芬出國在外，巴古和素丹結婚後也不常來，林翠南已到南方去，只有唐納虛女士和畫家齊白石，還時常到園中來坐坐。

立夫在家無事，以著作爲消遣，他的議論大都繼承他岳父的思想，以科學和教道爲中心，他著了一篇關於生物的論文，題目是「草木的感覺能力」，據他的理論，不但禽獸，就是草木也有感覺。他又推廣語言二字的奇說，語言是發揮感情的，所以相

信花笑木愁，實有其事，在「莊子」裏也有這種話：

「道在螻蟻，在稊稂，在瓦甓，在屎溺。」

他對於科學的見解愈深，對於政治的見解自然也進步，而對於當時爲政者的不滿，也愈加顯露，於是時常發出激烈的言論，攻擊當局。

黛雲常到姚家，立夫學校裏邊，也有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常來談論，因此姚家花園裏邊，又集了一個小小的團體，其中的份子主張激烈的居多，言論也自趨於急進。

陳三自受立夫的重，也替姚家管賬，寫寫算算，也時常出席他們的會議當記錄，但仍然忠實地繼續他守衛的職務。

環兒也和立夫一樣，很看得起陳三，但陳三常以下人自居，對她很是冷淡，心裏極不高興，常常和他意見相反對，借着題目和他劇烈辯論。

有一天，環兒問他爲什麼這樣沉默，陳三說，地位使然，不能不自己抑制。環兒聽了此言，方知所以，從此改了態度，對他極爲親厚。陳三不是笨人，焉有看不出的

道理，不過總以爲有主僕之分，不敢胡亂妄想。

有一次大家談到婚姻問題，環兒說：

「婚姻要以愛情爲主，用不着什麼婚書婚禮，這些無非是打官司的材料罷了。」

立夫很贊成此意說：

「古人就有抱這種見解的，例如清朝著名畫家鄭板橋，就是其中的一個。據說鄭板橋有一天飯後，帶了他的女兒到外邊去散步，走到一個朋友家的門口時，就領了女兒走進去，向女兒說，這就是你的婆家，你好好住下和你的翁姑丈夫過日子吧，說完他就走了。」

「婚禮是封建餘毒，現在本來用不着。」黛雲也這樣說。

立夫因着他妹妹的事，而被人目爲了危險分子，後來發生了一件變故，原因是這樣：

某日下午，立夫忽然說天氣很好，要環兒和陳三陪他同去遊西山，到了那裏之後

，先遊覽山景，走了一會，到了一條小徑，四面都是松樹。

立夫停了步，向陳三環兒說：

「今天你們兩人就可以成爲夫婦，一切的煩文禮節都可以免除，天地草木和我，就是結婚時的證人。你們快到樹林深處去抱着接個吻，就能知道這是最榮譽的夫婦結合禮，我並且已經替你們在廟裏賃好一間今晚住宿的房間了。」

環兒因事出突然，一時反而沒有了主意，只是說：

「母親要說嗎？」

立夫說：

「你不是自己說過，婚禮是用不着的媽？」

說完也不容他們分說，使兩人的手互握起來，叫他們快去依言行事。

陳三喜出望外，不知不覺地拉了環兒向前出去，果然在樹林裏抱着接了一個吻，等到回出樹林時，立夫已經不在了。他兩便在廟裏度那新婚之夜，這件事立夫事前已

經告訴過莫愁，不過母親那裏直到當天回家方始說破，他母親見事已成就，也沒有說什麼話。

次日早晨，新夫婦相偕回家，立夫等已在門口等候，放着鞭炮迎接他兩；環兒有些靦靦，陳三只是張嘴嘻笑。立夫引了他兩進去拜見母親，老太太別的不說什麼，只叫立夫快差人買些紅綠綢子，掛在他兩的臥室裏邊，立夫笑着應了。

姚家的男女用人看見此事，自然當作新聞，逢人便講，一傳十，十傳百，不久就傳遍了北京，大家都目爲立夫是最新派的危險人物。莫愁心裏很是擔憂，只好勸誘立夫，致力於研究科學，以減少他對於政治的活動，因此特地替他買了許多科學參考書，和試驗用的器械。

不久莫愁又生了一個兒子，他依舊用了全副精神注意在立夫身上，她吩咐一個用人，在立夫研究學問的時候，不許到他的書房裏去，每日十一點鐘，她必親自送一杯牛奶和一些餅乾去；夜裏雖然遲了，她也必睡在床上醒着等候，希望他從此專心於學

問，不至於闖禍。

阿非和寶芬，在民國十三年秋天，回到中國來了。阿非在英國畢業之後，又到巴黎住了一年，同時讓寶芬去學油畫。回到北京後，大家久別重逢，自是非常親熱，第二天，一同回到寶芬家住了三天，然後又去到紅玉的墓前去祭祀一下，墓旁所種的杉樹，已經長的很高，兩人都很歡喜。

有一天，阿非和立夫談天，要立夫告訴這時軍閥混戰的情形，立夫說，其中各派分歧，錯綜複雜，也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大致說起來，最初是甲派和乙派聯合了打倒丙派；丙派失敗，甲乙兩派即自相爭鬪，同時乙派裏又化出一個丁派，現在丁派和甲派合了攻打乙派，並有丙派從旁相助，所以這次大概是丁派獲勝；但不久甲派恐怕又要捐棄前嫌和乙派重新聯合起來，去打倒丙派了。因此安福系去而復返，基督將軍又到北京，吳大帥前有奉軍，後有基督將軍，已經兩面受敵了。自從立夫說了這番

情形之後，直派果然失敗，奉軍重新回進關內，狗肉將軍作了山東督軍。孫中山也於這年冬天到了北京，不多時就生病死去。接着便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於是各處又被激動了，北京的學生更爲激動，所有的學校一齊罷課，每天開會討論，並在各處街上遊行示威。陳三和環兒也每天到街上去講演。

木蘭的大女兒阿曼，生得極伶俐聰明，這時也在學校讀書，學生爲了五卅事件遊行講演的時候，阿曼和曼娘的兒子阿蘇，都去參加黨雲所領導的化粧講演。

這時當局對於學生的舉動，漸漸覺得討厭，視爲擾亂秩序，因而屢次有拘捕學生的事件發生。

這一年十一月中，又有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參加的人數有數千之多，要求某系立刻退出政府，和召開國民大會；他們因有基督將軍作後盾，所以敢如此大膽地作去。

次年三月，大沽發生了一件國際交涉。三月十七日，段執政的衛隊，和民衆請願

代表發生衝突，衛隊開鎗，打傷了幾個代表，民衆更加激昂，定於次日再舉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擠大遊行。

阿曼吃了早飯，照常到校裏去讀書，過了一會，打電話告訴木蘭，說學校裏的學生要去參加遊行，吃飯時節也許要遲一些回家。木蘭因爲這一陣子學生遊行很是尋常，所以不甚在心，只叫她千萬自己要小心。

十二點半的時候，木蘭又接立夫的電話，來問阿曼是不是也參加遊行去了，木蘭說是的，並問有沒有什麼事。立夫遲疑了一下說：

「沒有事。」

電話就掛上了。

立夫因從朋友那裏忽然得到一個重要消息，說段政府這天已決定預備下辣手，將這群示威的人懲治一下；而且已有人看見許多荷鎗實彈的衛隊，在國務院等待示威的人，所以特地打電話問木蘭。現在一聽阿美已經去了，他就拉陳三趕緊出門，自己坐

了一輛洋車，陳三騎了自行車，向天安門飛馳而去，想設法叫回阿曼。

到了那邊一看，才知會議已畢，遊行隊已循了哈德門大街向國務院進發。那時街上擁擠不堪，車子已不能通行，立夫便步行向前；跑到國務院門首，正想從人叢中擠進去時，已聽見邊有放鎗的聲音，即見請願的人。如潮水一般，向後擁出，飛奔逃走，又被預伏在大門兩邊的衛隊用鎗刺刺擊，霎時打傷了好幾十人，另有幾個衛隊，拿鐵練在人叢中亂抽亂趕，立夫的腳跟上被帶着了一下，頓時痛入心肺，幾乎跌倒，不得已只可拐着一隻腳，勉強向前逃走，看見一輛洋車，就坐上回到家中。

陳三比立夫先到國務院前，但也擠不進去。他聽見人說阿曼學校裏的學生最矮小，所以在最前列，心裏已很着急，後來聽到鎗聲，知道不妙，便跳上自行車，趕回去報告木蘭，幸而路近，片刻即到。

木蘭正在喂小女阿美吃飯。聽了此訊，拉着興亞就往外跑，坐着洋車趕到國務院前，只看見靜悄悄並無一人，兩旁店舖多已閉門，院門內遍地躺着死屍，約有四五十

具。木蘭和興亞專揀穿女孩衣服的查看，居然沒有阿曼在內，心裏略略定了一些，不料再走過去時，又看見赫然兩口棺木，放在牆邊；木蘭走近時，已經看清楚，一口棺木當中，正是阿曼，木蘭不顧血污，跑上去抱住了大哭起來。興亞過來仔細一看，始知她頭頸中了一鎗，故而即刻就死。

他們搬了阿曼的屍身回家後，木蘭已如醉如痴不言不語，竟似失去了知覺一般。莫愁環兒也趕來唁慰，只有立夫因腳踝受傷，睡在床上不能起來。

這次的事件，引起了全國的痛恨和憤怒，於是不久段政府被迫下台了。

木蘭自從阿曼慘死，性情驟然改變，沉默寡言，絕少笑容，她又病了一次，經過半個多月，才漸漸轉好，立夫在腳踝傷愈後，即來探望木蘭，並說國立學校的校長當中有幾個如何可惡，不肯替學生出頭，所以他已作了一篇文章痛罵他們，本蘭怪他何

必又去招怨，立夫說不罵他們幾句，實在耐不住。

木蘭病好之後，常和興亞說不願再居北京，要遷到一處比較安靜點的地方去，興亞說母親在堂，恐怕一時不能辦到，木蘭也只可暫且忍耐。

這時北京漸漸陷於混亂，奉直聯軍逐漸逼近。馮軍遂退出，於是某系又漸漸出頭了，但因直軍領袖吳佩孚將軍忽來一個電報，要求將某系人物一起扣留，於是某系又想去和奉軍勾結，派了代表到天津去迎張少帥，但被拒不見，某系至此方知無望，不得已已在四月二十日辭職下台。

狗肉將軍的軍隊，在四月十八日開進北京。他們帶來許多不值錢的軍用票，在市上強迫使用，弄得民怨沸騰，敢怒而不敢言。狗肉將軍的外號叫三不知，第一，他不知道部下有多少軍隊，第二，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第三，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太太。他生性異常野蠻，而頭腦異常簡單，罵人話是他的口頭禪，別人對他講話，稍

爲文雅一些，他就罵：「他媽的，你講些什麼，咱們不懂。」他極歡喜打牌，但和他同打的規則，只許他一個人贏；他如單吊一索麻將，而別人打一張一餅時，他就攤下牌叫和說，這叫作烏吃餅。不過他對於母親倒頗孝順，他這次來到北京，自說是來剿滅共黨，因爲他們不服政府命令，和不知孝順父母。他又反對好好人家的女孩子遊公園，他說一進公園必成壞貨，也反對女子剪髮，他除剿共之外，還要維持道德，恢復尊孔，他進了北京，就將段政府所任命的警察廳長免了職，另委一個姓李的去繼任；這人腦筋頑固，他所用的滅共方法是殺鳩給糊猴看的手段，其實急進人物早都離京南下了。只有邵勵萍和林白水二人依舊未走，仍在報上議論政府的不當，因此就被捕去鎗斃。一時謠傳並有大批的急進派教授和著作家，將要受到同樣的命運。

有一天，黛雲急急匆匆地跑來報告莫愁立夫，說她的朋友看見政府裏邊所開的一張拘捕名單，上有五十二人，得信的人大半已逃，並無立夫的名字，可是黛雲確知她哥哥懷玉已隨奉軍同來，所以叫立夫要小心一點。

莫愁聽了極其担愛，連忙到書房裏去細細檢視了一番，將涉有嫌疑的書籍和原稿，一概取出燒燬，檢視的時節，看見一篇論文，題目是「宗嗣制度應該維持」想了一想，仍放在一邊未動。又將一些科學器械和參考書籍整理出來，放在桌上，收拾得一無痕跡，方始放心。

這時她已懷孕六個月，收拾了一黃昏，已經吃力異常。第二天早晨，木蘭與亞也來和莫愁討論此事。將近正午，陳三現着驚惶的神氣，奔進來說：「警察來了。」木蘭姊妹聽了，頓時臉上失色，再想問時，四個警察已走進來，說是奉命來拘捕孔立夫，就帶着立夫，由兩個警察押着先走。其餘二人，到書房裏搜檢一番，將一切文稿都拿去了。

這時屋裏很亂，木蘭因刺激過度而暈去。孔太太和環兒拿了冷手巾替她擦額部。阿非和寶芬都在那裏看視。莫愁知道事情很為緊急，趕緊命陳三去請傅先生來商量。

寶芬說：

「我父親和現在的推持會王會長認識，也可以托他設法。」

王士珍是前清時代一個武官，年已八十，因為這次戰爭之後，曹總統已辭職，段執政又被驅逐，政府無人主持，所以大家公推他出來暫時維持的。

傅先生到後，問明了情由，就立刻親去探問，去了一會，回來說：

「已經見過警察廳長，也見過了立夫，據廳長說，是被人告發，但告發人並沒有具名，此事將由軍法處辦理，一時大概沒有危險。」

停了一刻，寶芬的父親也來說：

「已經親自去見過王士珍，他已答應立刻寫信，極力想法子使立夫放回。」

莫愁聽了這兩方的話，略為定心。黛雲也在傍晚時來探問，正要開飯的時候，警察忽然又來，拿出拘票，要拘捕陳三和環兒。黛雲不服，和他們爭了幾句，連黛雲也被帶了去。

這樣一來，情形更加不妙，大家自然更為着急，不過斷定這是私仇，定是有人作

弄。商量了半天，決定連夜去具保，以免發生危險，即請興亞和馮舅老爺去辦理。同時並去通知牛志道，告訴黛雲被捕的事。

興亞直到半夜過後，方回了立夫回來，據說交了三千元的保，他們還想保出其他的三人，但因王士珍信中只有孔立夫一人的名字，而陳三等三人形狀又很可疑，所以不准取保。莫愁這天自早至晚，雖沒有哭過，但這時看見了立夫，反而喜極淚下。

立夫述說他的經過說，三點鐘的時候，由警廳的司法科長預審，先問他是不是拿自己妹子嫁給一個工人。立夫回答嫁的是一個警察，警察也和尋常人一樣的掙錢養家。旁邊站着的警察聽見這話，都笑起來，約略問過幾句，依舊還押。

「環兒和陳三怎麼樣？有沒有危險？」馮舅老爺問。

「這時還不知道，不過我出來時，已看見過他們，告訴他們不要着急，家裏必替他們想法子。」立夫說。

莫愁又問：

「此外還有沒有什麼罪案呢？」

「不很清楚，不過據說也牽涉到毀謗官長。一切總須開庭審判，才能知道詳細，只要能公開審判，就不致有意外的危險。」

大家聽了，才稍安心。

翌晨，傅先生到警廳去請求釋放環兒和陳三，看見牛志道也在那裏保黛雲。因為沒有人告她，而且已知道是牛懷玉的妹妹，所以不費何種手續，就釋放出來。後來傅先生就去問立夫的案子幾時開審，他要出庭替立夫辯護。廳裏人說要請傅先生原諒，審期尚未決定，但定當設法提前。後又請求保釋陳三夫婦，沒有被允准。

四天之後，居然開庭了，開的是軍事秘密法庭，不許旁聽；不過因傅先生的面子，特許他進去觀審。原告就是警察官，他已經過馮舅老爺的運動，所以報告上也極力的幫忙。

審官是一個穿着軍服的矮個子，滿臉的煙容，先叫過立夫問了姓名年紀籍貫，就

向他說：

「有人告你在文字上反對政府，用荒謬的言論煽惑人民，和同情於勞工，你有共黨的嫌疑。現在拿你所著的文字一篇一篇來講吧，第一，你在三月二十八日所著的一篇文章中，說政府不該屠殺民衆。」

立夫說道：

「我知道學生的舉動，是出於熱忱，我自己的甥女也被殺死了，我自然要反對，並且我所反對的，就是你們所推翻的前政府，而不是現在的政府，那有什麼相干呢。」

審官不問這事了，又說：

「你的文字中，有貪官污吏，跋扈的軍人等話，這是毀謗官長，你們可知道我們是來保護人民的嗎？」

說到這裏時，特地回頭去喚勤務兵倒茶給傅先生喝。傅先生因見立夫很長於口才

，對答的簡明有理，也就靜聽不言。只聽立夫答道：

「官吏不止一員，軍人不止一個，就是在政治最清明的時代，也免不了有幾個貪官污吏，我說的是對這般不好的官吏而發，豈可一概而論。」

審官又問：

「你的思想很不清楚，我知道你是一個孔教的弟子，你也贊成崇拜孔教，那你爲何又發那種樹木也有感覺的謬論，我也讀過孟子，知道人獸之間的分別，就在於辨善惡，如若禽獸草木也有知覺，那豈不是人獸都沒有分別了嗎？」

立夫辯道：

「古聖先賢的話，也有種種解釋的才法，不能斷章取義，如若禽獸等類沒有知覺，那麼堯時怎能百獸率舞於庭呢？」

這幾句話，審官好似不甚明白，便咳嗽了一聲，改變問話道：

「查得你將自己的妹子，在某處山上，並不經過結婚禮嫁給一個工人，有這事嗎？」

？這罪名是很重要的。」

「有的，但所嫁的是一個當過警察的人，並不是工人。」

「他那時不是在你家裏當用人嗎？」

「不過名義上的用人。」

「你不顧主僕名份，上下不分，而且妹子嫁人不用媒證，這還不能說是大罪嗎？」

審官說完，就叫帶過一旁，另提陳三和環兒上來審問。

先問環兒陳三是他什麼人，答是丈夫，又問你們結婚沒有媒證，很不合理，你也承認他嗎，環兒說承認的。又問陳三在他家作什麼事，說書記帳房守衛，都是他一人兼作。問環兒他是一個僕人，你嫁她不覺羞恥嗎？環兒說並不羞恥，因為他是一個孝子。即將陳媽尋子這節事說了一遍。審官又向陳三問了一會，傅先生便在這時立起來向審官說，陳三的確是個孝子。審官聽了，作出很感動的樣子，向陳三說：

「今天得遇孝子，真是三生有幸，你們夫婦二人開釋。」

又過來向立夫宣佈判詞說：

「你已承認散佈激烈言論煽惑人民，將妹子嫁給僕人而不用媒妁，有違禮教，思想行爲，都偏於共黨，理應判你監禁一年，姑念你尙曉得崇拜祖先和尊重孝道，而且有傅先生的關係，格外從寬，判處監禁三個月。」

立夫聽了，頓時失色。傅先生爲他請求減輕刑期，審官立起來很客氣的向傅先生說：

「孔立夫所犯太重，實在無法減輕，很爲抱歉。」

傅先生明知這是牛懷玉的作祟，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務要立夫吃些苦楚，所以也不再說什麼，向立夫安慰幾句，叫他放心不必着急，就帶陳三夫婦回去。

莫愁等知道了之後，一時也無辦法，先去獄中打點安排，好使立夫暫時不致受苦，然後再設法營救。

這時候另有一個姓高的，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也被捕了去。他的太太很年輕貌美，爲了要救丈夫，特地親自跑去見奉軍司令，想要求他下個命令釋放；不料那司令竟看上了她，提出交換條件，她不肯答應，於是高氏立刻就被鎗斃，這是立夫被判監禁以後不多幾天的事。

木蘭莫愁聽見了，很覺悲慘。又聽見說狗肉將軍已被任爲直奉聯軍總司令，一兩天內就要到京，知道他是無惡不作的，心中更加着急。

那天木蘭去探望莫愁後，就回到自己屋裏，總是坐立不安，一來她很關心立夫，二來立夫會爲救自己女兒阿曼受過傷，所以就想了個法子。剛吃過晚飯，就又換了衣服往外就走，僱了一輛洋車，先赴監獄向看監門的花了錢進去看望立夫，說了一會話，出來仍坐洋車，到直軍的司令部去求見司令。因爲那時直奉共治北京。

見到司令之後，就將立夫的案情告訴了他，然後說全是被人誣陷的，請他平反，下令釋放。並說他的被判監禁，只是爲了一篇草木也有感覺能力的論文。司令聽了很

覺奇怪說，那有這種事。木蘭接下去又說她也知道高太太和奉軍司令那件事情，所以本也害怕不敢來的；但因知道吳佩孚將軍的部下，都是正直之士，不像奉軍的一團邪氣，所以敢單身來見。

這司令看見木蘭這樣一個漂亮的女子深夜來見，起初也未見得完全沒有邪念，自聽了這番話，倒覺不好意思，就立刻裝出嚴肅的樣子，細細問起案情。即由木蘭將怎麼樣和懷玉結仇，怎麼被誣，怎樣判罪，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懇求司令立刻下令釋放孔立夫。

司令想了一想竟順從了她的請求，親筆寫一張條子，交給木蘭，並且還喚衛兵好送出門外。木蘭拿着這張條子，真是喜出望外，就想借司令部號房的電話，先告知莫愁，後來轉念一想，有些不妥，就先回到自己家裏，拉了興亞同去。

莫愁問她：「這條子是怎樣到手的呢？」

她也不肯細說，只叫興亞陪了莫愁連夜拿了司令的手諭去迎接立夫。不到一小時

，居然已回到家裏。

木蘭幹了這件事，立夫當然感入心肺，莫愁於感激之中略有些妬意，興亞則很很快。

立夫出獄之後，衆人齊勸他南下避禍，他因見陳三環兒和黛雲已南下，心中也很願意去，但莫愁堅決不許他去參加政治工作，他也依了，決定在莫愁分娩滿月之後，動身到蘇州去。

這時曼娘很安逸，織子阿蘇已經在大學畢業，任職天津海關，對待織母，很是孝順。

錢姨太太的二女麗蓮，已由姊姊的介紹，嫁給和姊夫同業的一個西醫，所以錢姨太太也很快樂。

曾太太年老身衰，時常多病，幸有錢姨太太作伴，談談說說，尙不寂寞。靖亞和暗香也夫婦和好，相安無事。惟有木蘭處境最爲淒涼不快，阿曼的橫死，已是極大的打擊，自立夫出獄後，她又生了一次大病，幾乎喪命。而興亞這一向待她也極冷淡，她也明知所以，只能心中暗暗氣悶，以致竟變得形容憔悴，很少樂趣了。

木蘭病癒之後，阿非夫婦請孔家，曾家，馮家諸人，和愛蓮麗蓮兩對夫婦到六國飯店去跳舞和吃飯，外客只請了傅先生夫婦二人。這天阿非請客的意思，一來是爲了大姐木蘭新病初癒，見她終日悶悶不樂，故請她出來散散心。二來是爲着二姐莫愁一家動身在即，藉此餞行。

他們在飯後就跳舞，可是會跳舞的，在男客方面只有靖亞，阿非，素通，和麗蓮的丈夫王博士。女客方面只有寶芬，愛蓮和麗蓮，其他諸人只可旁觀。

吃西餐，看跳舞，這在曼娘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曾文樸活着時，一定又不曾允

許她參加的，可是文樸已經去世了。曼娘早就想看一次跳舞，這可真是良機，她現在已是徐娘半老，自己覺得也不會陷入於青春的誘惑，而曾太太也是這樣想。

木蘭仍然不大多說話，神態不很振作，時常吸着香烟，並無快樂之狀。興亞想和曼娘搭話。曼娘好像聽不大清楚，所以也不大作答，所以興亞就或是隔桌和傅先生說話，或是和母親說話。

這時女子已盛行穿旗袍，並已有用奶罩的，所以那天去的女人，也全穿着旗袍。曼娘看見外國婦人穿着晚禮服，上身幾乎完全赤露，羞得幾乎不敢抬頭觀看。又看見男女互抱着跳舞，也覺得很刺眼，直到看見愛蓮夫婦和寶芬夫婦也去跳舞，才自然一些。

寶芬先和阿非跳了一次，接着靖亞請她去同跳，跳了沒有幾步，看見一個矮胖老頭穿着長袍，也在那裏和一個女子跳舞。因為樣子很是滑稽，不免多看他幾眼，並且也向他的舞伴望望，那知竟是前妻素雲，她穿着極漂亮的旗袍，帶着許多金銅鑽首飾

，但是容顏已經老了許多，而且一臉硬裝生來的笑容，絕無愉快之色。

這時素雲也看見了靖亞，見他的舞伴是一個年輕絕色女子，臉上便現出詫異的神情；一瞬之間，兩方已離開很遠，在人叢中不再看見。靖亞和寶芬回到自己坐處，告知了衆人，大家也很驚異，急忙轉着眼光四面找尋，才看見他們坐在遠處一個角落中，座中另外還有一個女子，但因人多，看不大清楚。半小時之後，又見他們立起來一齊向外走，到門口時並向靖亞等回頭望望。大家在這時也看出另一女子就是鶯鶯。

據侍者告訴他們說，胖子就是東北軍的吳將軍，現下就住在這飯店裏，他共開兩個房間，一間他和第三個半姨太太住，另一間不知是第幾個姨太太。問何以謂第三個半，侍者說她本是第四個，但因為原是別人的姨太太，至今藕斷絲連，沒有脫離，所以只好算半個。大家聽了都笑起來。並且知道侍者所說的，就是鶯鶯素雲，侍者又說，他們在天津租界開着一家大土行和許多旅館，供人抽大煙，所有煙土嗎啡和海洛英都是由他的姨太太運送，所以從來沒有出過岔子。那一個姨太太，就是出名的白面。

海洛英）大王。這是因爲侍者的一個親戚，在他們所開的一家旅館裏當茶房，所以知道的很詳細。

阿非給了侍者一元錢。大家且舞且談，一直坐到十一點，才各回各的家。

勸立夫專心研究學術，不僅是莫愁一人，連立夫母親和木蘭，也說他不是政治家型的人物；被這三個女人所反對，立夫變換了心境。於是在民國十五年，莫愁生下孩子，滿了月之後，立夫全家就遷往蘇州，從此立夫就住在寂靜的蘇州城中，專心他的著作。陳三環兒和黛雲，時時有信來，他們都正在參加北伐。

曾太太的身體本來很衰弱，忽又得了腹痛之症，素通疑是腸癰，勸她進院醫治，但也沒有治好。有一天她自知病不能好，就對着兒女們這樣說：

「我自知不能活長久了，你們都是很好，我一點也沒有牽掛的，這一輩子，過的總算還有福氣。媳婦也都好，就是素雲，操了不少心，可是已經過去的事了。這所房

子，是你們父親在世時，當侍郎時買的，照現在的家境，我們用不着住這麼大的房子，可以租就租出幾間，可以賣就賣了，再買一所小一點的房子住。你們父親留給我有兩萬元錢，我死後辦喪事時，至多不可用過兩千元，從那裏拿出五百元送給雪花，她侍候了我多年，讓她拿那錢作點什麼買賣，別的丫環走的時候，每人也給她三四十元錢，都由木蘭分配吧。好心自有好報的！我的棺材，和父親一樣，也給我葬在泰安吧。桂姐，你是不用愁了，有兩個女婿奉養你呢。」

說完這話，過了幾天後，曾太太就在三月十一日那天死了，那年五十九歲。

次年六月，北伐軍進了北京，張少帥也歸向南軍，狗肉將軍逃往大連，於是南北統一了。南京定爲國都，北京改稱北平。

木蘭因婆母已死，重又提起遷居杭州的話，湊巧有人要買會家房屋，於是錢姨太太和女兒女婿同居，曼娘和靖亞移住姚家花園，就把房子賣了。

姚家自從銀簾死後，姚太太每逢她的忌日，必擺供設祭。現在姚太太雖死，伯牙也長大了，對於自己母親的忌日，自然格外鄭重，所以這年銀簾的忌日，特地叫了一班和尚來念經。

正在木魚磬鉦齊響的當兒，寶芬的女兒跑進來說：

「外面有一個老道士，硬要闖進來，問他什麼事又不肯說，現在已經走到大廳上來了。」

木蘭等連忙出去詢問，原來是思庵回來了，因為這時的僕人都是新僱來的，所以沒有人認識他。大家見了，非常快活，走到屋裏，互相告訴別後的情形。思庵說他這幾年雲遊了全國的名山，像五臺山，峨嵋山，華山，天臺山，普陀等處，都已走遍。這七十二歲的老人，身體更顯得健壯了。

思庵知道木蘭要赴杭州，自願同去，不過叫木蘭先去佈置，自己隨後就來，又打了一個電報告訴莫愁，並說不久南行，但是莫愁等不及，接到電報之後，就來探望父

親，住了幾天，即和木蘭與亞等同南下。

木蘭覺得從此能實現長久所夢想的鄉村生活，所以心中很快活，他們先預定在蘇州下車，到莫愁家中玩幾天。

立夫和孩子們都到車站來迎接，與亞和立夫互相親熱的寒暄了一番，立夫帮着與亞把行李往馬車上搬，立夫穿着大褂布鞋，帶着眼鏡，很有學者的氣派。

下車後，他們換上船，因為莫愁家在城外，經過幾座橋洞，漸漸到了鄉村，遠遠就看見莫愁家了。

立夫的母親和妹妹在門口等着。環兒因陳三已經在軍隊裏當上了指揮官，所以和母親到這兒來住。

那天晚上，他們想在月光之下吃晚飯，所以租了一隻瀉湖船，在運河裏夜遊。

月亮早已上昇，他們的船並未向萬年橋去，是向鄉村方面行去，河身漸寬，船體靜靜地橫在月光中。搖船女人中，有吹得一手好笛的，飯後，木蘭叫他們把燈火完全

吹滅，大家都浴着月色坐在船頭。初次浸潤在南國風光中的木蘭，更感到早就應該遷居南來的。

蘇州一帶，沒有北京的莊嚴，可是和平的田園風景，很能使人陶醉，蘇州女人的美貌，蘇州話的柔媚，着實把木蘭迷惑住了。

木蘭極愛肖夫，他今年已經十四歲，能認識許多字。

夜漸深，月光更加美麗，到十一點鐘，他們才回家，小孩子們已經在船上睡着了。翌日，與亞木蘭就和立夫等人相別，一路向杭州而去。

與亞夫婦到了杭州以後，在城隍山下賃了一所房子居住，一切安頓停當之後，木蘭竟一洗從前的舊習，換上布衣，親自操作，與亞每天到各處舖子中去一次，也頗忙碌。阿東入校讀書，阿美在家由木蘭自己教讀。

過了一些時，興亞漸漸沒有初來時那樣快活，一天到晚總是悶悶不樂。木蘭一問他，就說沒有什麼。立夫莫愁來杭州看望他們時，木蘭將這情形告訴莫愁，莫愁說：「男子總歡喜整齊好看，姐姐不應該忽然變成鄉下女人的樣子，使姐夫漸覺看了討厭。」

木蘭聽了心裏頗信這話，但一時仍不改變，看興亞究竟怎樣。

這次立夫莫愁回蘇的時候，興亞送他們到上海，一人在那裏住了一個月，才回杭州來，以後也常常到上海去，一去就是五六天。木蘭有一天就忍不住開口問他：

「這幾天爲什麼總到上海去？」

「因爲在杭州氣悶，所以去消遣消遣。」興亞照直說了出來，「到了上海，也不過常在跳舞場裏擺擺拆字攤，看看別人跳舞，自己因爲不會跳，從來沒有跳過，此外並沒有絲毫不規則的事情。」

「我並不是要干涉你的行動，不過恐怕你作出失算的事情，所以問問你。」

「好吧，我從此不去就是了。」

此後，興亞竟實踐前言，不到上海。每天依舊到各處舖子裏走走，查查帳目。

但是不久之後，他的態度忽又變更。經日坐立不安，好像有什麼心事在身；他以前每逢禮拜日必帶着阿東在西湖裏邊遊玩，現在也不去了，下午也不常在舖子裏，木蘭看見這種情形，確定他的變態必和女人有關，恰巧丫環來告訴她說，有一天上街買東西，看見興亞和一個很漂亮的女子，走進一家飯館。

這時思庵已到了杭州，和他們住在一起，木蘭便將心事告訴了父親；思庵想了一想，即叫木蘭到蘇州妹妹家住些時，由他在杭州察看和探訪實情，木蘭就到蘇州去了。

思庵從此很留心興亞的行動，又到了環所說的那家飯館去訪問了一回。據跑堂的說，鄰近就是美術學校，那裏邊的男女學生，去吃飯吃點心的不少，但是每天進出人數很多，所以記不清所說這個女子是不是美術學校的學生。

有一天，思庵在茶葉舖子裏，看見賬台上放着一個空信封，收信人是曾興亞，下面只寫着「曹緘」二字，字跡非常娟秀，顯見是女人的手筆。思庵細看了一會，依舊放在桌上。

此後思庵就換穿了道裝，常到美術學校左近去察訪。一天早晨，他看見三個女子在校門外樹蔭下遊玩；在談笑當中，聽見「密斯曹」三個字，他就走上前去打個稽首，拿出黃山修廟的緣簿，請她們結個緣。當中有一個穿着綠色旗袍，高跟鞋，燙着頭髮的就說：

「我們都是學生，沒有錢，請到別處去捐吧。」

另有一女子走過來說。

「麗華姊，這道士樣子非常奇特，倒不如請他坐一會，讓我們畫一幅畫，給他幾個錢便了。」

思庵聽了，就坐在一方大石上，讓她們畫。一會已將圖樣打好，穿綠色棋的，即

拿出兩角錢給思庵，思庵收了；一定要她在綠簿上簽名，她就用自來水筆在簿子上寫了「曹麗華捐洋二角」幾個字。看筆跡和那封信上的字一樣。

思庵又說會看相，另外那兩女子就笑着說：

「麗華將要有喜事，替她看看成不成？」

麗華聽了，羞得滿面通紅，叫他們不要胡說。

那二人又說：

「這是黃山來的道士，有什麼相干呢。」

麗華點點頭，不再說什麼。

思庵就拿起爐的右手，仔細看了看說道：

「你的意中人是一個有錢的小胖子，但年紀應該比你大許多，對嗎？」

聽得三人都大呼奇怪，便叫他再說下去，思庵又說：

「可是這事決不能成，因為這人是有妻子的。」

麗華不信，說道：

「你講的不對。」

思庵說：

「我不過憑相而言，對不對自然無從證明；不過，你將來一定能嫁一位更滿意的丈夫，而且爲期不遠。」

說完就告辭而去。

思庵到家後，就寫了一封信叫木蘭回來。

木蘭回到杭州時，從上海帶來許多化粧品，新式衣服，和高跟鞋，另外還有幾罐咖啡。

興亞問她爲什麼買來這些東西，木蘭說，「這不是你所喜歡的嗎？」興亞當時不甚明白木蘭爲何又這樣奢侈起來。

思庵見過麗華之後的第三天，興亞又和麗華在先前的飯館裏相會，麗華沒有從前那樣愉快。談了一會，麗華就問他究竟有無妻室，興亞承認已娶。麗華問他爲什麼早不說明，他說怕麗華知道此事要和他決裂，所以未敢說出。並說他的妻子是一個鄉下婦人，極不中意，因此想另娶一個摩登女子。麗華又問，那麼是否預備和前妻離婚呢，他說事實難以辦到，但他和麗華仍可以快樂度日。這話使麗華很不滿意，但心裏又捨不得他，那天分別的時候，兩人心裏都很不安。

兩天之後，麗華忽然接到一封信，約她到丁祠去談話。下面具名是「曾氏」，字跡雄勁，竟不像女子所書。

麗華本想見一見愛人的鄉下太太，所以到了那天，依約而去。到了那裏四面一看，並沒有女子在內，想是還沒有來，就坐下來，泡了一壺茶等候，等了約十分鐘，即見有一個穿着最新式衣服的年輕女子走進來。她心裏以爲興亞的太太是一個鄉下婦人，當然不是這個摩登女子，不料這女子竟向自己走來，問她是不是曹女士。

麗華此時心知決不會錯，就立起讓坐，以夫人相稱。她乘此仔細打量這位曾夫人，只見他漆黑的頭髮，燙着最新的樣式，長眉秀目，杏臉桃腮，穿着藍色韋陀錦滾邊的旗袍，胸前用着奶罩，腳上穿着高跟皮鞋，態度從容，舉止嫺雅，竟是一個極摩登的少婦，而年紀看上去，不過二十多歲的樣子，自己長的還不如她，所以非常奇怪，不禁說道：

「夫人原來還是這樣的年輕啊！」

木蘭說：

「我聽說我的丈夫，近來常和女士會而，所以急要和女士談談。」

「您真是曾夫人嗎？何以曾先生說……」麗華說至此處，木蘭笑而問道：

「他說的什麼。」

「我真不知從何說起，我起初不知道曾先生是有太太的，所以敢和他接近；前天我問了他才知道，但夫人是這樣年輕，實在出乎我的意料。」

「大概他告訴你，他的妻子是一個很難看的鄉下老婆吧。」

「他也沒有說得這樣過份，但我真不知何以他有了這樣漂亮的太太，還要……」

「我比你大幾歲，知道的多一些，你沒有聽見過北京的熟語，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這句話嗎？」

麗華就問她是不是從北京來，原籍何處，還說她也會在北京讀過書。木蘭說一向住在姚家花園，她就是姚思庵的女兒姚木蘭。這話使麗華更加驚訝，不禁脫口叫道：

「你原來就是姚木蘭啊！夫人不是有一位小姐在示威那一天被害的嗎？」

「是的。」木蘭說。

兩人又說了半天，木蘭並沒有逼她和興亞斷絕往來，麗華也心中紊亂，無從提起。分別的時候，她又向木蘭說：

「夫人，請原諒我的過錯。這次能和夫人見面認識，實在是我的大幸。」

木蘭自從見過麗華後，曉得了她的爲人，心裏便安定了許多。

麗華回到校裏，心裏很難過，現在既已曉得會與亞的夫人，就是北京有名的美人姚木蘭，自己當然不便再和興亞親近，所以不免要恨興亞的欺騙，和自己的過於魯莽。正在悔恨交加的當兒，又接到興亞一封來信，約他在星期日相會。她接了信，正不知如何答覆的時候，木蘭也來了一封信，信上大略說：上次會晤，雙方能開誠佈公的談話，非常欣慰，自己本是富家出身，因受的刺激太多，所以情願隱居鄉間，椎髮布服，作一個鄉間婦人，初不料竟因此引起了丈夫的憎嫌，而到外邊去和別的女子發生戀愛的事情。如果麗華還未陷入深情，以立刻斬斷情絲爲妙，如若不能，也應緩緩的進行，不可魯莽，可來和自己商量解決的方法。並約她星期在前次同時同地相會。

麗華見這信寫得很懇切，極爲感動，但一時不懂所謂解決方法，指的是什麼；於是一面寫信回絕興亞，說星期日功課忙，沒有閒空，一面回復木蘭，屆時一定到所約

的地方晤談。

第二次會面時，兩人已親熱了不少，略略談了一下之後，木蘭很坦白的向麗華說，如果她實在捨不下興亞，儘可嫁給他作姨太太，並且說自己常答應興亞娶妾，而且嫁後一定好好看待她。麗華說不願作妾。

「那麼你和興亞的關係怎麼辦呢？」木蘭問。

「自然以後和他不再來往。」

「不必這樣決絕，大家此後仍可作個朋友。」

木蘭並且想了一個和興亞說破的法子，於是約麗華在星期六的晚上，到木蘭家裏去吃飯。

麗華自從解決這件糾紛，心裏方始安定，對於木蘭非但不怨恨，反而很佩服。

興亞見麗華態度忽變，拒絕和他同遊，很不放心。而木蘭這幾天却故意換穿新式衣服，並在星期五的晚上，打扮好了，和興亞一同去看戲。興亞只以為她意在挽回丈

夫的愛念，而且看慣木蘭的淘氣，並未疑心到別的上面。

當晚木蘭向奧亞說，明天她請一個蘇州的女朋友吃晚飯，叫他那時不要外出，以便會會這個女客，因為奧亞也認識，奧亞問到底是誰，木蘭說見面便知，不必多問。

第二天傍晚，木蘭先請父親將家中小孩子一齊領了出去遊玩。

麗華於七點鐘到來，木蘭請她進去，將她藏在臥室後面一間套房裏，然後在外房擺好桌子，預備吃飯。奧亞等得不耐煩，跑進來問：

「客人怎麼還沒有來呢？」

「不要忙，客人在裏邊洗手。」木蘭說完，將洋燈旋亮一些，一面高聲問道：

「預備好了嗎？」

說完就走進裏房，和麗華携着手一同出來。

奧亞見了，吃了一驚，他本有些口吃，這時更說不出話來。兩人細說一切經過，他才知上了他們的當，臉上很有慚愧之色，但木蘭和麗華反而安慰他一番，他也覺悟

了自己的錯談，自認不是。

飯後，思庵領了幾個小孩回家，木蘭給麗華介紹，麗華看了很覺奇怪，大聲問道：

「您就是黃山來的道士嗎？」

「是的，這兒就是我的黃山。」

麗華想着也好笑起來。

從此興亞和木蘭重歸愛好，不再出去拈花惹草。立夫和莫愁來時，知道了這事，也覺有趣，就叫木蘭是淘氣包。

民國二十一年秋，阿非寶芬到杭州來探望思庵，這時立夫，莫愁和陳三也來了。寶芬告訴大家北京一些親戚們的近況，曼娘兒子阿蘇所娶的媳婦，最近死了，遺下一

個男孩，曼娘又得像從前扶養阿蘇一樣，扶養這個幼兒。曼娘和珊瑚兩個寡婦，很是親近，兩人年歲相仿，又各有一個男孩子，珊瑚的孩子伯牙，已由專門學校畢業，和阿蘇結為好朋友，阿蘇在天津海關任事，不過因為走私甚盛，曼娘怕他危險，想叫他辭去海關的職務，曼娘還想給阿蘇再娶一個媳婦。

陳三這時已賦閒在家，聽說阿非在海關，很想到那裏幫着他去作緝私的工作，思庵也要去看看珊瑚曼娘等人，於是思庵陳三夫婦就同阿非夫婦回到北京去了。

這幾年來，木蘭的生活，比較很安靜，夫婦二人都相安無事，曹麗華的那段故事，成爲了他們很好的教訓。

立夫積數年之間的苦心研究，出了一本著作，漸漸有點聲望，在蘇州的一個大學當了教授。有一次，到南京去，偶然遇見一個姓魏的，就是當年參奏牛志道的那個魏御史，現在南京當了監察院的監察，將近七十歲了。據他說正缺少一個幫手，要立夫幫忙，於是立夫就任了秘書，幫他辦事。

思庵到了北京，就不願回南，他這年已是七十九歲，和兒子阿非住在一起。

民國二十五年的六月，木蘭和莫懿都接到阿非的電報，說父親病重。他們急忙趕到北京去，只有立夫因為職務的關係，隨移再去，到了北京，看見思庵已睡在床上，不能起身，但神志很清。

姚家的家族和親戚，因此又團集了一次，倒是一件樂事；但也是一件悲事，因為在長久的歲月中，各人的生活都有了種種的變化。珊瑚已經在去年死了，伯牙和一個上海大學校的女學生，以前是籃球選手的一個女子在北京相識而結婚了，曼娘今年已經五十，頭髮都白了，她有了一個孫子，當了奶奶。

曼娘的兒子阿蘇，先妻死後，聽從了母親之勸，又娶了一個後妻，因為在天津海關作事，所以每星期六回家一次。

木蘭到了北京，去看了父親後，立刻就去看曼娘，兩人見面後，歡喜的了不得，談了許多別後的話。

陳三從天津趕來時，立夫在那一天也從南方來了，姚思庵身體雖衰，精神仍然很健壯，他看見了立夫，就問他道：

「立夫！你的工作方面怎麼樣？聽說你寫了一篇『科學與老子哲學』的論文，你應該對這一方面更研究一下，出一本書才好。那種書是與世人有益的。還有一本書，你也應該出的。就是『莊子的科學的批判』書中要一一加以詳細的註解。莊子在遠遠的古時，就已看出了宇宙間的無限的大，和無限的小。實際上宇宙中用望遠鏡看時，確有無限的大，用顯微鏡看時，又無限的小；莊子又說出了光速，聲音，以太，明暗，虛無，人生，生命之無常，天地的陰陽，治者與被治，積極與消極，由現在看起來，只有驚嘆而已。」

思庵雖然已經衰弱的只剩皮包骨，但是他仍能滔滔不斷的說出一大篇話，而這些話，又不能不使立夫感動。

「當然，一定要出版的，」立夫回答，「近代學者所高唱的相對性原理，早就由

莊子說出來了，「蚊羨風，風羨眼」這句話不是很有味的嗎。關於種族的進化，莊子也早提到的。但是我現在已拋開了學問，從事掃除人類害蟲的工作了，這也許就是實際的人生。」

「不，這世上人類的害蟲太多，掃除不盡的，越除越多，這就是人生，也就是宇宙的實相。看看吧，我死之後，不久就要有戰爭了。」姚思庵說。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木蘭問。

「後來的事，你們自己明白吧。」

思庵好像有點疲乏了，立夫和莫愁就走出病室，室中只剩下木蘭一人。

「曹麗華怎麼樣？」

「他結婚了，已經生了小孩。」木蘭說。

思庵笑了笑說：

「我所應作的事，都已作完了，我死後，你們各自好好的作去吧。」

「爸爸，您說靈魂到底是不滅嗎？」

「是的，我相信。我死了，肉體雖亡，我並未死，仍然存在着的；也即是，我在我的子孫之中，和你們的子孫之中，永遠活着的，照這種話說來，人類是永遠不死的。肉體雖亡，在這宇宙存在之中，生命是永久繼續活着的。人類當然不能戰勝自然，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故人即是自然，自然即是人，肉體雖消滅，物質和元素仍然殘留，何況生命呢。」

姚思庵雖然身體已弱，可是並不死，這也是因為精力尙未全衰的原故吧。木蘭和莫愁，也只可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了。

這時阿非已在北京禁烟局任事，陳三當着他的助手。

有一天，他們得到一個報告說，某處街上有一個極大的海洛英製造機關。阿非就

帶了陳三和手下的人去搜查，立夫因要收集監察院的報告資料，也跟着回去。竟找出許多機器，大批已製成的海洛英，拿住幾十個工人，和這機關的一個女主人。這女子是在將要跳上汽車逃走的時節，被陳三拿住的。立夫一看，竟是素雲，阿非還是小時見過，隔了多年，已經不識，由立夫道破，再仔細一看，始知果然是她，就將她和工人一起捕到局裏，監禁起來。

阿非等回到家裏，將這事告訴了衆人，思庵也知道了，就說，她雖然已和曾家脫離，但從前總是親戚，而且冤家宜解不宜結，勸阿非設法釋放她。並且叫阿非將她私下接來，極力的勸說一番，素雲看見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本已異常感觸，經思庵規勸，也知悔悟，決心以後不再作這種壞事。阿非因父命難違，只得在報告上替她開脫，因之她也就恢復自由，依舊回到天津。

姚思庵在有一天晚上溘然而逝，一家人都痛哭不已。木蘭莫愁兩對夫婦，在辦過思庵喪事之後，依舊回南，直到戰事發動，始終一居蘇州，一居杭州。

次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了，不多幾日，北京的軍隊就退出。

北京的人民向來酷愛和平，最怕戰爭流血，就是在談吐之間，也喜愛吉利文雅，因此上街買物，必說是去逛市場，月下走路，必說是賞月，飛機擲炸彈，必說是鐵鳥下蛋，甚至於受了傷，也要討些口彩，說是掛彩。

北京在過去，是有過多少種族來過，但他終未被人克服。滿人來了，又去了，來與去，北京是漠不關心的。西洋人來了，出洋回來的穿洋服的摩登男子來了，燙髮的女人來了，這些，北京都是毫不在意的。舊式的老房子旁邊，雖然蓋起十層洋房，幾百年的老店旁邊，雖蓋起了洋式病院，這些對於北京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這一次，北京並沒有什麼大變故。

這次的戰事，漸漸擴大，阿非特覺得住在北京不甚安穩，就和靖亞夫婦同伯牙一

同遷往上海，只留下馮子安夫婦等幾個年老的人看守房屋。

八月中旬，他們和偉大的古城北京告別了，乘車由哈德門大街走過時，眺望着素日看慣的路旁的商店，阿非和寶芬感慨不已。走過東單牌樓的時候，阿非叫汽車夫向西拐，從天安門那邊走，這是爲着再想看一次紫禁城的黃色琉璃瓦。

五六天以後，他們到了上海，先住在旅館裏，然後打電報給木蘭和莫愁。

陳三夫婦和黛雲，此時已到山西去，素雲和鶯鶯，據說都在戰亂中死去。

曼娘向來胆小，戰爭時早已帶了阿蘇夫婦和五歲的孩子，逃到鄉下去，但她也在戰亂中死去了。

不久，木蘭夫婦和莫愁夫婦，都到上海來了，大家乘此機會，歡聚了幾天，然後木蘭莫愁各回蘇杭，但不料諸人此次一別，又都四處分散了。

此時木蘭兒子阿東，和莫愁兒子肖夫，都已從戎，立夫一家隨着政府西遷，也搬

到重慶。興亞一家乘滬杭火車回杭，但是在這裏覺得也有些不安，於是收拾了一些值錢的東西，離開杭州，隨着大羣的難民，逃向廣漠的內地去。

一路上或走或停，在除夕那夜，借宿在天台山的一所道觀裏，這山是浙江省的勝地。觀裏住滿了難民，道士和興亞等談起來，據說認識姚思庵，所以特別款待他們，還將自己的一間屋子借給他們住。

一九三八年的元旦，興亞想在觀裏歇一天再走，道士也留他們，所以他們就又在觀裏住了一天。

木蘭回憶小時拳匪亂時的逃難景況，因此想起了許多過去的事。從那時到現在，曾經發生了多少變故，一家人都已離散了，立夫茫然在四川，陳三環兒和黛雲在山西，阿非寶芬和靖亞暗香在上海，曼娘已死，最後他又想起阿東和肖夫。

這一天木蘭對女兒阿美講幼時逃難的故事，講體仁，紅玉，阿曼，銀簾，素雲，曼娘等人的故事。阿美聽母親講話時，最喜歡聽外祖父姚思庵的故事；姚思庵的精神

，至今還在引導着他們的。

木蘭一面講着從前的故事，大家都從新感到像河流一樣莊嚴的「時間」。而覺得自己一家的事蹟，正是「時間」所涵蓋出來的故事，而且是千古的都城北京所發生的僅僅一瞬的小變故。

正午的時候，大家都離開那裏走了，無數的難民，沿着公路向前走去。

在雲霧之中，聳立着道教聖境的天台山的靈峯，那兒存留着姚思慮的精神。

年老的道士，還在觀前停立，他遠望着木蘭與亞和他們的女兒，但是漸漸已看不分明，他們已消失在人羣之中了。

附一 瞬息京華一評

評「瞬息京華」

賽 珍 珠

在最近數十年間世界變動期中的中國及中國人所遭遇之戲劇的運命，能將這種特徵完全描寫出來的小說，可以說至今還未出現。當然像這種長篇巨著，也有人企圖過多少次，但是極難以完成的。而且即使可能，第一，必須採取歷史的風俗小說之形態。爲什麼呢，當然是因爲那種變動，主要是表現在極廣義的風俗之中。而且，在中國，這種變化不僅影響至一般農民，甚至不論老幼，即對於被長久的傳統養成了生活與思想的士大夫階級，也給與了很大的影響。因此，這種小說必須描寫出舊傳統的崩潰，與其對於士大夫階級的影響；同時在某一程度必須是以現代的歷史爲經，而以現代的人物爲緯之社會的 Document 方可。

從這一個觀點看來，這種小說當然應該由中國人的手來寫成的，爲什麼呢，因爲在寫那種小說時所絕對不可或缺的最完全的智識人，除了中國人以外，別地方是並不

存在的。但是，直至現在，這種長篇鉅著尚未出現，這當然是因為中國的作家，不
 充分將自身脫離開接二連三在目前所發生的現實，而提高客觀的立場。可是，這種期
 望中的長篇鉅著，終於由能做這種工作的惟一天才林語堂之手而寫成了；而且，他
 不用中國文來寫，而是用英文來寫的。於是，就存在着一個特徵，也即是說，他雖是
 最似中國人的中國人；可是他從自己所描寫的一切人物中脫離開，將自己放置在客觀
 的地位上。這樣，他成爲超越了中國人的全人類的存在。

可是在另一方面，林語堂在已往所寫的作品之中，再也沒有像「瞬息京華」那樣
 顯示出了「中國人的根性」。他在這裏所用的筆法，不是西洋小說的，那完全是中國
 小說的筆法。而且，這篇小說是極新穎獨創的；廣大的視野，豐富的筆力，明朗的幽
 默味，深刻的悲劇，人物關係的緊湊，個性的解剖與對照。這些特色，完全是中國式
 的，同時，他的觀察極富於近代的智慧與批判力；這兒有林語堂獨特的觀點，而這篇
 偉大的現代中國小說，實在是立在這種觀點寫成功的。

評「瞬息京華」

林如斯

我站在這個地位很難寫書評，女兒批評父親的害或者也從未聽見過。那又何必寫呢？因為好多話藏在肚子裏非說不可。可不用說我替父親吹牛，也不用罵我小子何如此膽大，因為我要用極客觀的態度來批評，雖然情感也不可無。我知道父親每晨著作總是起來走走吃水果，當他寫完紅玉之死，父親拿出手帕擦擦眼睛而笑道：「古今至文皆血淚所寫成，今流淚，必至文也。」有情感又何妨。

瞬息京華是一部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小說，但不因此而成一部細散無結構的故事，而反為大規模的長篇。其中有佳話，有折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閒話，加入劇中人物之喜怒哀樂，包括過渡時代的中國，成為現代的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非吹也，心底語也。）

瞬息京華在實際上的供獻是介紹中國社會於西洋人。幾十本關係中國的書不如一

本道地中國書來得有效，關於中國的書猶如從門外伸頭探入中國社會。而描寫中國的書却猶如請你進去，登堂入室，隨你東西散步，領賞景緻，叫你同中國人一起過日子，一起歡快，憤怒。此書介紹中國社會，可算是非常成功，宣傳力量很大，此種宣傳是間接的。書中所包含的實事，是無人敢否認的。

然此小說實際上的貢獻是消極的，而文學上的貢獻却是積極的。此書的最優點不在性格描寫得生動，不在風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繪畫的巧妙，而在它的哲學意義。你一翻開來，起初覺得如奔濤，其次覺得幽妙，流動，其次覺得悲哀，其次覺得如雷雨前之暗淡風雲，到收場雷聲霹靂，偉大壯麗倏然而止。留給讀者細嚼餘味，忽恍然大悟，何爲人生，何爲夢也？而我乃稱嘆叫絕也！未知他人讀畢有否此感？故此書非小說而已！或可說「浮生若夢」是此書之格言。小說給人一場大夢的印象時，即成爲偉大的小說，直可代表人生，非僅指在廿世紀初葉在北京居住的某兩家人家的生活。包括無涯的人生就是偉大的小說。

全書受莊子的影響，或可說莊子猶如上帝，出三句題目教林語堂去做，今見林語堂這樣發揮盡致，莊子不好意思不賞他一枚仙桃囉！此書的第三部題為「秋日之歌」（即第三個題目），取莊周「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生死循環之道爲宗旨；秋天樹葉衰落之時，春已開始，起伏循環，天道也。木蘭遊觀始皇無字碑那一段尤說得詳盡。那一塊石頭無情無感，故永遠生存，人爲有情之動物，故個人死去而家族却永遠流傳。有人說這不過爲要充滿人求永生之慾，強爲解釋，但我說有深道理在內，非妄言也。

木蘭的生活變遷，也很值得考究：從富家生長享用一切物質的安適，後變爲村婦，過幽雅山居的生活，及最後歸回民衆，化爲忍苦，勇敢，偉大的民衆大海中的一滴水，父親曾說：「若爲女兒身，必做木蘭也！」可見木蘭是父親的理想女子。

書中的人物差不多可以代表中國社會各種人物。此書內可以看見舊派人物慢慢的消滅，新式的人物跟着出來。代表最舊的是牛夫婦，曾老爺；代表新的是環兒，陳三

，黛雲。陳三。黛雲，祝你們勝利！

這部小說雖然都是用英文寫成，却有許多奧妙處非中國人看不出來。西洋人看書比較粗心，也許不會體悟出來。中國奇怪的心理非中國人不能了解。又有幾處諷刺某一派人，也得中國人才能領會。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親突然想起翻譯紅樓夢，後來再三思慮而感此非其時也，且紅樓夢與現代中國相離太遠，所以決定寫一部小說。起初兩個月的預備全是在腦中的，後來開始打算，而把表格畫得整整齊齊的，把每個人的年齡都寫了出來。幾樣重要事件也記下來。自八月到巴黎時動筆，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擱筆，其中搬遷不算，每晨總在案上著作，有時八頁，有時兩頁，有時十五頁，而最後一天共寫了十九頁，成空前之記錄。其中好多怪話或奇遇，都是涉筆生趣，臨文時杜撰出來的。

父親不但在紅玉之死揮淚而已，寫到那最後的一頁時，眼眶又盈滿了，這次非爲個人悲傷而掉淚，却是被偉大的民衆所感動，眼淚再收也收不住。作者寫得自己哭了

，怎叫讀者就忍着把眼淚兒嚥下去呢？

瞬息京華是一本可以隨時翻看的小說，並不是一定要閒才看，最好是夜闌人靜時獨自個兒看；及倦時，起來喝口清茶自問道：「人生，人生，我也其中之一小丑否

？
L

評「瞬息京華」

周 黎 庵

「瞬息京華」都五十萬言，在量言，已無疑爲一部巨著，茲先所欲探討者，乃作者的思想和其著書的淵源。

大抵寫中國的長篇小說，不外以三部著作爲標準。描寫都市資產階級的劇烈變動爲背景者，可以茅盾的「子夜」爲代表，描寫農民生活者，尙尙以賽珍珠所著之「大地」爲第一，而描寫大家庭生活及青年男女戀愛之故事者，在今日，尙無人能超越曹雪芹之範圍。例如中國最成功的長篇小說家巴金的作品「春」和「家」等，我們所見的大家庭場面，還是「紅樓夢」所有的。但巴金之所以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者，便是能把新穎的思想，純熟的技巧，輸入「紅樓夢」中，使其成爲嶄新的時代作品。故我們批評巴金的小說，可以用下列的公式：

巴金長篇小說（春或家）＝紅樓夢＋革命

林語堂呢，他著述長篇小說，是處女作品，當然我們不能有過高的期望。正如我們不能認巴金爲中國小說別創一格的宗師一樣，林語堂的作品也不能在中國小說史上開一紀元，顯然地，他既不能在中國小說中別創一種格調，也不能從西洋小說取來開闢中國新的園地。他和巴金一樣，同是屬於曹雪芹筆下的；但自然也有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他必定有新鮮的事物，輸入「紅樓夢」中，我們可以下列公式來表示：

曹雪芹筆下小說（紅樓夢）+ 西洋小說 + 林語堂

這裏的「其他」包括林語堂受影響甚深的幾部中國書籍，且待以後引證，先說「紅樓夢」。

據林如斯的書評，說作者本有翻譯「紅樓夢」的念頭，後以「非其時也」乃退而著成此書。於此可見作者對於紅樓夢的熱衷。翻譯「紅樓夢」是極艱難的工作，困難十倍於著成一部「瞬息京華」；而且不會討好。作者放棄翻譯而致力於著作，這是聰敏的，於此可見作者雖不翻譯「紅樓夢」，却有現代事實寫成一部新的「紅樓夢」。

的企圖在，則「紅樓夢」和「瞬息京華」的關係，便可很了然了。

「瞬息京華」中，除却結尾外，所描寫的差不多都是紅樓的事，但却很明白的表示出是近四十年來的事；而於人物的性格，也都用了紅樓的人物，所缺少的是寶玉不會出現。本書的主角姚木蘭，據作者自言，半似陳芸，半似史湘雲，莫愁則似寶釵。多愁善感的馮紅玉，幾乎全是林黛玉的化身，沈曼娘則酷似迎春，錢桂姐的聲音笑貌直如王熙鳳。（但作者描寫桂姐是大失敗的，僅寫了鳳姐的聲音笑貌，畢意桂姐不是鳳姐的性格。）

作者搬演了「金陵十二釵」還不够，竟使姚思庵購進了貝子花園，以便金釵們住在「大觀園」中，這一來更合成了「紅樓夢」的場面。其他「紅樓夢」作者所慣用的擊鼓傳花酒令，亭榭台閣的對聯詩句，林黛玉焚稿，紫鵲的怨恨寶玉，幾乎都被作者偷了去，放在「瞬息京華」之中。至於作者爲什麼如此，只因此書是給西洋人看的；西洋人未必看過「紅樓夢」，和給中國人看的有些不同，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諒解。

正和巴金長篇小說中有革命一樣，林語堂的「瞬息京華」中便有了莊子，以莊子入小說，這才是林語堂的獨創，以前人絕不會有過。「瞬息京華」的成功或失敗，全不干「紅樓夢」的事情，而繫於莊子身上。「紅樓夢」是軀幹，是外套，而莊子才是全書的血肉和全書精神之所寄。林語堂很巧妙的在每一部書上引上一段莊子，藉以告訴每一部書所寫的大旨，我可以把他們還原：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大宗師：道家的女兒。）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齊物論：園中的悲劇。）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知北遊：秋日之歌。）

恕我不能詳解，明眼人和善讀莊子者當能喻作者之意。書中惟一的道家便主角，

是姚思庵，他善讀莊子，一生都受南華的影響，因此使我們書中的主角姚木蘭成了奇女子。我們當然知道，所謂道家者，並不是張道陵傳統的道士法官一脈，而是直接淵源於莊列的，作者把道家和時代聯繫起來最好的一個解釋，便是道家能接受西洋文明，因為道家主張自然，不似儒家的頑固和祖先崇拜。故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儒家正在掙扎於西洋文化侵入的時候，道家的姚思庵便很自然的接受了他們。他教授女兒書畫，唱戲，不纏足，准其入學校，許她們自由戀愛，造成木蘭這種奇女子；到中年，他會援助革命，到老年他肯放棄百萬家財和惹大花園，隻身出外雲遊；他的行為和言論，簡且是個半仙。在一九〇〇至今日，我們有過這樣的人物嗎？我不敢一定說沒有，不過這是作者理想的人物，和實際人物相去甚遠。若說老維新黨中或許有姚思庵的一鱗半爪，但決不能如此完全，據我們所知的。例如書中的寫實人物傅源叔那是有的，但作者却把那般老維新黨渲染得更出奇入化了。

「瞬息京華」除時代背景外，人物事蹟，全根據作者的理想，（但其中有真名可

稽者，如傅源叔，辜鴻銘，齊白石，林琴南以及五四諸君子，自當例外。作者並不會捐出什麼寫實主義的大旗，我們定要用某一種文學批評的尺度來衡量他，那是錯在我們的。

父親是個道家，木蘭亦深受莊列思想的渲染，書中男主角孔立夫自幼受思庵教誨，也和他們合流，他們三人行事和談吐，極力發揮道家的思想。道家是個人主義的，於是立夫和木蘭均成爲個人主義者，直到後來，兩人才投入群眾的懷抱。這是時代鞭策着作者如此寫，適非作者自己筆鋒之所及，明眼人必可看到這一點。

「瞬息京華」以「紅樓」爲骨幹，以莊子爲血肉之不足，又輔以其他許多中國人的思想，這便是作者自謂木蘭乃由史湘雲及陳芸拚合而成。作者數年以前曾翻譯過「浮生六記」，書中女主角芸娘便是他理想中的女子。木蘭這個人，當然也不是寫實的，而是由曹雪芹的三白以及許多明人筆下的人物，經過林語堂的思濾，再滲入他自己對於理想女子想像，然後拚成了一個木蘭，例如她健談，這是史湘雲，能勸與亞

納妾，便是芸娘。作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說過他理想中的女子，乃是丈夫的朋友在其家客廳中睡熟而她能以氈毯加之者，木蘭對立夫便是這樣的風致。

其他書籍如明人屠隆的冥寥子遊，姚思庵的雲遊，便是屠緯真的化身。如此的很多，恕我不能一一贅引。

把林語堂在國外所發表的三本著作作一總檢討，可以說是三位一體，三本書的思想都是一致的。我們可以說「瞬息京華」並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把「我國與我民」和「生活的藝術」兩書的散文，改爲用人物的口中說出而已。於此可見「瞬息京華」中主角們驚人的吐談，實是沈三白，屠赤水，袁中郎，鄭板橋，袁子材，李笠翁等的意見之揉合，而林語堂自己的言行也佔了一份了。

就我私衷說，這本書並不能算一部偉大的作品，因爲這是林語堂個人主義的產物。而林語堂也不能稱爲偉大的人物，正和中國文學史上沈三白屠赤水之流不能稱爲偉大一樣，但不失爲一部佳構。八百餘面的巨裝，能使讀者破費了三四夜的工夫把它一

口氣讀完，不肯中途而廢，這是林語堂的魔力，這種魔力，在中國近代小說家中便是少有。

就書的年代言，四十年的期間，似乎予作者許多吃力的地方，因為近四十年來，實是一個多變的時代，要把主要的潮流和變遷都吸進小說中而反映出來，實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但作者却很愉快的勝任了。除却「道家的女兒」一部太忽略時代背景（幾乎有二百面不曾提起清末的情形，康梁的維新運動也不會着筆）外，其餘都能使讀者漸漸的感覺到接近現代，這是寫這樣的長篇難能可貴的事。

其他如作者寫遊記，亦極成功，原因作者並不臨空描摩，而都是身臨其境過的，如杭州，蘇州，天台，泰山等。作者在北京居住良久，對於北京的風物，也不會只從書本抄來，這也是作者謹慎而成功的地方。

評「瞬息京華」

梁少剛

在一九〇〇年，一個富商的家眷因為拳匪之亂，不得不逃出北京的故鄉。四十多年後，這一家的女兒木蘭又參加另一次的逃難。這四十年便是林語堂的長篇小說「瞬息京華」所描寫的時期。可是當讀者跟着姚家和曾家度過這些動亂的年代時，他覺得似乎不是在讀小說。他覺得這就是人生，覺得自己就是書中的人物之一。他和他們遭受同樣的命運，同嘗甘苦，同在進化，革命，和動盪的旋渦中生活着。作者不但帶我們去和書中的人物相會，而且把他們的生活之門開啓了，讓我們走了進去。

作者在書裏說，這部小說不是要辯護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也不是要暴露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不是要歌頌舊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要維護新的生活方式。這部小說的目的是要表現男女在這些年代中怎樣生長起來，怎樣學習去過着共同的生活，「怎樣愛，怎樣恨，怎樣吵架，怎樣饒恕，怎樣受苦，怎樣享樂，尤其是怎樣適應這個塵世的环境

環。」

這部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是富商姚思安和顯宦曾文樸；以及姚家兩個女兒——木蘭，嫁會興亞，莫愁，嫁孔立夫；和會家的兒子——靖亞，興亞，及會家的媳婦曼娘。

木蘭在兩姊妹中比較活潑，輕快，聰明。莫愁則是個穩重，實際，恬靜的女孩子。曼娘是一個窮學究的女孩；她是個溫柔，美麗，可愛的女孩子，在舊道德的女子教養中生長起來。木蘭比較有獨立的個性，她的父親是百萬富翁，藥店茶號的主人，道教的忠實信徒。木蘭在父親的朝夕訓導下。對道家的人生哲學也有深切的理解。她是接受新思想和新習慣的，然而她根本還是在莊重和孝順的舊習慣中生活着。她雖然比較喜歡孔立夫，可是她對於自己和會興亞結婚的事情，並不表示反抗。而且，當家長把莫愁嫁給孔立夫時，她也是歡祝莫愁幸福無疆的。這些青年跟着時代在變動着，可是他們的變動乃是逐漸演進的變動，而不是突然的反抗。

曾氏的大家庭中有着許多傳統的禮儀習慣和複雜的關係。家裏有三個媳婦，一個

凜然可敬的祖母，一個嚴正的父親，一個高貴而可愛的母親，一個很受人敬愛的妻，幾個孩子，和許多僕役。這個家庭便是一個小世界，他有時和其他的世界發生衝突，因而捲進更大的軌道裏去。在其他的小世界中，孔氏的家庭是已經擺脫了舊傳統和舊思想的束縛，而皈依於新理想的。至於那個被稱爲「財神」的牛志道，則無論在新的政制下，或舊的政制下，都是貪污而腐敗的。這幾個家庭在清朝傾覆之後，全都經過一番特殊的變遷了。

曾文樸不喜歡那些後代青年的革新工作，他痛惜舊時代的優雅和持重等美德的消滅。姚思庵把家產分給他的孩子，退休起來，過着期望已久的隱士生活。他的少子阿非到英國去留學，歸國後參加禁烟工作。科學家孔立夫變著作家，大胆撰文攻擊貪污和不公的行爲，結果被人誣告，錯錙入獄。

在故事結束的時候，那些大家庭已經瓦解了。子女結婚之後，各自建家立業，舊家庭生活的力量，磨難和熱鬧的場面也跟之消滅了。當木蘭和興亞帶着家人離開杭州

的時候，這齣四十多年的戲劇也就閉幕了。

對於中國的人物和景色，西洋人過去只由一卷畫裏，一把扇中，或一個花瓶上看見。在這部小說裏，林語堂却使這些人物和景色活躍起來，變成有生命的人物和景色了。這是一部動人的，鮮明的小說。由描寫中國，表現中國這一方面講起來，西洋所寫的小說沒有一部可以和「瞬息京華」比擬。賽珍珠的「大地」早被公認為一部關於中國的最佳小說，可是和「瞬息京華」比較起來，却未免遜色。西洋小說家在這方面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的。因為西洋作家對於中國的認識無論多麼深切，總是把想像中或希望中的中國表現出來，多少總令人有「隔靴搔癢」之感。而且，作家爲了要保持小說的技巧，往往把事實或真切的描寫犧牲了。現在林語堂以中國人的立場來寫中國的事物的。這部長篇小說不以情節變化的迅速見稱，其價值乃在記錄中國人真真實實的生活。

所以，林語堂這部著作確已達到了很高的小說水準。他在「生活的藝術」中的活

澈的，健全的思想，和瀟出心裁的議論，以及「吾國與吾民」中的充實的內容和廣大的心智，早已爲讀者所稱道。我們對他雖然已有這樣的認識，可是却料不到他這部小說會有這種成就，他所用的工具是一種外國語文。所選的材料是一段很重要很複雜的歷史，可是他却能够把一些西洋讀者所不熟識的景物，風俗和思想，用很優美的筆調源源本本詳細表現出來。在小說家的立場上，他不但把劃時代的四十年帶到西洋人的意識裏去，而且在做這種繁重的工作時，不會使「瞬息京華」中生動的人類之洪流受到任何的障礙，也不會使書中的樸實純真的質素受到任何的損害。「瞬息京華」充滿着人類的活氣，自然而且偉大。這不僅是一部關於中國的小說，也不僅是一位用明慧的見識和客觀的態度去描寫祖國的中國作家的小說；這也是一部真正的中國小說——賽珍珠已經說過，「瞬息京華」所用的技巧是中國小說的技巧，所以讀來好像一部翻譯的作品。賽珍珠女士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金時，曾發表一篇關於中國小說的講演。她說，中國小說主要目的不是在表現一個「藝術」的結構，而是在創造一個樸實

無華，清晰鮮明的作品，在吸引大眾的注意，尤其在表現一些活躍生動的人物，而整個故事便以這些人物為中心而進展着。他又說：「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最重要的是應該純真自然，毫不矯揉造作，能隨機應變，左右逢源，完全把握住那些流過他的腦中的材料。」林語堂在這部小說中恰是如此——他是：「完全把握住那些流過他的腦中的材料」的。因為這些材料是偉大的，有意義的，重要的，所以這部著作的活的質素。貫過了書中人物的生活，貫過了變遷的社會，也貫過了戰爭的悲劇。在這個故事達到緊張的，偉大的高潮之後，這部小說的活的質素還是繼續存在着的。

「瞬息京華」，是藝術家用生氣洋溢的筆畫在一幅大畫布上的傑作。當作者那麼可愛的文筆在描寫那些城市和山林，在解釋西洋人所不熟識的藝術，文學和風尚時，一個人可以感覺到作者的喜悅和得意。然而，最能使讀者得到深刻生動印象的，倒是作者對於人物的描繪，尤其是對於女人的描繪。那些異國的景物和風尚經過作者的有力表現之後，在西洋人看來倒十分自然了。不消說，這部書是以很優美的英文寫出來

的；一個人能够把外國文字寫得這麼好，確是值得驚奇的事。像林語堂這樣一位不是西洋的人，能够用客觀的立場去觀察中國，把它的長處和缺點，它的美麗和悲劇，顯示出來，這可說是西洋人的絕大幸運。

林語堂是用非常美麗，非常崇高，和非常成功的文筆，把他的活的故事結束起來的。我想一個讀者如果不是十分愚鈍的人。一定不會忘掉這個故事的。這些橫貫過兩個世代的人物的生活，是用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弱點，以及他們的愛，悲和笑把我們吸引住了的。這是木蘭最後所看見的北京的一瞬息，是無數世紀的一瞬息。

譯後贅記

白 林

本書的完成，費了我整整三十五個晝夜。而且在最後的數日中，忽然患了目疾，只得一邊扶着手杖上鄰近的醫院，一邊帶着眼罩在燈底下寫稿；肉體上像受着一種苦刑，但精神上總是欣愉的，因為終於用盡了至大的勞與力，克服了一切的病與苦，完成這一件難工程。

這原因，一半也要歸於這冊書的難譯，甚至於可以說是不能譯，除了由原著者再用中國文改寫一遍以外。而日譯本的錯誤百出，就可作為一個好證明。

前半部是根據兩個日譯本譯的，他們各有各的錯處，譯過一半之後，才買到了一冊原文本，因此才知道那種錯處，但前半已經校了，所以許多日譯本的錯處，也有些都跟着錯了。這些錯處只能在再版時候訂正。

有許多中國的風情，在中國人是無需說明，而對於外國讀者，不得不費了冗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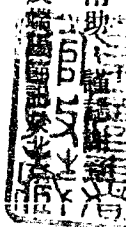
篇幅來詳細解釋，這種地方只能省略。另外還有一些有關時局之處，也只能「割愛」了；因此，就成爲這樣一個譯本。但全書的精華是並未失去的。

關於本書的真價，讀者可參閱卷末所附的四篇評文；文中敘述的都很詳盡，各有各的觀點。我個人覺得本書的優點，至少是客觀的指出了中國民族的長處和短處；糾正一些外國人的誤謬歪曲的中國觀。

此書的翻譯出版，並無什麼大企圖，想也不至於觸犯了林語堂先生的不准翻譯的廣告。我的意思是這樣：中國人不得不在外國過着文筆生涯，已是很可悲的事。（縱然林先生已在外國發了財。）而中國人作的書連自己本國人都不能看見，不是更足以遺憾的一件事嗎。所以，在完善的譯本未能出現，或是在林語堂先生未能用中國文改寫一遍以前，本書只是使中國的讀者，能够早日「先觀爲快」而已。

末後要附一筆的，就是越裔先生的一篇節述，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庚辰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瞬息京華

(實價國幣壹圓伍角)

著者 林語堂

譯者 白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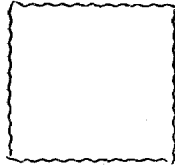
印刷處 強羣印書局

北京前門外櫻桃斜街

北京東安市場

總經售處 東風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82

1499 /

1.50